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84 •



鄧之誠輯

骨董續記

骨董瑣記續集題詞

文如居士既成骨董瑣記又以其暇筆之爲餘集若干卷稗官昉自虞初著錄班志其源遠流長濫觴於經溘於史餘波所衍淳而爲諸子百氏之言六朝唐文人爲之宋明以降學士大夫爲之其善者鳩異聞徵墜掌采善鉏惡庀徵藏者要刪居士史才少長承平多見故書雅記晚遘艱屯崎嶇於鉤黨戎馬之間爲歌詩連犴哀豔善道人杯酒間意中事自詭不得當史職文獻之所撫見聞之所

骨董續記目錄

卷一 頁數

一 連受收藏
 王五癩癩銅佛
 周王造像
 圓圓對神銅象
 刻玉法
 宋寶祐牙印
 明隆炳晶印
 東宮御府印
 然子
 莫雲麟論古器
 唐附元輝吐首玉冊
 天發神籙錢
 宋人仿古銅器
 古器說
 天尊一舖

骨董續記

目錄

漆器
 劍州千佛石窟
 楊墓之塑像
 潘儀
 胡了凡戈鈿訂製扇
 鈿鏡注
 補寶玉器
 劉良甫
 丘山胡桃
 蘇州周老製樂器
 利喉
 漢漆器款
 漢仲說水磨器
 製墨
 筆工范玉用
 紹興製柔檀界方

包爐
 朱松鄰
 邵局
 金壇岳岳像
 周文舉筆
 韓風子補現
 名匠秘談
 南唐名墨
 踏葛盤
 契工王月利
 水造
 浸花
 沈香燈閣
 剪花樣
 靈璧用黃沙搗泥
 宋人林泉治玉

木工噴漆
 積匠
 職文魁
 潘巧樂九
 張退中製畫
 撫文用
 江四贊工
 翠吐
 楊墓之聖天王像
 顯竹
 梅窠
 花利佛
 胡文明
 孫雪居
 輪船之結
 泗水暉竹骨扇

明齋著書

則丹泉	秀水黃裳錫茶注	陳宗淵	永樂時翰林書符	翻身鳳皇	冷謙	施請	陸運	文佩	張鑰英	松雲白製箋	馬士英	蔡不塵	楊貴妃寫經	明兩京門額	文文山書慈幼二字	蘇素素手鐲大士	金梁山鐵牌紙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二

魏源碑	魏源呼金杯	魏源	金花定盤	宋武采色	寶鼎	吳孺子	楊希叔	趙清	新萬傳	趙忠毅尺牘	乾隆癸酉日記	順治康熙時書	孫伯希收藏	卷二一	編者	黃贊書	瓦甌錄
														頁數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一			

謝澤時	國手劉仲甫	盤扇	宋時魏五	謝梁山志元節	元史評文體補	引升口換底圖	康路真	蘇子	唐宣州起程德	樂天病婦詩	換絲布自製帶	唐下酒五飯酒	備佛	唐宋官選	家馬	傳語	二部子家傳

唐代流入之數	李福審試便	會子	元代職引	告身	宋帝鈔約	舉合	毛衫	襪子	宋官扇不携家	樂槍不準聚斂	特奏名	轉對	宋制雁書夾	虛傳記事	唐時佛錢	宋人服飾	交子

忽雷	一三	明珠臺	一九	卷三二	頁數	梁遇集	
曆日後附甲子	一三	通天障		真賞齋賦	一	丘八	
余國柱之食		世本		分宜殿馬器物		土生波斯	
康熙時盜風		玉酒		李明仲所著件	二	以女求官	
慈仁古松		梁山漆		紹興樓古錄		雙陸	
覆轆子		覆花磁邊	二〇	大食香齋露	三	荔枝牡丹之始	
東嶽廟劉元望像之設	一四	寸碟		醉拂蘇		茶和寶鑑	
沐露加國		蓮杖	二一	龍茶		宋起居注送御	
盧思道詩	一五	草林筆譜		沙魚線	四	元林松墨灰	八
白衣觀音		庚子大運傳掛帳器	二二	灰布		明慈祥高僧成卷鴉邊琴	
劉叔	一六	王琪刺杜工部集	二四	歐希範五臟圖		鑄唐古漆	
唐瑪瑙宋六種事		茶博士		胡語		藥錄燈	九
散香	一七	哨筒		白花蛇		朱騎取藏	
鄉所產		五色石	二五	約指	五	五絕精飲選集書	
南宋亡國之慘		懸燭杯		宋太祖鐵牌棒		澄心堂白扇紙	
李卓吾	一八	馬昭		懸鏡		硬黃紙海苔紙	一〇
展鏡		東坡咏弓足詞		鼎府元龜	六	元朝十二科目	
楊桃開許				朱尊度著書		阿井阿移	

鮫魚	一一
鞋林	一一
冰清	一一
文寶齋六掌樓沈師景	一一
伎人馬盼謝天香能壽	一一
潤筆	一一
十四樓	一一
李和鑿定石刻	一一
蘭詞	一一
故宋朱夫人	一一
烏思道	一一
翰林履馬錢	一一
鑄技	一一
古泉著述	一一
五代時沃廟	一一
庭竹	一一
李森相尼	一一
文思要覽	一一

大正後人	一五
爪哇電傳	一五
銅特現	一五
石炭錫	一五
佛郎國馬	一五
吳氏客語	一五
穀子選格	一五
容齋詩話紀歲時	一五
精靈	一五
唐宋南方之盛	一五
唐時酒令	一五
消夜	一五
阮逸	一五
錢氏私鑄瓦毀歐公	一五
團茶所真	一五
泉州譜帶	一五
德化白瓷	一五
蒲葦庚	一五

顧思齊	二二
川崎	二二
蜀錦	二二
大慈寺畫壁	二二
湖州鳴林寺	二二
雲海雙臺	二二
顧景躬墓	二二
顧虎臣宅	二二
岳墳神	二二
琴操	二二
神水液	二二
陳文公墓	二二
樓家	二二
葉公墓	二二
北方金石之學	二二
光緒索月鏡	二二
升元牙遠象	二二
政和雕漆	二二

杭大宗著書	二二
趙昭	二二
卷四	二二
遺篋查嗣房家一應抄錄書藉	二二
字札類彙	二二
吳大家畫梅	二二
謝在杭小影	二二
十硯先生歌	二二
鋼琴	二二
漢玉日晷	二二
漢袖	二二
沈蘭閣	二二
夏水	二二
精工刻字	二二
京師名賢葬址	二二
僞宋元鏡	二二
明帝妹紙像	二二

牛飲園	約字碑	文思院	內坊之印	馬欄閣小印	河東君齊田石書額	護武帝券	竹欄書例	黃子久工詞曲	蘇黃香	黃窠	永嘉五平磚	趙飛燕印	古銅符	楊忠愍樓表現	陳白沙硯	清明上河圖	魏樞圖版

南渡買地約	待十府餉符	雍正除弊戶情長丐戶籍	李白成	弘光降臣	來銷案	外蒙古卷	麻狀元詞句	應州木塔	宋文獻墓	武后像	劍柏	大慈寺銅佛	鄭成功墓	月下老人祠籤詞	蘆溝橋	耶穌客棧碑	趙州橋

米元章館明還辛幼安墓	杜子美舊居	明皇羅小華第一	三雅	庚申都城成慶事記	繩線案	大梁	墓誌	前蜀宮殿	明末京城市肆	明代裝潢名手	明代衣箱	王良常刻印	刻石

骨董續記

目錄

三

明齋著 查

骨董續記卷一

江寧鄧之誠文如輯

瑣記之刊在丙寅秋冬之交馳于學殖日荒徒作無益姑以刊印爲一結束云爾不謂刊費之繁拮据稱貸生計遂大困方將發憤治劉宋六十年間事爲沈約書作注而四方兵起所以使人愁歎者視甲子所遭爲猶過之僮僕散去躬自洒掃提挈佐室人理饗滄局促經營期得一飽端居讀史輒格格不中條理時作時輟回視瑣記餘稿尙復盈寸當勤于參稽時偶遇與瑣記相發明者結習不改別紙錄之其朋從見好不虞而譽每以古物相是證亦略爲之考釋積稿遂多不忍捐棄董理成卷名曰續記嗟乎畫蛇猶且不可而況添足予之放廢其終不可救藥乎使得際遇承平稍遂其生幸能從容畢其所業以勉附于有用之學豈非甚願然而何可得也悲夫丁卯二月二十二日文如居士識

達受收藏

釋達受得大曆懷素小草千字文真迹及貞元懷素小草千文六十三歲書于

零陵者爲建墨王樓以寶之復建玉佛閣藏所得天平玉佛及東魏武定玉佛
又建百八古磚研齋以藏磚礪磚作鏡軒以藏書畫金石建樓題曰大願船以
供奉六朝玉石銅造象礪磚墨王玉佛三額爲阮文達道光十八年年七十五
所書皆在南屏

王五癡鑄銅佛

王五癡明末人書明時錢數萬貫入清後盡鎔其錢以鑄佛像皆巨軀有五癡
題字周孝子子佩茂蘭有王五癡積制錢爲佛像五軀送供虎邱禪院詩見達
受寶素堂金石書畫編年錄

周王造象

明周王造象背有文曰周王欲報四恩命工鑄造如來佛像一樣五千四十八
尊又座中文曰周府欲報四恩命工鑄造佛相又座下文曰洪武丙子四月吉
日施一樣五千四十八尊全見上

回回財神銅象

丙寅冬于法蘭西人亞當處見回回財神銅像高三寸許深目高鼻鬚髮作頭陀狀跪一足手持一寶瓶座側有文曰襄陽府竹山縣巡檢司舍人口口成化十年敬造知是時回回財神之教盛行且竹山尙屬襄陽舍人猶襲宋元之稱極可珍異

刻玉法

屠隆考槃餘事云近刻玉章並無昆吾刀蟾酥之說唯用真菊花鋼煨而爲刀闊五分厚三分刀口平磨取其平尖鋒頭爲用將玉章畫篆文以木架鈐定用刀隨文鐫之一刀弗入再鐫一刀多則三鐫玉屑起矣但不可以力勝之則滑而難刻運刀以腕更置礪石于傍時時磨刀使鋒鋔堅利無不勝也別無他術今之鏤家以漢篋刀筆自負將字畫殘缺刻損邊旁謂有古意不知顧氏印蔽六帙可謂遍括古章內無十數傷損即有傷痕迺入土久遠水鏹剝蝕或貫泥沙剔洗傷損非古文有此欲求古意何不法古篆法刀法而竊其傷損形似可發大矚若諸名家自無此等之誠按柳南隨筆載何義門譏鄭谷口八分書如

人體患惡瘡意亦相同

宋寶祐牙印

同姓諸侯王子牙印逕一寸龜紐制作極精側鐫皇宋寶祐勅下宗文閣造五行十字行書之誠按宋理宗寶祐元年以母弟嗣榮王之子攷爲皇子賜名禔封永嘉郡王進封忠王後立爲皇太子即帝位是爲度宗此必將立爲皇子時所賜故曰勅下也不言王子而曰諸侯王子者或依高宗擇立普安故事而仍舊稱也不言元年者史例但繫年號則元自見也宗文閣不見宋史疑爲皇子講讀之地一時權置無官屬故史官略之得此可補史闕也已巳四月蒼梧關伯衡游杭得此印因爲之舉証如此

明陸炳

陸炳晶印陽文廿九玉佩左都督守一金丹大世仙十四字印逕一寸之誠按明史倭倖傳陸炳以世宗乳媪之子官左都督領錦衣衛屢加至太保兼少傅入直西苑侍修立明史有同列多父行則炳之年少可知左都督之官極尊貴

有明一代無少年驟進者此言廿九玉佩左都督則爲陸炳可知下語不知所謂是時爭以祠醜媚上世宗曾推尊皇考爲仁化大帝皇妣爲妙化元君自號飛元真君加號忠孝帝君再號萬壽帝君皆見佞倖陶仲文傳此守一金丹大世仙或爲當時授炳道號也已巳三月得于燕市破攤印頗有篆法喜而藏之

東宮書府印

牙印逕今尺一寸許高如之中有穿孔兩面深刻一曰東宮書府四字疊篆一曰問安餘暇四字玉筋文皆陽文其精之誠按有明一代唯仁光在儲位甚久餘皆孩提據酌中志稱光廟在青宮淡薄此印封作極簡必光宗物無疑庚午春丁闇公以五餅金得於廠肆同古堂以拓本見餉因爲之賦四絕句云汝亦宮人子最卑廿年淡薄住迎禧向安兩字含餘怨不道恩疎國本危闔鑑推敲獄未休茄花已上美人頭重翻冷局恣威福未必王安勝魏侯海內含冤爲大東轍家坑當辨遺蹤可憐門戶紛朝局奴寇縱橫黨正誦樂府詩篇雜詠傳苦搜法物大明年泰昌一代無多日入眼分明印最鮮或謂內閣大庫藏書有東

宮書府印記爲仁宗青宮時所鈐其印與此印大小篆法俱異

然于

吳大澂清卿藏漢鏡銘文曰初興辟雍建明堂然于魯上作侯王子孫復具建中央見越縵堂同治十一年十月日記之誠案然于即單于與吐蕃之稱贊波斯之稱沙盖一音之轉皆始自匈奴也

莫雲卿論古器

莫雲卿筆塵云得商彝周鼎則知古人制作之精方爲有益不然與在買肆何異今世所見古器有商金銀及文王鼎罇匱古製便爲商周之器更無爲之辨證者蓋漢人好制作今之玉器在漢人製者極爲精巧且其人近古或以三代之物用其樣式爲之遂各因其代名之耳豈必盡爲真商周邪間有盜發古冢而出者亦如沅江九嶷鼈矣此好古博雅之士所當知也漢人器如博山鑪之類以其無青綠遂謂漢銅器不爲古豈知三代殉葬之物甚多而漢人鮮用故入土者少若漢物入土其青綠去三代當不甚相遠今玉器血浸屍古當是漢

代所出何銅器入土反無古色耶此可不辨而明也古器得土氣多者多青得水氣多者多綠水土雜者青綠間發蓋唯古帝王之陵墓造作堅固不爲水所入或置石几上几不腐壞而器常懸虛其得土氣最清且無泥污故有純青翠者此上品也其他民間或卿士大夫之冢郭中不能無土且不能無水沁故青綠間發者多純綠者則自江海大津中或水若無土者故金銀器絕無古者爲世道流通致用之物故也可以見古今人嗜利之心同矣見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七之誠按此論殊未確漢人器物與三代形製各異自有歛識決無摹製三代歛識之理其作僞者皆宋人所爲也奇晉齋刻筆塵不載此則

唐開元禪社首玉冊

民國十七年泰安車站少北嵩里山關王廟駐軍於廢塔下五色土中掘出鏤花石罍方五尺內有細鏤金匱中納玉牒十五枚長約一尺寬二寸許刻玉爲隸書其文曰維開元十三年歲次乙丑十一月辛巳朔十一日辛卯嗣天子臣隆基敢昭告于皇帝祇臣嗣守鴻名膺茲丕運率循地義以爲人極夙夜祇若

詎未敢康賴坤元降靈錫之景祐資植庶類屢惟豐年或展時巡報功厚載敢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瘞禮式表至誠睿宗大聖真皇帝配神作主尙饗之誠案此唐玄宗封禪玉册也唐會要玄宗問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祕之禮官博士賀知章對曰玉牒本是通于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是故莫之知玄宗曰朕此行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祕請宜將玉牒出示百僚即史所載祀天牒辭玄宗復于辛丑享地皇祇于社首之泰折壇睿宗大聖真皇帝配祀五色雲見日重輪藏玉册于石罍如青壇之儀會要及開元禮通典大唐郊祀錄兩唐書皆缺册文未載即此新出土者是也可謂發千載之祕玄宗封禪之壇史稱在泰山下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當即今嵩里山地玉册制度據會要稱山上作圓臺四階謂之封壇臺上方石再累謂之石罍玉牒玉册刻玉填金爲字各盛以玉匱束以金繩封以金泥皇帝以受命寶印之納二玉匱于罍中金泥罍際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今泰北壇所藏者既已出世則封壇所藏當不能終闕此玉册聞爲軍人所得并

拓本亦不得見其異于史者文中十一日辛卯與通典同足證會要稱辛丑之誤會要明言玉匱金繩此乃爲金匱者據通典麟德二年儀注玉冊三枚皆以金編玉牒爲之每牒長尺二寸廣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爲字又爲玉匱一以藏正座冊爲金匱二以藏配座冊各長尺三寸張說東封儀注當仍麟德故事以金匱藏玉冊借不得原拓本尺寸以證一代典章制度

天發神讖碑

皇象天發神讖碑在南臺殿支槽洛人楊益爲御史大夫掾史移置學中見陸友研北雜志天璽紀功碑石裂爲三舊在縣學尊經閣下嘉靖乙丑閣毀於火碑遂毀又閣上舊藏南雍書板十三經二十一史通典通志玉海亦一炬而盡見甘熙白下瑣言

宋人仿古銅器

翟公巽知越州日公巽父作牧命工浩範金作鼎于觀氏命壺氏司漏時若昏明惟茲祁水用保其無斃壺之銘曰唯建炎戊申三月癸丑公巽父作壺審漏

節其永保盤之銘曰公巽父作卣司漏節其永保權之銘曰公巽父作金漏用衡石其永保鉦之銘曰建炎戊申六月癸丑作鉦永保見陸友研北雜志

古器說

虞夏而降制器尙象著焉後世由漢武帝汾睢得寶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帝又于扶風亦得鼎欸識曰王命尸臣官此物色及後漢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有南單于者遺憲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記所彰灼者殆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古鼎器梁劉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爲事獨國朝來寢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公爲之倡而成于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東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號多古蓋敦鏡獻樽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書名集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欸由是學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風遂一扇矣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時寶善畫性喜古則又取生

平所得暨其聞睹者作爲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至元符間太上皇即位憲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崇尙及大觀初乃做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凡所藏者爲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旣知其所以貴愛故得一器其直金錢數十萬動至百萬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被伐殆盡矣獨政和間爲最盛尙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鐘而後得以作大晟乃是又獲諸制作于是朝聖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前代嘗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當是時天子尙留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瑣闥密窺聽臣僚訪諸左右知其爲誰博其博議味其議論喜于人物而百官勿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物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問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後又剏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等諸閣咸以貯古印玉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爛漫上志衰矣非復前

日之敦尚考驗者俄遇僭亂側聞都邑方傾覆時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悉入虜營夫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辭牛鼎象樽之規模龍瓶雁燈之典雅皆以食戎馬供熾烹腥鱗沒滅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國之恥莫甚于此言之可爲烏邑至于圖錄規模則班班尚在期流傳以不朽云作古器說見蔡條鐵圍山叢談今世盛言古物而寶器多淪海外讀此當感慨何如

天尊一鋪

安祿山進玉石天尊一鋪天真並侍坐真人玉女神天丁力士六樂童子及獅子壁辟邪香爐玉案三十六事故呼之一鋪見姚汝能安祿山事迹

漆墨

自來摩崖題壁久而不駁落據曾慥高齋漫錄稱東坡與章子厚同遊鳳翔南山諸寺抵仙遊潭東坡不敢過潭書壁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神色上下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遊乃知以墨和漆故能禁風雨也

劍州千佛巖石窟

遂安方象瑛渭仁康熙二十二年典試四川著使蜀日記記成都亂後通衢瓦房百十所均皆誅茅編竹爲之其民多江楚陝西流寓土著僅十之二額賦大縣不過五十金或一二十金甚至四五金所記金石閬中龍山驛瑞笋碑成都武侯祠裴度碑柳公綽書眉州三蘇祠東坡書馬夬母任氏墓誌刻石涪州江心雙魚刻石上各三十六鱗旁有石稱石斗見則歲豐雲陽對江飛鳳山古刻鳳凰巖三字皆可備言金石者取資其記千佛崖云八月十七日始更舟凡陸行由朝天鋪上朝天關大小梅嶺大小二郎曰南棧視北棧尤險峻舟行避險也晚發嘉陵江仰睇朝天諸山嶺高入天際崖半石穴數千亦古棧閣故迹也下有千佛崖鑿石爲屋鏤諸佛羅漢大小數百或立或坐變相畢具川東諸處亦有之據此蜀中亦有石窟矣蜀中佛寺多唐時所建者此或出于武周時歟

楊惠之塑像

楊惠之將塑楞伽山迺爲大義淨三藏呪其土故至于今跋行喙息蠅飛蠕動一切獸禽皆不敢至山又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爲八萬四千手眼觀音不可措手故作千手眼今之作者皆祖惠之見陳眉公太平清話

潘鐵

屠隆考槃餘事云近有潘鐵幼爲浙人被虜入倭性最巧滑習倭之伎在彼十年其鑿嵌金銀倭花樣式的傳倭製後以倭敗還省徙居雲間所製甚精亦甚高

胡了凡戈蓼汀製簫

考槃餘事云會稽胡了凡雲間戈蓼汀製簫可稱江南二絕

鑄鏡法

凡鑄鏡煉銅最難先將銅燒紅打碎成屑鹽醋搗芋齋拌銅埋地中一七日取出入鑪中化清每一兩投磁石末一錢次下火硝一錢次投羊骨髓一錢將銅傾太湖沙上別沙不用如前法六七次愈妙待銅極清加碗錫每紅銅一斤加

錫五兩白銅一斤加六兩五錢所用水梅水及揚子江水爲佳白銅煉淨一斤只得六兩紅銅得十兩白銅爲精鑄成後開鏡要好錫一錢六分好水銀一錢先鎔錫次投水銀取起入上好明礬一錢六分研細聽用若欲水銀古用膽礬水銀等分入新鍋燒成豆腐查樣少許塗鏡上火燒之若欲黑漆古開面後上水銀完入皂礬水中浸一日取起諸顏色須梅天製造上色後置濕地一月外方可移動則諸顏色與秦漢物二百計不能落矣二法樂子晉得自黃桂峯先生見馮夢禎快雪堂漫錄

補寶玉器

楊儀高坡異纂云巡檢常中孚得異術能賁銅爲白金凡寶玉之器有損者補之器好如新後以術動宣廟陞授吏部郎中每用其術必引入便殿屏絕左右爲之雖親嬖不得視也陸友研北雜志云漢銅馬式藏周公瑾家其初破爲數段鑄工以藥鐸柵之復完如新

劉貞甫

宋華筠廊偶筆云碭山劉貞甫造銅器精巧絕倫嘗爲萬年少造準提像高二寸許三年而成臂十八中各有所持一手擎七級浮圖每級四面各佛一尊法像莊嚴所謂神工鬼斧也貞甫曾爲予造圖章二一龜紐一天鷄紐俱精妙可玩

丘山胡桃

陳貞慧秋園雜佩云丘山邑人雕刻精工所製胡桃墜人物山水樹木豪髮畢具余見其有漁家樂東坡遊赤壁百花藍詩意有夜半燒燈照海棠春色先歸十二樓數事窻閣玲瓏疎枝密樹掩映斐壺即善繪者無逾其精巧他有效者便見刀鑿痕終不及其雅鎔

蘇州周老製樂器

掌故類編聖祖諭旨云諭李煦曾顯朕集數十年功將律麻淵源御製書將近告成但乏做器好竹爾等傳于蘇州清客周姓的老人他家會做樂器的人並各樣好竹子多送些進來還問他可以知律呂有人一同送來但他年老了走

不得必打發要緊人來纔好

利嘛

聖祖諭旨云烏絲藏舊佛中最重者莫過利嘛利嘛之原出自中國永樂年間宮中所造者爲第一烏絲藏倣其形像煉其銅體造者亦是利嘛頗爲可愛如今甚少近世又倣利嘛而十不及一之誠按利嘛卽無量壽佛

漢漆署欸

日本人發掘朝鮮漢人墓中所得漆器署欸分工至繁

永始元年蜀郡西工造乘輿欸泊畫紵黃鈿餉槃容一升欸工黃上工廣銅鈿黃塗工政畫工聿汨宗威清工東造工林造護工卒史安長孝丞器掾譚守令史通主

元始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輿欸汨畫木黃耳楯容一升十六龠素工豐欸工顧上工譚銅耳黃塗工充畫工譚汨工戎清工政造工宜造護工卒史章長良丞鳳掾隆令史寬主

元始四年蜀郡西工造乘輿肆汨畫紵黃塗辟耳樽容三升蓋肆工呂上工浩
銅辟黃塗工古畫工鈹汨工戎清工口造工宗護工卒史章長良丞鳳掾隆令
史褒主

居攝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輿髹汨畫紵黃鈿果盤髹工廣上工廣銅鈿黃塗工
充畫工廣汨工豐清工平造工宜造護工卒史章長良守丞巨掾親守令史嚴
主

濮仲謙水磨器

蘇州濮仲謙水磨竹器如扇骨酒盃筆筒臂擱之類妙絕一時亦磨紫檀烏木
象牙然不多見或見其爲柳夫人如是製弓鞋底板二雙見劉鑾五石瓠

製墨

何蓮春渚紀聞紀墨最精詳蓋性有偏嗜也其紀製銘云永徽二年鎮庫墨曰
唐水部員外郎李愷製諸李之祖也李廷珪墨曰臣廷珪四和墨柴珣墨作玉
梭樣銘曰柴珣東瑤東坡墨曰雪堂義墨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支離居士蘇

灑浩然墨大觀間劉無有取其製銘令沈珪作數百丸晁季一墨曰寄寂軒造大室常和墨曰紫霄峯造東魯陳相墨作方圭樣銘曰洙泗之珍嘉禾沈珪墨銘曰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

其紀膠法云西洛王迪用遠烟鹿膠極輕自有龍麝氣真定陳瞻遇異人傳和膠法就山中古松取煤用膠置之濕潤不蒸每斤只售半千宣和間斤直至五萬法傳其婿董仲淵張順嘉禾沈珪用漆烟取古松煤雜脂漆澤燒之得烟云韋仲將法止用五兩膠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密不傳一日與張處厚于居彥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早墨皆斷裂彥實以所用墨料精佳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其堅如玉石因悟對膠法卽再和膠也九華朱覲善用膠作軟劑出光墨李承宴亦作軟劑黃山張處厚高景修起竈作煤製墨用遠烟魚膠常和汪通輩卽就二人買烟令之用膠止各用印號耳蒲大韶墨用油烟半以松烟和之永嘉葉谷作油烟潭州胡景純取銅油燒烟名桐華烟如點漆潘衡用海南松煤三衢蔡瑄雜取樺烟獨爲最下

其紀墨工云崇寧己來墨工如張孜陳昱關珪弟瑱郭遇明皆精于製樣墨工
名多相蹈襲沈珪之後有關珪張遇之後有常遇潘遇張谷之後有潘谷葉谷
陳瞻之後有梅瞻父子相傳者沈珪之子宴常和之子遇潘谷之子遇

筆工范至用

郭天錫手錄詩文雜記有贈筆工范至用詩光分顧兔一毫芒徧灑春風翰墨
場得趣妙從看劍舞全身功貴善刀藏夢花不羨彫蟲巧試筆曾供倚馬忙昨
過山僧餘習在小書紅葉試新霜見珊瑚網法書題跋十

紹美製紫檀界方

珊瑚網法書題跋云余有紫檀界方一對首鐫行書云兀坐草玄風后爲奸爾
往鎮之世掌我編敬仲銘紹美製界圖雕鏤花鳥極精工信出名手上飾漢玉
昭文帶一粟米文一臥蠶文血蝕殊古而瑩潤面刻草玄閣佳器故楊鐵厓珍
玩焉

包燈

通州有所謂包燈者相傳包釋修孝廉時爲友人作燈未竟公車促之不赴俟作畢始行此包燈所自始近日通州教場前每歲燈市猶曰包燈市其實不出本處皆來自大江以南也見王應奎柳南續筆

朱松鄰

嘉定竹器爲他處所無他處雖有巧工莫能盡其傳也而始其事者爲前明朱雀號松鄰子纓號小松孫稚征號三松三人皆讀書識字操履完潔而以彫刻爲游戲者也今婦人之簪有所謂朱松鄰者即以創始之人名見王應奎柳南續筆

邵局

宋紹興中秦檜修禮樂以文太平用內侍邵諤主之時方造輅及鹵簿儀仗百工皆隸之謂之邵局故渾儀禮器猶鑄諤姓名陸友研北雜誌

金壇岱岳偶像

金壇縣治東北二里有岱岳廟宋元符三年建偶像衣冠甚古其婦人皆如世

所藏周昉畫人物壁畫亦大觀三年作陸友研北雜誌

周文學筆

王子復堂得故宋宮人所藏德壽供奉筆兩枝上刻云臣周文學進陸友研北雜誌

韓風子補硯

吾子行云韓風子錢唐人或云名文善善補硯雖百碎者但不失原層補之若無損者亦能修古銅器唯硯爲絕精居蒲橋四面土牆門若狗竇夜宿一古櫃中與人言無尊卑皆爾汝得錢卽付酒家一舉而盡是亦異人爾見陸友社研北雜誌

名匠楊談

金明池始太宗以存武備且爲國家一盛觀也其龍舟甚大上級一殿日時乘既歲久紹聖末詔名匠楊談者新作焉久之落成華大于舊矣獨鐵費八十萬斤他物稱是蓋樓閣殿既高巨艦得重物乃始可運見蔡條鐵圍山叢談

南唐名墨

韓熙載工翰墨四方膠煤多不協意延歛工朱逢燒墨命其所製曰化松堂墨曰元中子又自名麝香月徐鉉兄弟工翰染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云價值南全皆見鄭文寶江表誌

諸葛筆

宜春王從謙喜書札學晉二王楷法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十金勁妙甲于當時從謙號爲翹軒寶帚見鄭文寶江表誌近世筆工宣州諸葛氏常州許氏皆世其家安陸成安游弋陽李展之徒尙多馳名於時見朱彥萍洲可談之誠按諸葛筆至宣和已衰見蔡條鐵圍山叢談

婺工王用和

賈師憲用婺州碑工王用和翻刻定武蘭亭凡三年而後成至賞之勇爵絲髮無遺恨幾與定武本相亂又縮爲小字刻之靈璧石號玉枕蘭亭所謂世綵堂小帖者世綵堂廖氏堂名也其石後泉州蒲壽庚航海載歸閩中途被風墜水

或謂尙在特不全耳見周密志雅堂雜鈔蒲氏當宋元之際世專泉州市舶之利乃亦好收羅古玩其富厚可知

水造

司德用寄售者又有篋刀一把其鐵皆細紋花此乃用銀片細剪及并鐵片細剪如絲髮然後團打萬槌乃成自然之花其刀背水槽窠處皆上塚用荆砂輟出其刀靶如合色烏木即雞舌香木乃西域木也此刀乃大金時水總管所造上有滲金鏤水造二字一刀所直鈔十定今無復有此良工也見周密志雅堂雜鈔

漫花

鹿肉王家有一小鼎小餅皆純黑而花紋皆漫花漫花者必是一用皮塚上于牀印出其黑疑是用漆而法或別有一等墨染之法使然蓋其下有網文甚新故知其非古物也見周密志雅堂雜鈔

沈香煖閣

沈香連三煖閣一副窗榻皆鏤花精妙其下替板亦鏤花板下用抽屜打篆香于內香氣芬郁終日不絕前後皆施錦綺簾及掛屏皆官窰瓶粧飾修靡舉世未見周密志雅堂雜鈔

剪花樣

向舊都大街有剪諸色花樣者極精妙隨所欲而成又中瓦有俞敬之者每剪諸家字皆專門其後忽有少年能衣袖中剪字及花朵之類更精于二人於是獨擅一時之譽今亦不復有此矣見周密志雅堂雜鈔

畫壁用黃沙搗泥

韻語陽秋云余時隨先文康公至汝州嘗至龍興寺觀吳道子畫兩壁一壁作維摩示寂文殊來問天女散花一壁作太子游四門釋迦降魔成道筆法奇絕壁用黃沙搗泥爲之其堅如鐵之誠頗疑畫壁何能經久不壞讀此乃悟明清以來畫壁之風頓息當由不知此法亦緣畫家只習盈尺縑素無此畫壁妙手耳

宋人林泉治玉

陸友妍北雜志云曾見白玉荷杯製作精妙上刻臣林泉造

木工喻浩

東都相國寺門樓唐人所造國初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唯不解卷簷爾每至其下仰而觀看立極則坐坐極則臥求其理而不得門內兩井亭近代木工亦不解也寺有十絕此爲二耳見陳師道後山叢談上之誠按歐陽修歸田錄喻浩作預浩云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于世世傳浩唯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于胸爲結搆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于世者是也又據玉海九十一李誠營造法式云世謂喻皓木經精詳此書蓋過之則作預者非

裱匠

柴桑京師偶記云朝廷需用裱匠吳郡特送四人初到卽發下細腰葫蘆一枚令裱其裏一人沈思良久乃去蒂入筥鋒其中令三人互搖之使極光潔然後用白棉紙浸一宿調勻灌入卽傾去俟乾復灌如是數次然後進御破之徹裏有紙更無補綴之痕

戴文魁

戴文魁者天下之巧人也藏諸樂器一櫃中作發機引之八音並奏移宮換徵不差纍黍此人貌極醜佐聞都下諸貴人特愛之其所製弓戲亦極生動蓋近日所尙者皆百戲雜藝之人而優伶爲最見柴桑京師偶記

馮巧梁九

王士禎居易錄云重建太和殿自乙亥六月二十五日鳩工李少司空貞孟元振言有老工師梁九者董將作年七十餘矣自前代及本朝初年大內興造梁皆董其事一日手製木殿一區以寸準尺以尺準丈不逾數尺許而四阿重室規模悉具殆絕技也初明之季有工師馮巧者造宮殿自萬歷至崇禎末老矣

九往執役門下數載終不得其傳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九獨侍巧顧曰子可教矣于是盡傳其奧巧死九遂隸籍冬官代執營造之事

張建中製筆

王士禎居易錄云元時張建中者字子正都城書老善製筆管用堅竹豪用鼪鼠精銳宜書吳興趙子昂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皆與之善尙方時有所需非進中製不用也每自持筆以入必蒙賜酒今京師未有以善筆名者矣

施文用

戒菴漫筆云弘治時吳興筆工造筆進御有細刻小標記筆匠施阿牛孝宗見而鄙其名易之曰施文用

江西塑工

陳繼儒養生膚語云吾鄉佘山廟塑像其工聞寺僧云舊有一塑工某姓來自江西經歲餘塑諸像金澤寺像亦其所塑成而病諸侶欲爲延醫工卻之曰無以爲也吾想像臆度盡吾神矣此所以病也世豈有藥物能復吾神哉竟死

仙廟諸像今具在諸刹罕見其匹

犀毗

漆器稱犀毗者人不解其義譌爲犀皮輟耕錄失於考究遂據因話錄改爲西皮以爲西方馬韉之說大可笑也蓋毗者臍也犀牛皮堅有文其臍旁四面文如饗饗相對中一圓眼坐臥起伏磨礪光滑西域人剝而剗取之以爲腰帶之飾極珍愛之曹操以犀毗一事與人即今箱嵌條環之類是也後世髹漆倣而爲之曰白犀毗焉有以細石水磨混然成凹者曰滑地犀毗焉黑剔爲是紅剔則失本義矣見馬愈馬氏日抄

楊惠之塑天王像

慧聚寺有毗沙門天王像形模如生乃唐楊惠之所作初學畫見吳道子藝甚高遂更爲塑工亦能名天下徐稚山侍郎以此像得塑中三昧嘗記其事謂其旁二侍女尤佳且戒後人不可妄加塗飾近爲一俗工修治遂失本意見龔明之中吳紀聞

薪竹

陶晉英楚書云薪竹爲器抽削如絲纖巧甲于天下竹則以色瑩者可簞節疎者可笛帶鬚者可杖

梅籃

永嘉閨婦以青梅雕刻脫核縷以花鳥纖細可愛以手擘之玲瓏如小盒闔之復爲梅謂之梅籃李太白詩云珍盤薦雕梅豈卽梅籃歟見文林瑯琊漫鈔

花利佛

缺名雲間雜誌云本一禪院所藏花利佛以圓錫匣盛之匣近如孟內雕定一山圓如其匣用檀香刻成三世佛觀音文殊普賢彌勒地藏觀音兩旁有善財龍女十八羅漢大不逾兩黍而耳目手足毫髮畢具真鬼工也

胡文明

雲間雜誌云郡西有胡文明者按古式製彝鼎尊卣之類極精價亦甚高誓不傳他姓時禮帖稱胡爐後亦珍之

孫雪居

雲間雜誌云吾松紫檀器皿向偶有之孫雪居始仿古式刻爲杯罍尊彝嵌以金銀絲系之以銘極古雅人爭效之

輪船之始

宋史岳飛傳楊么負因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金陀續篇鼎湖逸民楊么事述云程吏部偶得一隨軍人元是都水監白波輦運司黃河埽岸水手木匠都料高宣者獻車船樣可以制賊又云打造八車船樣一隻數日併工而成令人夫踏車于江流上下往來極爲快利船兩邊有護車板不見其舟但見船行如龍觀者以爲神異乃漸增廣車數至造二十至二三車大船能載戰士二三百人又云賊得車船之樣又獲都料匠手于是楊么打造和州載二十四車大樓船楊欽打大德山三十二車船又云楊欽獻策云么所恃者舟楫如望三州大小德山之類非一丈水不可行洞庭湖水舊不及丈么置堰開十餘年聞所以瀾漫欽本任閉塞之責盡知其詳乞二十人往開堰水

入江使舟船不能動又么船皆用車輪乞以青草數千百萬束散之湖中其輪必有窒礙王從之兩月果破賊據此所述製法甚詳乃出於都料匠高宣所謂三十二車者大船有三十二輪且知輪齒必相銜接其異于今者唯不用汽機而用踏輪駛行耳

劉永暉竹骨扇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萬歷三十八年六月九日記云盛德潛以正德中吳人劉永暉所製闊板竹骨扇一柄贈予曰扇工雖瑣細然求如此渾堅精緻者其法絕矣

周丹泉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萬歷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記云夏買出吳氏鞭竹壘尾傳觀其形如閩中龍蝦灣曲相就其堅如石其色如黃玉上端受棕尾處菌縮齟齬有類蓮花附者五六莖真異物也予二十年前目睹吳伯度以十二金購於吳人周丹泉丹泉極有巧思教蘇琴筑一經其手則毀者復完俗者轉雅

吳中一時貴異之此物乃丹泉得於所交黃冠者

秀水黃裳錫茶注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萬歷四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記云里中黃黃裳者善鍛錫爲茶注模範百出而精雅絕倫一時高流貴尙之陳眉公爲作像贊又乞予數語漫應之道剖而器德降而藝旣爲世資亦用資世古之至人若倕若般若歐若扁咸卓有所樹而不見其細嗟嗟黃裳朴貌古心自發靈慧取材從革妙兼治化旣成而傲兀於壘洗馭鯁之間覺灑然而有以自異者歟若夫岩芽吐白槐燧燎青春雪騰沸注虛挹盈酒餘狎坐吟壇策勳嗟嗟黃裳生可以杖履於又新君謨之堂歿可以俎豆於竟陵子之楹者也

陳宗淵

劉昌欽謨縣節瑣探云文廟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專習義獻書以黃文簡淮領之文簡薦翰林五墨匠楊宗淵越陳剛中之後臨榻逼真因命有司除其匠籍宗淵遂入士流雅善山水又能寫神習書未久叙中書歷事三朝以刑部主

事致仕

永樂時翰林善書

姜南學圃餘力云文皇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眞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眞楊文遇之行沈民則之眞篆八分皆知名當世

翻身鳳皇

張思聰善摹古帖自名翻身鳳皇最能亂眞唐蕭誠僞爲古帖以示李邕曰此右軍眞迹邕欣然曰是眞物也誠以實告邕復視曰細看亦未能辨但稍欠精神耳吳中近有高手贗爲舊帖以豎簾舊粗竹紙作夾紗搗法以草烟末香熏之火氣逼脆本質用香和糊若古帖臭味全無一毫新狀入手多不能破其智巧精采反能奪目見屠隆考槃餘事

冷謙

冷謙字起敬湖湘人明初爲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撰定張三丰嘗跋謙所畫蓬萊仙奕圖云蓬萊仙奕圖者龍陽子湖湘冷君所作君武陵人名起敬龍陽

其號也中統初與邢台劉秉忠仲晦從沙門海雲書無不讀尤達于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以至衆技多通之至元中秉冲恭預中書省事君乃棄釋從儒游書以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子昂于四明史衛王彌遠府覩唐李思訓將軍畫頃然發之胸臆遂效之不月餘其山水人物窠石等無異將軍其筆法傅彩尤加纖細人品幻出由此以丹青名當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出示平叔悟真之旨頴然而悟如己作至正間則百數歲其綠髮童顏如少狀不惑之年時值紅巾之暴君避地金陵日以濟人利物方藥如神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避仙逝則君之墨本絕迹矣此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爲予作也吾珍藏之吾將訪冷君于十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冷君胸中丘壑三昧之妙不識其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特奉遺元老太師淇國丘公覽此卷則神清氣爽飄然意在蓬瀛之中幸珍襲之且以爲復會云時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遜老書見高坡異纂

施清

德清陳尙古簪雲樓雜說云郡中施清善繪事庭前有玉蘭二本當春槁清力培之人夏與齒苔爭艷賦詩志異

陸遠

陸遠字清寔松江人喜繪事工著色花鳥見簪雲樓雜說

文佩

文煥妹文佩字季筠適鳳全工畫花鳥精刺繡清季鳳全死難西藏後投池自盡以殉之

張綸英

張綸英身短作書必立榻上懸腕書之適孫早寡依母弟漢陽知縣曜孫以終

松雪自製箋

松雪摹靖節像其紙亦松雪齋自製箋粉中隱起八分書子昂二字見珊瑚網名畫題跋八

馬士英

王叔明雙松圖有八十三翁馬士英題聽松圖三字見珊瑚網名畫題跋十一
殆與叔明同時人

梁不麀

之誠於己末游晉無意中得梁不麀東山勝概圖寫窮冬風雪荒寒索莫之境
極見胸襟其自題詩十章山中云纔到山中一事無山中日日看山圖相逢野
老忘名姓始覺身居太古徒亂後山莊值雪云暝色臨深夜明看雪滿山兵戈
初戰後烟火幾家殘細水經沙蹇留灣怪石寒樵人迷去路空戴凍雲還東山
四詠谷口留雲山闕雲補合樹少鳥啣栽深居忘歲月但看桃花開谷口山橫
處山深欲問津桃花浮水出應有避秦人山中值雪云山中無客到一逕入幽
宵雪落山上寒雲深不知曉水凍石還瘠雲迷山亦寒柴門深晝掩正好雪中
看山寺清松云寺借山幽僻山還寺點妝水流山澗下松落水生香松風落日
靜山寺晚涼開門傍清谿水應有山僧來深巖隱居云高鳥投林去淮南好隱
栖豈是倚山靜中原多鼓擊幾家聞戰伐數處斷村烟何似深岩叟遁迹不知

年印章曰天外野人曰蘆鷺居曰梁檀之印曰蒹葭主人曰石崖居士曰不屢
按傳青主霜紅龕集太原三先生傳云太原老諸生梁檀者先回回人聰慧人
未曾有工繪事年三十許前後殫精臨摹古人山水人物花鳥蟲魚無所不造
微即不屑細曲一味大寫取意然亦應人責得意畫極少字不合格而孤潔秀
峻自標一宗要無俗氣家亦貧舊居南關小齋傍水號蘆鷺齋古書桐琴獨寤
歌也三十四年間回向精奉其教主事日夜懺悔不敢散逸山同宿三五夜以
一牀子臥山自臥地上一席聽之終夜不睡時時呵斥喚歎如先生責讓幼學
者山聞之起深敬省如聞晨鐘乃知其教之嚴靜非異端也今七十矣而奉其
教不衰可不謂用力於仁者哉傅山曰梁君居蘆鷺時山恆以績事訪之梁老
輒歎曰有登天堂法不問乃屑屑問此然謂山可與與言爲出其教青紙金書
經制度精淨爲山講之然大概講之嚴克微細頗近西洋天學而復詳辨之非
西洋學也西洋似頗哢道矣山敬之不敢議齋壁挂青紙泥金畫一幅法用李
宮殿層複指謂山曰此天堂圖也又畫果樹一幅寫其教分布枝葉之相願壁

問琴上有燕子結巢焦尾山奇之爲賦燕巢琴一篇記之出齋門而東臨所謂蘆鶯溪者青渺渺然映帶乎消索門庭山指顧曰梁伯鸞在其中哉遭亂後避居西山一年有即事詩畫手卷子山未全見也據此圖蘆鶯齋乃蘆鶯居也謂避居西山一年有詩卷子殆即指此云未全見者或不止一本唯誤東山爲西山耳梁輩行旣高爲青主所敬事且數從問畫知青主之畫實出於梁而微變之梁能小李將軍法亦不專守一家也霜紅齋集雜著家訓云梁樂甫先生字全不用古法率性操觚清真勁瘦字如其詩文如其人格在倪瓚之上三四倍非人所知別一天地也據此知不慝本字樂甫青主論書專重人品如云字不能庇人此云高倪瓚三四倍其推崇可謂備至梁之高節幸得此語而傳惜今人只重青主而不知重青主所重之人非聾盲而何霜紅題梁樂甫畫有句云伯鸞風雨白蘆鶯水晶宮其燕巢琴一篇有句云我亦請與爾主人申盟兮終不改弦而更張知其相要之心深且久矣

楊貴妃寫經

真定大曆寺有藏雖小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極可觀佛龕上有匣藉匣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勅書及會昌賜免折殿勅書有塗金匣藏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見趙潛齋疇漫筆

明兩京門額

馬愈馬氏日鈔云我朝南京城門額皆詹孟舉書北京大明門額皆朱孔易書又云正統間京師營造衙門其牌額皆程南雲書

文文山書慈幼二字

某人買得文文山榜書慈幼二字元明人題跋極多之誠按鄭元祐遂昌山樵雜錄云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賞庫郡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厭之輒不育乃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于局歲侵子女多人慈幼局故道無拋棄子女信乎其恩澤之周也積雨雪亦有錢雖小惠然無甚貧者據此文山必爲慈幼局

所書也慈幼即後來育嬰所本

薛素素手繡大士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十一日記云門人石夢飛携示薛素素手繡大士精妙之極可謂針絕上繡般若心經一卷字如菽得趙子昂筆法聞素素作此以壽沈純甫司馬者人但知其能挾彈馳騎與散筆蘭竹耳何意多奇若是

金粟山藏經紙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十二日記云海門寺大悲閣舊貯藏經兩函萬餘卷其字卷卷相同殆類一手其紙幅大小紅印曰金粟山藏經紙間有元豐年號五百年物也其紙內外皆蠟無紋理與倭紙相類造法今已不傳想卽古所謂白麻者也當時澈浦通番或買自倭國而加蠟歟日漸被人盜去四十年而殆盡今無矣金粟山即在澈城南十二里有金粟寺紙卽此山所造

隗囂碗

宋犖筠廊偶筆云杜詩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家玉叔兄分巡秦州時地震城北寺裂開丈餘得古磁一罇年來散去殆盡僅餘碗二杯一康熙癸卯冬玉叔示予于長安體質厚重髣髴龍泉窰古色陸離如漢玉酌土香可愛一碗面闊五寸內外純素一碗差小內波文拱起似吳道子畫水盃貯一合有魚四頭亦拱起游泳宛然真異物也之誠按如所狀形製與今世所傳龍泉無異疑是宋元物非隗囂也

鸚鵡啄金杯

陳貞慧秋園雜佩云窰器前朝如官哥定等窰最有名今不可得矣余家藏白定百折盃誠茶具之最韻爲吾鄉吳光祿十友齋中物屢遭兵火尙歸然魯靈光也國朝窰器最精者無逾宣成二代宣乃不及成宣則雞紋粟起佳處易見成則淡淡穆穆饒風致如食橄欖妙有回味余友吳問卿家藏鸚鵡啄金杯高足罇口一名四如十六子又名太平雙喜淡白中見殷碧離離之色真如撒水

嵌空櫻桃的歷寶光欲浮使人不能手近每過雲起樓促膝飛觥出成盃勸酒
醉眼婆娑覩此太平遺物不勝天寶琵琶之感

祕色

曾慥高齋漫錄云今人祕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爲供奉之物不
得臣庶用之故云祕色據此知祕者中祕之謂與御窰官窰同義之誠前以青
瓷解之非是

金花定盃

金花定盃用大蒜汁調描畫然後再入窰燒永不復脫周密志雅堂雜鈔

宋瓷采色

洪邁容齋詩話云彭器質尙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顏色比瓊
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否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
作知縣不買瓷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
乎不載許君之名之誠按宋瓷有采色者卽此詩顏色比瓊玖一句可證

瓷簪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萬歷四十年四月十七日記云徽買處一白瓷竹節簪纖細巧妙之極頂鑄一壽字僅如粟而楷整有法中一卍字如芝蔴而豪髮不失且內外具白黝瑩然殆類鬼工也

吳孺子

陳眉公太平清話云吳孺子狀如老猿有木癭爐及曲木几光淨如蠟所至焚香掃地而坐以諸物自隨瓶中花枝狼籍則以散琴榻間臥之能畫山水有黃鶴筆法余有之其圖書露居三十年真山澤之癯也最愛一瓢偶破之大哭一時名士皆有破瓢詩靜志居詩話云吳孺子字少君金華人嘉隆以黃冠游吳楚間有吳少君集六卷性至巧手製器製一瓢精絕過荆溪爲盜所擊王元美爲作破瓢歌嘗煉白垩爲窳名玉雪厨用綠蓼枝條爲杖名紫玉杖最愛青苔天新雨輒尋牆陰階面得一苔磚必詔人

楊宛叔

田宏遇招楊宛叔子閣中令幼女受學得祕聞宮中事見崇禎宮詞

趙涓

趙涓寧波人其姑少從諸女郎入山中游人迹既遠忽遇二女子在松下對奕
趙就問之二女子少爲指示侵綽聯斷之說初亦不知奕爲何事也歸以告其
父母心異之從親戚家借得棋子試之又無人可與爲敵乃以意授兒子涓涓
僅得其概數日間名著郡中然素號國手者對涓便縮數子當時鄞人樓得達
江陰相子先皆以棋知名得入供奉憲廟初涓至京併召入與二人奕每以盒
盛賞銀多少無定數勝者叩頭啟盒取之二人連日不能勝夜出私叩涓曰吾
以棋取上寵顧今君累勝名已著矣若數局不一復且將得罪計上盒子中賞
銀雖多不過三兩今願以銀一錠爲君壽乞詐敗以示與君能相上下涓許之
明日入樓先對局涓詐敗樓叩頭啟盒中乃補錦衣百戶空名御札及一牙牌
也帝初欲官涓涓竟不得帝歎曰孰謂天子能造命哉卒官樓後范洪亦得涓
分數視涓姑高下益懸絕矣見楊儀高坡異纂

祈禹傳

歸守茅鑊鹿門先生第三子字石鷲一夕鳩匠工及內外膽寫者百餘人廣廈列炬如晝鑊危坐其中或以口語或以手授隨筆隨刊天將曙百回已竣述一人百遇盡屬妙麗題曰祈禹傳序自評閱具備明日中以遺友人見陳尙古簪雲樓雜說

趙忠毅尺牘

於友人處見趙忠毅尺牘其一弟固知七廣至緣此月十六日以前皆有不得已之事過此方能奉候菊子不日即還本巷翠卿尙在家弟處弟過兄處當携二子與俱夜爲醒酒甍豪舉數日以贖逋慢之罪吾兄可呼玉立待我黃二姐不必言矣佳卷亦容携往弟趙南星稽顙復事書中菊子翠卿黃二姐似皆當時樂妓故云本巷按繆藝風丈藕香移別鈔云明趙忠毅抗節中朝身爲黨魁人但見門庭高峻不可梯接而未知軒牖闊通俠縱酒坡公後風流跌宕一人而已打棗竿者公所戲作吳歛以譏里人子之背交附勢者令觀此札豈不

信哉明季流風東林面目胥可知矣

乾隆癸酉日記

從廠肆見一乾隆日記不署姓名記中有拜先祖復聖位下語當爲山東之顏行誼無可考記有觀濟菴志傳疏稿因爲先祖言行錄語又有觀東谷金石圖考讀孝靖祖遺詩語又有敦塲一卷故宅有來爽樓語與紀文達至交記中有曉嵐爲七弟撰傳語檢文達集無此傳而懷人詩有曲阜顏明經懋僑不知即其人否又稱其兄字曰寰中其人似是一孝廉嗜酒客居宋蒙泉家爲之集山左詩鈔記中屢稱李鐵鍋斜街王寡婦斜街又稱往內城三和齋購韓孫瑞人宮贊居賈家胡同于敏中第在米市胡同皆可備掌故稱西域戴進賢所製日月五星躔度圖極精似亦頗留心學問最錄三事于下

梨園 廣和樓觀和邸和成演平齡會皆孫子不經之事魏染孔戶部正堂寓供奉梨園則海大司農之善慶班奏紅梨逼休單刀茶坊釵釧諸雜劇

富戶 故事光祿歲豕悉殷實編戶典領供億豕戶小馬馬劉裕泰既籍沒以

俞長庚代之而俞歲供鵝鴨例得別募時稱殷富若柴俞 烟郭 珠子袁
珠子張 銅呂 緞舖王 爐頭趙 爐頭任 花匠劉 米舖祝 園頭闔
王張 瘦陳 窮張 黑臀劉 白臉張等尙二十一戶石道西才三數家悉
占籍都城故向有西富東貴之喻謂前門左右也

春聯 李笠翁昔在京師顏其門曰賤者居翌日對舍亦增一額曰良者居又
其門榜一聯云天下文章盡于是漫勞車馬駐江干一夜爲人易天下二字爲
紅顏曉嵐少時于除夕書不字若干伺人定出遇出門見喜春帖凡見字悉以
不字易之自虎坊橋至猪市幾遍此與徐文長客蘇州見無字春帖悉題閉門
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事相類

寫本順治康熙時憲曆

寫本順治十五年曆長四寸五分寬二寸五分總月半頁四行太陽出入時刻
半頁十二行每月曆半頁六行紀年半頁十行後附官銜如勅賜通玄教師加
二品通政使司通政使掌欽天監印湯若望立法春官監正宋可成夏官正李

祖白加正五品中官正賈良琦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五官保章正劉有泰五官保章正陳正諫五官靈台郎加二級李之貴五官挈壺正揚弘量五官司曆戈繼文五官司曆張問明有神位方向圖無忌日圖內容與通行刻本無異唯蠅頭細楷書蓋宮中所用又康熙十九年曆一册長寬款式書寫並同官銜爲監正加一級宜塔喇治理曆法加通正使司通政使仍加一級南懷仁監副查爾大左監副邵泰衡右監副鮑英齋五官正加俸二級又加一級魏成格五級正加一級屯主祐主簿加一級阿莫索戎主簿加一級劉應昌春官正加二官孫有本夏官正加俸二級又加二級何經書中官正加俸二級又加二級薛文炳秋官正加二級張問明冬官正加俸二級又加二級何天錫五官司曆加俸一級又加二級周統並袁珏生所藏之誠按順治十八年摺紳錄欽天監官勅賜通玄教師加通政使司通政使用二品頂戴加一級管欽天監印務事湯若望字道未大西洋人是時沿明例醫工雜流皆得加卿銜若望非真爲通政使也又按南懷仁卒諡勤敏見近人簪醉雜記

盛伯希收藏

盛伯希祭酒自謂所藏以宋本禮記寒食帖刁光胤牡丹圖最精爲三友身後爲其養子善寶斥賣至今意園已爲日人中山商會所有蓋無餘物矣三友以壬子夏歸于景樸孫後禮記爲粵人潘明訓所得寒食帖歸于日本人菊池惺堂牡丹圖初歸蔣孟蘋復賣于美國人有得當時善寶與景所立契約言今將舊藏宋板禮記四十本黃蘇合璧寒食帖一卷元人字册一十頁刁光胤牡丹圖一軸及禮堂圖一軸情願賣與景樸孫先生價洋一萬二千元正絕無反悔日後倘有親友欲收回各件必須倍價方能認可恐口無憑立此爲據善寶押舊歷壬子年五月二十日蓋祭酒爲肅宗景慮後患故要約爲此祭酒所遺不下數十萬金十餘年間蕩然無遺人絕未見其揮霍亦喜購古物嘗以二千金買陸子岡彫玉美人侗厚齋所藏明人書畫扇數十柄亦歸于善然每貴買而賤賣之一日侗爲予道其童媵狀甚詳悉予忍笑聽之

骨董續記卷二

江寧鄧之誠文如輯

端笏

何蓮春渚紀聞云元符以來殿庭朝會及常起居看班舍人必秉笏巡視班列懼有不盡恭者連聲云端笏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哲廟惡百官班聯不肅而後臺吏號知班者必贊言端笏立定何言看班舍人蔡言臺吏知班殆爲一稱也

黃背書

春渚紀聞云陳手執一黃背書若書肆所市時文者

瓦缶沃盥

春渚紀聞云宣義郎萬廷之中劉輝榜乙科家蓄一瓦缶蓋初赴銓時都下銅禁甚嚴因以十錢易之代沃盥之用

劉海蟾

春渚紀聞云鳳翔聖祠有食牛肉及著牛皮履鞞過者必加殃咎一日有人芋

袍青巾曳牛皮大履慢言周視而出道士張守眞焚香啟神神乃降靈曰此人實新得道劉海蟾也既已受度未肯便就仙職折旋塵中尋人而度四朝聞見錄云熙寧元年有異人號海蟾翁劉易者寓天慶觀

國手劉仲甫

春渚紀聞載江西國手劉仲甫與祝不疑奕碁事謂劉于邸前懸一幟曰江南碁客劉仲甫奉饒天下碁先是江西亦可稱江南本唐時江南西道也饒卽讓其曰羸籌卽今言采曰覆局曰斂子排局謂勝子曰若干路皆與今稱小異曰碁會曰國手碁集曰受子爭先分先今猶是稱

鑿兩髻

春渚紀聞云施妳婆年六十餘鑿兩髻明其尙處子也卽今言抓髻

宋時稅重

春渚紀聞云東坡帥杭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吳味道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乃假東坡名銜

緘封據此知北宋商稅已重有名銜者免稅又可見宋之優于士大夫也

謝疊山妻死節

郭天錫手鈔諸賢遺稿云謝疊山字君直妻李節婦以君直故與二子繫金陵獄一將官欲得之李給曰爾能脫我械繫乃可議此將以爲然禱上下釋其獄李卽具湯沐約翌日出是夕伺二子熟寐解衣帶自經死藁葬城東濠二子故釋後數年子定之復往裹骨歸葬卷吾李先生謹思贈詩云猝猝多羝屈齒齒獨雉經借渠施粉黛聊與照丹青孤樵何年寄重泉底處局有人能縮地不隔短長亭見珊瑚綱法書題跋十較宋史列女傳所紀爲詳

元史譯文證補

洪文卿與許竹簣手札云金楷理記問之學無人可及其偏執自是先入爲主是其一病正惟其病故其人可用置于使館尙覺可惜彼固有爰居不樂鍾鼓之情然利之一字西人所重可以動之將來當勸合肥用之又云弟自去秋卽有志于俄事而覺朔方備乘之臆鑿乃俄之先與蒙古爲緣不考元事不能詳

俄事而蒙古與俄開釁始于西域之師則尤須考西域因此而擬作元史補傳若西域若旭烈兀諸王一一爲之補傳蓋華書失載而回書綦詳有西人譯西書以補元史爲自來讀元史者指迷抉誤度閣下亦嘉許之也特斯事體大有許多華書須查而皆一時不可驟得不稔能與瓜期俱備否矻矻伏案已歷三時大得金楷理之助他人不足共斯役也此函據後所述中俄新疆條約將屆滿期事當是光緒十五年所致則元史譯文證補實經始是時且賴金楷理之助張孟劬先生言曾于沈子培處見洪稿甚樸實無華此後付刻皆子培爲之潤色兼定新名其未刻稿尙多仍舉以還陸鳳石復交柯鳳孫柯新元史中取洪稿列傳凡十餘篇後原稿輾轉爲湘人陳毅索去云將續刻陳死遂不知流落何所矣金楷理能言元時西域事別有紀載子培嘗及見之

升斗口狹底闊

今之升斗口狹底闊起于賈似道元至元間中丞崔彧言其式口狹底闊出入之間盈虧不其相遠遂行于時見王應奎柳南隨筆之誠按秋壑作公田法大

爲元代之利不意升斗之制復利賴百世

庫路眞

唐書地理志襄州貢漆器庫路眞二品十乘花文五乘容齋四筆以庫路眞爲漆器引唐書于頔傳有襄樣漆器爲證又引唐書職官志武德七年改秦王齊王下領三衛及庫眞驅啞眞並爲統軍疑是周隋間西邊方言之誠按皮日休文藪有誚虛器一篇云襄陽作榘器安有庫路眞持以遺北虜給云生有神每歲走其使所費如雲屯吾聞古聖王修德來遠人未聞作巧詐用欺禽獸君吾道尙如此戎心安足云如何漢宣帝却得呼韓臣日休此詩尙作于咸亨中其時正羈縻突厥回紇故曰每歲走其使據元和郡縣志襄州貢賦開元貢庫路眞元和貢只云漆器或已罷斥不遺北虜矣容齋引庫眞驅啞眞爲喻謂爲西邊方言按南齊書魏虜傳舉北魏語言呼內左右爲直眞外左右爲烏矮眞曹局文書吏爲比德眞擔衣人爲樸大眞帶杖人爲胡洛眞通事人爲乞萬眞守門人爲可薄眞僞臺乘驛賤人爲拂竹眞諸州乘驛人爲咸眞殺人者爲契害

真爲主辭受人爲折潰真貴人作食人爲附真三公貴人通謂之爲羊真意真者人也胡洛真與庫路真之音略似未知卽帶杖人否唐志稱之爲乘皮詩則言有神其制如何終不可曉容齋謂白樂天曾有一說而未之見今檢白集亦未得或容齋偶然誤記耳

舞獅子

樂天西涼伎云西涼伎假面胡人假獅子刻木爲頭絳作尾金鍍眼睛銀貼齒奮迅毛衣擺雙耳如從流沙來萬里紫髯深目兩胡兒鼓舞跳梁前致辭應似涼州未陷日安西都護進來時今世俗有舞獅子者其製與樂天所詠者同予在蜀粵屢見之

唐宣州紅綾毯

樂天詠紅綾毯詩有云太原毯遊毳縷硬蜀都褥薄錦花冷不如此毯溫且柔年年十月來宣州之誠按元和郡縣志卷二十九云宣州自貞元後常貢之外別進五色綾毯及綾綺珍物與淮南兩浙相比

樂天病肺詩

肺病不飲酒眼昏不讀書端然無所作身閑意有餘雞栖籬落晚雪映林木疏幽獨已云極何必山中居予壬申病肺有勸以居山者每咏此詩婉謝之

綠絲布白輕袴

樂天集元九以綠絲布白輕袴見寄詩云袴花白似秋雲薄山色青于春草濃袴字不見字書周密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薄者曰輕容即今之銀條紗類也王建宮詞嫌羅不著愛輕容李賢詩蜀烟飛重錦峽雨溼輕容據此袴容當是一字

簪下酒五醖酒

樂天有錢湖州以簪下酒李蘇州以五醖酒相次寄到詩

繡佛

樂天集中有繡佛三事一繡阿彌陀佛贊曰金身螺髻玉豪紺目一繡救苦觀音菩薩一軀長五尺二寸闊一尺八寸紐針縷練絡金綴珠管曰集萬縷分積

千針勤十指兮度一心皆爲白行簡妻京兆杜氏作一爲繡西方阿彌陀佛與閻浮提云夫範銅設繪不若刺繡文之精勤也爲弘農郡君楊蓮花作

唐宋官選

長慶集四十六策林論選舉云國家公卿將相之具選于丞郎給舍丞郎給舍之材選于御史遺補郎官之器選于祕著校正畿赤簿尉歐陽修奏事錄云朝廷用人之法自兩制選居兩府自三館選居兩制入三館有三路往時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進士五人已上及第者皆入館職第一人及第纔十年而卽補相者今第一人及第者兩任近十年方得試館職而第二人已下無復得試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隨卽召試今但令上簿候館閣闕人與試上簿者永無試期是薦舉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也

瘦馬

世俗出資買女調習爲人作妾者謂之養瘦馬義不可解樂天集有感云莫養

瘦馬駒莫教小妓女或唐時已有此稱

傳麩

樂天詩青衣傳麩褥錦繡一條斜今人婚時新人下綵輿以紅麩替換貼地卽本于此

二娘子家書

□□□離日久思戀尤深耐煙水以阻隔□□□翹空深瞻慕之至季夏極口
□□□尊體起居萬福即日二娘子榮侍外□□□不審別後尊體何似伏維
順時倍加保重愚情祝望二娘子自離彼處至今年閏三月平善與天使司空
一行到東京目下并得安樂不用遠憂今則節屆炎毒更望阿娘彼中骨肉各
好將息勲爲茶飴好將息莫憂二娘子在此今寄紅錦一角子是團錦與阿
姊充信素紫羅裏肚一條亦與阿姊白綾半疋與阿娘充信比擬剩寄物色去
恐爲不達未敢寄埒莫恠微少今因任次謹奉狀 起居不備女二娘子狀拜
上阿娘几前六月二十一日通狗末厮窠珠外甥計得安樂今寄團巢紅錦兩

角小鏡子一個與外甥收取充信此二娘子家書增于敦煌寫經表背爲歎縣許君疑菴所得其曰充信者皮日休答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潘酒三瓶寄夜航白氏長慶集有寄兩榼與裴侍郎詩云貧無好物堪爲信雙榼雖輕意不輕唐人寄書必致物料示信明末人猶有書帕侑函不知何時直目書札爲信而無充信之物矣書中有閏三月到東京語有唐一代閏三月爲貞觀元年貞觀二十年麟德二年儀鳳元年開元二十一年天寶十一載太曆六年元和四年太和二年大中元年咸通七年光啟元年五代爲天福七年宋爲建隆二年太平興國五年此不知何屬洛陽之改東京在天寶元年此必爲天寶以後人或大中後收復河湟張義潮以瓜沙肅甘十一州內屬時所作也

唐代歲入之數

通鑑引續皇王寶運錄大中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權酷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按此時戶計爲一百七十萬此條爲自來言歲計者所未採唐世錢緡

並用故通典稱開元租庸調歲入爲五千二百二十餘萬端匹屯貫石資課勾剝四百七十餘萬此只言緡知元和以後已銀錢並用銀卽所謂錠銀

李純客殿試策

越縵堂日記庚辰四月二十一日昧爽赴中右門接卷入殿辰刻跪受題旨已刻對策直書不起草首尾俱不同俗例灑灑二千餘言不落一字未刻交卷頗自竄也有人得其試策楷法不工豪無館閣氣自填年四十六歲實少實年十歲三代爲曾祖策堂祖欽父泰其試策云臣對臣聞制科之設自漢以來所以待非常之人士得與者以爲極選而沿習旣久敷衍揚頌勦襲陳言千喙一談進身之始先市以僞非特辱盛舉也其自待已甚薄由此入仕不能抒所學以治民導俗宣力國家蓋亦明其欽惟我皇上冲齡莅阼聖智夙成凡典學之要察吏之法厚生之本整武之經惟日孜孜罔有不逮豈假愚管以裨萬一迺聖懷謙挹咨求讜言將擇滑勺以補江河取燭火以增日月開聰闡明無隱不照臣幸際斯會用敢竭其一得之愚伏讀制策有曰執中之訓爲道統所自歸夫

中者天下之大本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衷也即性命也帝德王道同出于此無性命外之理亦無理外之數洪範所言五行庶徵皆皇建其極一語有以賅之漢儒善言理者莫如董仲舒其天人三策發揮性命推極陰陽所言春秋災異亦與洪範五行相證明而朱子止取其正誼明道二語猶未滿其推說徵驗者以爲理具而數可無言也隋之王通所著中說依託論語言雖近似罪在僭經其人無可考見不足深論唐之韓愈原道爲純其優劣苟揚未爲定論有宋大儒濂洛關閩廓清衆論獨標宗旨綜其大要不外誠明敬靜四端元儒許衡許謙並興南北明儒其始大抵本金華四先生之學其後宗派日出以河東薛瑄爲朱子正傳餘莫及也制策又曰親民者莫如守與民最親者莫如令誠以治民之本自卑近始漢詔所謂與吾共治天下者守令是也而自來任此者多不得人天下之爲令者至多其選輕而途雜不特朝廷耳目所難周即大吏亦不能偏察之臣竊以爲欲祛其弊在慎天下之督撫而尤在慎選天下之郡守我朝定制以翰林御史部曹資深膺上考者出爲知府則擇之未嘗不嚴任之

未嘗不重而治效鮮聞者則以郡守仰給于州縣下吏得因事持之遂不免遷就見好優游待選疾苦利弊不復深問誠能重其祿壹其權凡屬縣之考覈專其責成部民之利害由其興革課最則增其秩任久則超其擢斯縣令有所畏而皆勉于法民近則性習而事無不舉故史漢循吏傳所紀皆賢守相而令長則缺而不書也制策又以虞書九德周官六計皆曰廉爲問蓋廉者所以定上下之分導風俗之原君臣交儆率由此道而才與廉之分陛下尤加意于此以爲才之不逮止于怠事廉之弗尙必將虐民此雖堯舜之用心不過如此臣以爲欲興廉者當務乎本本之謂何則在屏雜流省冗事絕貨賄之門嚴苞苴之禁而尤在減枝官并衆職而給其用蓋官少則糈易豐用給則法易守養其廉恥者至而或匱蓋不飭則必誅矣制策有曰自古求治之主罔不躬行節儉爲天下先臣益以知陛下自治之誠遠非前代所及也經傳之格言三代之令辟所稱儉德皆不爲民情之向背而以爲主德之盛衰至于兩漢文景明章皆號恭儉而世尤稱美文帝者非徒以惜百金之費集上書之囊也蓋文帝以高帝

甫定天下民氣未復故託言黃老淡泊無爲愛養樂利實有與天下更始之心民之被其澤者深故稱之者久否則漢世若宣帝元帝屢罷工作後世若晉武脩文及唐之明皇亦皆以禁奢淫焚服玩見書史冊而稱道弗及豈非務名與務實之分哉唐太宗時張蘊古進大寶箴曰壯九重于內所居不過容膝罷八珍于前所食不過適口宋太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明太祖曰惟儉養性惟侈蕩心凡此所言皆闇符古訓而紀言者以爲美談蓋考三君之行事爲出宮人毀蜀器服澣衣類能行其所言章章可述臣惟願階下常存惟懷永圖之心崇儉黜浮不爲名譽則百度自謹矣制策又曰整軍經武國之大經臣考古者兵農不分遂人與司馬法之制雖不可強合而賦法甸法相爲表裏故國無養兵之費野無不教之民易師之取象爲地中有水藏至險于大順蓋其義也管仲相齊參其國而武其鄙在國則爲軍在鄙則爲農觀其爲書于工商農之外別爲土鄉而云公與國子高子各分帥三鄉則兵民固已分矣後世設兵之善莫若唐者以太宗所定府兵之制也關中及諸道皆置折衝果毅

府兵皆在田長吏以時肄之無事則番上有事則征調至高宗時而其制漸廢矣馭將之善莫若宋者以太祖鑒唐末五季之弊也諸道節度使不治民而以文臣莅之籍諸鎮驍桀以爲禁兵功臣宿將皆優爵寵祿罷其事任至南渡後而其制又變矣要之唐制實暗合周禮而借其行之不久宋制則禁衛廂團諸軍皆養之官耗費日鉅而諸道虛弱兵額單零一旦有事其勢立踣禁軍遠涉多不及事此其得失參半不如府兵之善者也夫使唐能常用其府兵則必無天寶之禍宋能因禁軍之制而善變之則雖金人敗盟兩河之間猶可爲守不致行千里之境如無人也明之京師宿重兵約三十萬畿內約三十萬五衛勳臣分掌禁旅大率兵不素練營多失伍影射冒占半出市人嗣後或廢或置至于各營已虛而歲餉如故迨正德中羣盜并起乃調發邊兵徵及楚蜀兩廣苗獠天下騷然懂而後定自此禁旅不出京師而征調日繁用兵動至數十萬加餉加賦而事日亟矣凡此皆前代得失之林也昭代兵制內外繁雜無畸輕偏重之勢然自咸豐之初海內多故兵不可用始以募勇東南各省藉以克定馴

至兵益不振而勇以日驕今各省漸復額兵之制散遣勇營選其精銳以補士伍而防營未能盡撤游勇未能悉歸者則以將佐貪名糧之利督撫徇情面之私無他故也臣伏望我皇上本中和以端蒙養舉廉吏以飭治綱崇儉節以清嗜欲詰戎政以奮武略而方今天下之患尤在于民俗之奢軍卒之窳俗靡則民益貧軍惰則民益玩民貧且玩而求至治勢必不能故一人儉而天下無不儉者非規旦夕之利也禁旅強而諸道罔不治者非幸一時之功也古人制治于幾先見效于未兆胥由于此臣末學新進罔識忌諱于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越縵頗自負此策謂徐蔭軒惜其不得鼎甲以今觀之殿陛之間頃刻千言自亦難得唯策中兵制頗乖舛只足欺當時無目人耳書式皆不空擡凡自命高魁者乃如此知越縵非無意高魁者然策中寫一別字以撤作徹又倒書節儉爲儉節果吹毛以求得居二甲已爲甚幸矣

會子

元時宋會子五十一貫準中統鈔一貫見陸友研北雜志

元代鹽引

元時天下鹽課歲以引計者二百五十六萬四千有奇以鈔計者歲入百六十六萬一千餘定見陸友研北雜志

告身

宋制凡兼官皆無告說書亦只敕黃惟侍讀侍講有之唐陳尙庭縣尉告天寶三載丞相李林甫韋陟景融三人名後有稱陳尙庭四十三載俱見陸友研北雜志

宋帝節約

太祖錫后詔云朕親提六師問罪上黨未有回日今七夕節在近錢三貫與娘娘充作戲錢千五與皇后七百與充節約又泰陵時舊文簿注一行曰詔聖三年八月十五日奉聖旨教坊使丁仙現祇應有勞特賜銀錢一元見鐵圍山叢談娘娘者宋禁中稱乘輿及后妃多因唐人故事謂至尊爲官家謂后爲聖人嬪妃爲娘子至謂母后亦同臣庶家曰娘娘丁仙現者俗稱之曰丁使新法行

因設宴于戲塢中使作爲嘲諷肆其諧雜王介甫必欲斬之神廟乃密詔二王
取丁仙現匿諸王邸即其人也皆見叢談仁宗嘗與宮人博纔出錢千既輸却
卽借其半宮人皆笑曰官家太窮又借不肯盡與仁宗曰汝知此錢爲誰錢此
非我錢乃百姓錢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錢見施彥執北窗炙輠錄

舉令

范文正公始建請舉縣令佐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有舉主始得作令見張
耒續明道雜志

毛衫

南唐平徐鉉入朝見朝中士大夫寒月衣毛衫乃歎曰自五胡猾夏乃有此風
鉉鄙之不肯服在邠州中寒疾死見張耒明道雜志

嬪姪

經傳中無嬪與姪字嬪乃世母二字二合呼姪字乃舅母二字二合呼見張耒
明道雜志

宋世官蜀者不得携家

凡官于蜀者既不得以子屬行及到官例置婢見施彥執北窻炙輶錄

秦檜不事聚斂

施彥執北窻炙輶錄云張子公爲戶侍苦用度窘欲出祠部改鹽鈔見秦丞相秦曰且止若干年不出若干年不改鹽鈔矣張乃具陳當時利害俱不聽張怒乃勃然曰相公言大好看勢不可行今日事勢若此安得沽虛譽妨事實一旦緩急相公何處措辦據此知秦檜不事聚斂尙有沽譽之心也

特奏名

鐵圍山叢談云國朝科制恩榜號特奏名本錄潦倒于塲屋以一命之服而收天下士心耳亦時得遺才但患此曹子日暮途遠而罕砥厲者又凡在中末之叙得一文學助教之目而已或應出仕蓋止許一任

轉對

愧郝錄謂在京職事官轉對始于唐興元年九月之詔正衙及延英坐日常令

朝官三兩人面奏時政得失宋藝祖建隆三年二月御札今後每遇內殿起居依舊例次第差官轉對並須陳時政闕失明舉朝廷急務其間或以刑獄冤濫或是百姓急苦並可採訪聞奏凡關利病得以極言朕當擇善而行無以逆鱗爲懼如有事干要切即許非時上章不必須候輪次亦不得收拾間慢之事應副詔旨仍當直書其事不得廣有牽引卿等或屢朝舊德或間代英材當思陳力事君豈得緘言食錄矜禪闕政用副旁求之誠按轉對即輪對以在京職事官輪次而對也宋制京朝官輪對而外許以專章白事意在旁通衆情實爲臣下交關之由明代因之不改其弊相等

宋制臺省班

王溥爲相以舊族先朝令德固優待之故事一品班在臺省之後特制分臺省班于東西遂爲著式見釋文瑩玉壺清話

臚傳紀事

繆彤臚傳紀事云二十日殿試二十一日到禮部領三枝九葉帽頂二十二日

傳臚唱名舉隨禮部堂上官捧黃榜從御道出跪送至龍亭內鼓樂迎至東長安門張掛順天府尹迎彤等三人至殿內簪花酌酒用儀從送至順天府赴宴謝恩表舊例前科狀元代作所以尊前輩以其知體式也唯辛丑榜眼李子靜先生在任彤與張董兩同年登堂求見投門生帖用贄儀二十四金賞長班管家銀八兩俱照例也二十五日到禮部與恩榮宴讀卷官自滿漢大學士以下收卷官掌卷官自翰林科部以下監試御史及巡緝供給各官俱與宴皇上遣內大臣佟國舅陪宴彤一席榜眼探花一席諸進士四人一席用滿洲棹銀盤果品食物四十餘品皆奇珍異味極天厨之饌御賜酒三鼎甲用金盃隨其量盡醉無算宮花一枝小絹牌一面上有恩榮宴三字狀元用銀牌四月初二日午門外賜彤袍帽水晶金頂涼帽一頂鑲蟒石青朝衣一件玳瑁銀帶一條荷包牙筒刀子俱全馬皮靴一雙當時更易率諸進士行三跪九叩頭禮榜眼探花以下俱折鈔五兩初六日著賜袍入朝親捧謝恩表跪丹墀下內閣收進匣用黃綾包用銷金龍袱初七日國子監釋褐二十日吏部引見二十二日奉

旨授彤祕書院修撰二十四日吏部宣旨二十五日入朝謝恩至內閣見滿漢大學士行一拜三叩頭禮舊規兩拜六叩頭大學士受一答一今滿洲大學士省答拜之禮止行一拜禮見學士二揖二十八日到任先謁孔廟次謁土地祠三十日到教習老師處投帖五月五日會同館諸同年于金魚池二十六日進衙門候教習老師大到任歸寓放假三日然後進館讀書

唐時俸錢

容齋詩話卷六云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載于詩雖波及他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無餘積可以概見矣因讀其集輒叙而列之其爲校書郎曰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爲左拾遺曰月慙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兼京兆戶曹曰俸錢四五萬日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困贈江州司馬曰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壁記曰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罷杭州刺史曰三年請祿俸頗有餘衣食移家入新宅罷俸有餘資爲蘇州刺史曰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爲賓客分司曰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嵩

洛供雲水瑀庭乞俸錢老宜官冷靜貧賴俸優饒官優有祿料職散無龜縻官
銜依日得俸祿遂身來爲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閒居不可忘不赴同州曰誠
貪俸錢厚其如身力衰爲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又
閒俸厚薄百千隨月至七年爲少傅品高俸不濫其致仕曰全家遜此曾無悶
半俸資身亦有餘俸隨日計盈錢貫祿逐年支粟滿園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
千其泛叙曰歷官凡五六祿俸及妻孥料錢隨官用生計逐年營形骸僂俛班
行內骨肉勾留祿俸中其他人者如陝州王司馬曰公事閒忙同少尹俸祿多
少敵尙書劉夢得罷賓客除祿監祿俸略同曰日望揮金賀新命俸錢依舊又
如何歌洛陽長水二縣令曰朱綬洛陽官位屈青袍長水俸錢貧其將下世有
達哉樂天行曰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畝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
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一味其言雖曰飲
貪泉亦知斟酌矣觀其生涯如是蘇東坡云公廩有餘粟府有餘帛殆亦不然
之誠按據此可以考唐時俸祿之制

宋人服飾

江鄰幾醜泉筆錄云司馬公又說婦人不服寬袴與襜製旋裙必前後開勝以便乘驢其風始于都下妓女而士大夫家反慕之曾不知恥辱如此又涼衫以護朝服以褐紬爲之以代毳袍韓持國云始于內臣班行漸及士人今兩府亦然獨不肯服筆錄又云錢明逸知開封府時都下婦人白角冠闊四尺梳一尺餘禁官上疏禁之重其罰告者有賞又云京師風俗將爲婚姻者先相婦相退者爲女氏所告依條決此婦人物議云云以爲太甚

交子

張乖崖以劍外錢緡輜重沒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一界換之始祥符辛亥今熙寧丙辰六十六年計已二十二界矣雖極智者不能改見釋文瑩湘山野錄

忽雷

鱗魚名忽雷歐陽紹興雷門人號忽雷秦叔寶馬亦名忽雷駁又御器琵琶名

大小忽雷馮道子琵琶名遠殿雷見謝肇淛文海披沙八

曆日後附甲子

文海披沙卷八云今曆日之後留六十甲子其來已久宋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鑑建言六十甲子之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爲當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猶見本年號下司天議之遂爲定式不知國朝六十之制又從何時而變也之誠按清制曆日後附兩周甲子亦不知何時而變

余國柱之貪

余公罷相倉皇出都以節中所收蠟燭贈一親故鬻之得八百金又有一屋新漆葫蘆云是相國夏日偶需此以押簾旌門下士競獻之皆縷金錯綵積之遂滿一屋也見柴桑京師偶記

康熙時盜風

京師偶記云紙糊套在眞定贊黃縣境其中萬山層疊與北直河南山西二省之地犬牙相錯逕路叢達國初以來有積寇盤踞險要賦稅不供招納亡命時

出四劫自淮巖寺以內吏不敢問于公成龍再撫北直慮爲肘腋之患特疏聞於朝以重兵躡之有十餘人出降其餘孽猶竄伏山谷中拊循之責是在守土者之誠按清初據險自守以抗清如交山之類皆義士也不當以盜論偶記又云于公成龍撫北直於大道築長牆以禦響馬趙恒夫有詩云百里長牆攔馬賊綠林昨夜繞官衙則真盜矣柴桑此記大約作於康熙丙子乃近畿盜熾如此則內地可知矣

慈仁古松

柴桑京師偶記云己未春初至京師即往相國寺看古松離奇屈曲俱作龍形不覺歎絕丙子秋復理游屐古松無一存者據此知道光時慈仁展禊諸詩所咏者已爲康熙以後補種今所存又道光以後補種者

臙韃子

柴桑京師偶記引葉子奇草木子云元朝北人女使必得高麗家童必得黑厮不如此謂之不成仕宦今旗下貴家必買臙韃子小口以多爲勝競相誇耀男

口至五十金女口倍之按所云黑厮或即崑崙奴之類所云騰韃子乃指蒙古
東嶽廟劉元塑像之毀

王士禎居易錄云庚辰三月朝陽門外東嶽廟大殿廡皆燼獨左右道院無恙
特發內帑並令在京在外大小官員捐助並以裕親王監視之閱歲始畢上親
臨幸焉廟中仁皇帝炳靈于司命君四丞相像皆元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
祕書監劉元所塑元最善摶換之法天下無與比至是皆毀于火

鉢露那國

馬愈馬氏日抄云戴德潤一日過予曰西域人進駝雞在會同館中盍觀焉遂
與之偕往至則雞高四五尺毛紫赤色長距大喙又有鳥如鷹狀頭有二角與
鷹無異身皆黃金色解國人語言順其指揮觀畢值通使卜馬琳相遇問其國
夷乃西域鉢露那國人也具道其使臣坐臥尊嚴言語不苟飲食潔精言行有
禮德潤欲往窺之琳曰彼有擯者不可得窺我導子見之彼弗敢慢如其教以
往及門擯者膝行以告召琳入與語乃具衣帽請見予二人入使乃降牀相迎

揖後拱手再四仍升牀盤膝而坐余二人對牀坐窻下琳坐右側胡牀上琳以國與彼通訪謁意彼復拱手相謝觀其所戴帽如僧帽毗盧式相似乃白鳥羽爲之者頂上嵌一紅鶻石週圍有金絲相間髮垂向後若四五寸長珥金兩環衣淡紫大袖如道家氅衣內裙繫在胸次垂兩紫帶甚闊躡革履去履升牀須臾茶至乃已茶也各注少許于椰杯中啜之茶罷一搯者捧一小黑盒膝行上供果使臣取一枚在手命以取相傳余輩各取一枚果如橄欖形而色黃白彼先食之余輩皆食果味甘辛核如棗心與肉不相粘搯者持盒去不再進蓋珍之也余二人但以目視彼不能通一語坐少頃與琳語欲辭去琳耳語云食彼茶果敬之至也有手帕之類在手可酬謝而去袖中俱無余只有天蠶絲所縫摺疊蒲葵扇世亦艱得即出以爲謝琳致意焉使臣把玩再四拱手笑謝余輩告辭彼命琳留坐搯者移熏爐在地中枕內取出一小盒啟香爇之香雖不多芬芬滿室即以小盒一枚盛香一枚與語琳久之命以扇酬琳傳其語云此特迦香也所爇者即是佩服之身體常香神鬼畏伏其香經百年不壞今以相酬

祇宜收藏護體勿焚爇之國語特迦唐言辟邪香也余締視之香細爇淡白如雀卵臭之甚香連盒受之拜手相謝辭退間使臣復降牀躡履再揖而出歸家爇粒米許其香聞于鄰屋經四五日不歇連盒奉于先母先母納篋笥中衣服皆香十餘年後余尙見之先母即世篋中唯盒在而香已失矣嘗讀博物志云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國所乏不禮其使留京師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奏其香帝取看之大如燕卵三枚與棗相似帝不悅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請見請燒所貢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既爇香宮中病者登日盡差長安中百里盡聞香氣九月餘日香猶不歇帝乃厚禮之遣送還國觀于此則香之驅病辟邪理或有之但偶未之試耳

盧思道詩

北齊盧思道聘陳陳主令朝貴設酒食與思道宴會聯句作詩有一人方便譏刺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正肥驢爲北人食榆吳地無驢故有此句思道接

筆卽續之曰共餓分炊水同鑪各煮魚爲南人無情義同炊異饌也故思道有此句吳人甚愧之又散騎常侍隴西辛德源謂思道曰昨得羌媼詩唯得五字卓陂垂肩井苦無其對思道尋聲曰何不道黃物插腦門見劉敞南北朝雜記之誠按北史唯有開皇初奉詔郊勞陳使不及使陳事此條見太平廣記二百四十七引談藪原父雜記皆撮錄廣記并及題目頗亦足以證史

白衣觀音

龔明之中吳紀聞卷四云慧感夫人舊謂之聖姑或以爲大士化身靈異甚著祝安上通守吳邦吳邦事之尤謹每有水旱唯安上禱祈立驗後以剝薦就除台守旣至錢唐詰旦欲渡江夢一白衣婦人告之曰來日有風濤之險旣覺頗異之卒不渡至午颼風條起果覆舟數十獨安上得免一夕盜之祠中竊取其旛平旦廟史入視之見一人以旛纏其身環走殿中因執以問答曰某實盜也夜半幸脫已逾城至家矣今不知潛制于此神之威靈使然敢不伏辜建炎間賊虜將至城下有一居民平昔謹于奉事夢中告之曰城將陷矣速爲之避謹

勿以此告人佛氏所謂劫數之說不可逃也不數日兵果至其他神驗不一後加封慧感顯佑善利夫人今參政范公作記張堯日嘉禾百咏云唐咸通間郡中有木在水濟人遇淨則浮逢臆則沈人知其異取鑄觀音像纔畢面目手指皆有光采人稱木紋觀音又作目紋初在五臺院後以兵火移精嚴寺東廡紹興十一年邦人禱賜重新其字先是郡守曾侯曾夢白衣人曰我當此方致雨奈面目不淨三十里無所見不能與衆聖會明日詰之果匠者用雞子牛膠調粉故爾遂改新之乃應

劉孜

誠按曰聖姑曰衆聖皆非佛徒所宜有故世有疑爲聖瑪麗亞者謂景教經禁後尙傳於民間也

鄭獬字毅夫嘗作吳江橋詩寄劉孜叔楸劉時爲吳江尉亦有和篇皆刻之石鄭詩題云寄同年叔楸祕校刻于詩前其位加榜下二字于其上乃原父之弟也見龔明之中吳紀聞四然則三劉當稱敞敞孜矣

唐珏葬宋六陵事

元人撰東園友聞引華亭夏頤所說宋太學生會稽唐珏字玉潛收葬宋諸陵

有夢中詩四首其一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持寒瓊出幽草
四山風雨鬼神驚其二曰一杯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
意年年杜宇泣冬青其三曰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雅水到蘭亭轉
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其四曰珠鬼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去年
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又作冬青行二首馬箠問饒形南面欲起語野齋尙
純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蛟龍掛茅宇老天鑑
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
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元人鄭元祐遂昌山
樵雜錄紀此事則以收葬高孝事歸于永嘉林景曦且謂葬于永嘉景曦有夢
中詩十首云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
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
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節
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又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

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
萬年觴底月之誠案謝翱晞髮集卷四有冬青樹引別玉潛詩則冬青行爲唐
珣首唱可知元祐所記已在宋亡五十六年後或傳聞之誤或唐林共改葬之
事亦未可知

散聖

遂昌山樵雜錄記宋僧溫日觀事謂惟鮮于伯機父愛之溫時至其家每索湯
浴鮮于公必躬爲進澡豆其法中所謂散聖者其人也之誠按日觀爲葛嶺瑪
瑙寺僧僧法殊無所謂散聖其不可解

鄭所南

鄭元祐遂昌山樵雜錄云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于吳
宋亡遂客吳下聞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歲入爲祠其祖禰遇諱
必大慟祠下而先生併館穀于寺焉先生自宋亡矢不與北人交接于友朋坐
間見語皆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爲異其上世本業儒而先生于

佛老教則喜之平日喜畫蘭疏花簡葉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
詭特蓋以據其憤懣云吳人好事者爲板刊其所謂錦錢集者于世若先生在
周爲頑民在殷爲義士蓋不易窺其涯涘云

南宋亡國之慘

鄭元祐遂昌雜錄所紀多禾黍之悲如曰尤公爲江浙平章每出見杭士女出
游仍故都遺風前後雜沓公必停輿或駐馬戒飭之曰汝輩尙營營睡耶今日
非南朝矣勤儉力作尙慮不能供徭役而猶若是惰游乎時三學諸生困甚公
出必擁呼曰平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小
鈔探囊撮予之遂建言學校養士從公始又曰國初富初菴先生占宋故都其
地五六十餘年後會見城市生荆棘不如今多也今杭州連厄于火災復困于科
徭視昔果不逮又曰倪元鎮出應門戶不勝州郡之賤剝也貲力遂耗滅據此
則胡元入據中原削平江南後民不堪命可知又引鄧光薦詩曰行不得也哥
哥瘦妻弱子羸孛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

不得也哥哥引汪水雲詩曰西塞山前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唐江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驚蹕三宮灑淚濕鈴鸞兒童贖遣追徐福厲鬼終富滅賀蘭若說和親能靖國嬋娟應是嫁呼韓皆極沈痛其紀楊連真伽發宋陵寢并發林和靖墓與周密癸辛新識所謂東南無不發之墓足相映證又紀趙宛丘言一日哨馬南歸睹一纍囚兩足凍垂墮呻吟餓凍高足問宛丘之父問囚爲誰囚頓蹙曰吾南宋官人廬州通判胡某城破爲所虜云云官人如此則人民之爲俘虜者困苦更不堪問矣癸辛雜識謂凡今之北人虐南人蓋有數若南人恃北勢以虐南人者此神明之所甚怒罪無赦委之于數誠痛心之論而胡元所以虐中國者乃得藉以窺見一斑若輟耕錄所載想肉言食人事又忍之甚者矣

李卓吾

陶晉英楚書云蕪黃之間近日人文翹發泉涌然士風與古漸遠好習權奇以曠達爲高繩墨爲恥蓋有東晉之風焉然其一段精光亦自鏟埋不得毋論士

大夫即女郎多有能詩文者如周元孚董夫人輩又毋論詩文近且比丘尼輩出高談禪理如所云澹然明因自信等余蓋於李卓吾八觀晉問中崖略見之李以菩薩身自任雖迹太奇其與耿司寇以學問相傾不啻判及

眼鏡

向在京師嘗于指揮胡鑑寓所見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廟賜物如錢大者二其形色絕似雲母石類世之硝子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而衍之爲柄組制其末合而爲一岐則爲二如市肆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辨細字張此物于雙目字明大加倍近者又于孫景章參政所再見一具試之復然景章云以良馬易得於西域賈胡滿刺似聞其名爲優逮見文琳琅琊漫鈔

檮杌閒評

檮杌閒評不詳撰人其所載侯魏封爵制辭皆不類虛構述忠賢亂政多足與史相參繆藝風藕香移別鈔云弘光朝工科給事中李清爲其祖李思誠辨冤思誠由翰林轉福建副使與呂純如比而媚稅監高寒逆賢用事仍復原官歷

升禮部尙書頌美逆奄有純忠體國大業匡時等語故入逆案按酌中志云河南右布政使仰志完叢三千金饋崔呈秀謀升京卿爲邏卒所獲思誠寓呈秀比鄰乃卸罪於思誠因之革職映碧欲辨三千金之誣則可欲辨入逆案之冤則不可純忠體國大業匡時是何等語尙以爲不當入逆案耶檣杌閒評亦載此事因心疑亦映碧所撰之誠案檣杌閒評紀事亦有與三垣筆記相發明者總之非身預其事者不能作也謂之映碧所撰頗有似處

明珠墓

藝風丈藕香移別鈔云英煦齋皂角屯龍母宮詩云金谷已生周道草石龕猶膾相公牌原注康熙明相墓道近在咫尺頹敗過甚佛殿東楹佛龕內尙供相公石主別鈔又云積水潭上高廟是明相家祠

通天犀

宋人競貴通天犀姚寬西溪叢話云犀以黑爲本其色黑而黃曰正透黃而有黑邊曰倒透世人貴之其形圓謂之通天犀張世南宦游紀聞云通天犀腦上

角千歲者長且銳白星澈端能出氣通天則能通神可破水駭鷄故曰通天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綿者以盛米鷄見則駭其眞者刻爲魚銜入水水開三尺俗所謂離水犀者是也犀胎時見物象戾天則形于角上故曰通天犀

世本

遷溪叢話謂姓氏之學若以聖賢所本如子姓媯姓姬姓姜姓之類各分類聖人受姓所從來以迄春秋所紀用世本苟况譜杜預公子譜爲法則唐虞三代列國諸侯皆可成書據此則姚寬猶及見世本矣

五通

輿地紀勝云五通廟在婺源縣大觀三年賜廟額宣和五年封通貺通祐通澤通惠通濟侯乾道淳熙屢封各八字其告命云江東之地父老相傳謂兄弟之五人振光靈二千載

梁山濼

宋時梁山濼久爲盜區說部因附會宋江事據孫升孫公談圃云蒲恭敏宗孟

知鄆州先是寇依梁山濠縣官有用長梯窺蒲葦間者恭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濠中賊既絕食遂散去考宋史本傳宗孟知鄆州在熙寧時傳中亦及治梁山濠盜事晁以道晁氏客語云蒲傳正因鄆州梁山賊事責詞云汝不以龔黃爲心朕獨不愧孝宣之用人乎王荆公欲決濠爲田劉貢父譏以再掘一梁山濠當亦在此時

燈花婆婆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萬歷四十五年二十二日記云從沈景倩借得燈花婆婆小說閱之乃鶯脰湖中一老獼猴精也宋咸淳中攪震澤劉諫議家遇龍樹菩薩降滅

寸磔

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劉瑾被四千二百刀鄭鄭三千六百刀李慈銘日記亦言之此竄也據張文寧年譜記劉瑾被誅事云奉旨劉瑾凌遲三日剉屍梟首仍畫影圖形榜示天下又云即呼本吏隨邀該司掌印正郎至西角頭劉瑾已

開刀案。連日數割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頭一日例該
先割... 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動刀則有血流寸許再動
... 犯人受驚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剛畢開膛則內皆從此出想
... 順天府宛平縣寄盜縛數刻瑾尙食粥兩碗反賊乃如此次
... 日瑾就刑頤言內事以應核桃塞口數十刀氣絕又謂到
... 一大斧胸去數丈逆賊之報亦慘矣又據計六奇北略紀鄭鄭事云十
... 月八日二十一日黎明割之旨乃下外擬原不至是許曦是早來促同往
西市俗所云甘石橋下四牌樓是也時尙無一人止有地方夫據地搭廠與豎
一有丫之木在東牌坊下舊規殺人在西而剛在東也廠則坐總憲司寇秋卿
之類少停行刑之役俱提一小筐筐內俱藏貯鐵鈎與利刃時出其刀與鈎類
以砂石磨厲之辰已二刻人集如山屋皆人覆聲亦嘈雜殊甚奎陽坐於南牌
樓下坐筐籃中科頭跣足對一童子囑付家事絮絮不已傍人云西城察院未
到尙緩片刻少頃從人叢中昇之而入遙望木丫尙聞其這是何說者連詞于

鼎沸中忽聞宣讀聖旨給句聲高照律應劓三千六百刀劊子百人羣而和之如雷震然人盡股粟也砲聲響後人皆跣足引領頓高尺許擁擠之極亦原無所見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見有丫之木指大之繩勒其中一人高踞其後伸手垂下取肝膽二事置之丫巔衆不勝駭懼忽又將繩引下而塞陽之頭突然而興時已斬矣則轉其面而親于木背尙全體聚而割者如蝟須臾小紅旗向東馳報風飛電走云以刀數報人大內也午餘事完天亦闇慘之極歸途所見買生肉以爲瘡癩葯料者遍長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氣節功名顯宦竟與參朮甘皮同奏膚功亦大奇矣之誠按北略所述與張譜已微有不同豈正德崇禎相去已遠行刑已略有變易耶張譜親預監斬其言自極可信北略言三千六百刀或聞聽之訛且謂律載大明律亦無此規定也然張譜謂劓三日則明明與尋常凌遲不同或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爲加等之刑故名寸磔

廷杖

明代廷杖每于午門下行之不知其杖法若何何以每每致死據張文寧年譜

所記逆瑾在午門前打問情形云舊例午門前只於錦衣衛直房門首是日擊瑾纔定不知何官傳言上御門擊瑾向前擊到午門御道東跪又云錦衣衛掌衛事指揮劉璋出班跪奏請旨打多少亦不聞傳語須臾即起云有旨打四十當值官校齊聲答應訖有一官大聲云打四十擺著棍五棍一換打每一宣言則各的校齊聲答應如前響振殿庭劉瑾則洗剝反接二當駕官揪其鬚髮一棍插背挺直復有一闊皮條套其兩膝扣住一棍壓定用棍打其前腿名曰攔馬五棍畢一官叫喚邀喝答應一一如前打四十後方問之誠按明史刑法志亦言廷杖令錦衣衛行之他書記被廷杖者亦五棍一換有打著問與好生打著問之旨張譜所記頗與之同疑打問即廷杖也

亭林年譜

張穆撰亭林年譜略於亭林行事及一時交游唯以詩文目散見于年下頗病疏略張本蓋本于上元車明經持謙字秋舫所輯車本於崑山吳廣文映奎吳本於亭林撫子衍生桐城胡維君虔大興徐松星伯皆嘗撰次亭林年譜未刻

見甘熙白下瑣言平步青景孫有校補顧亭林年譜見越縵堂日記

庚子大運傳辦磁器

得九江關光緒二十六年分大運傳辦磁器報銷清冊四種曰雜項錢糧清冊如裝費運費工人工食之類計用銀九千五百六十五兩二錢曰傳辦磁器清冊凡分大運琢圓磁器實用瓶盤碗盅各磁祭器三項皆以面積折成尺寸再計坯胎工費分泥土釉料做坯工飯做細工飯雜用人夫工飯雜項器具傢伙柴價炭價鑲方工飯顏料畫彩工飯畫填工飯吹色工飯燒爐工飯每件欸字等費花瓶則有接雙耳工料等費攤爲每件價值若干燒成磁器分上色次色及破損件數上色進呈次色變價破損存查計是年呈進者其大運琢器天青釉四方象耳瓶五十六件每件原製價一兩四錢六分均釉四方杏元雙瑄瓶一百五十四件每件一兩六錢九分哥釉四方杏元雙瑄瓶六十五件每件一兩六錢五分哥釉四方八卦瓶七十件每件一兩五錢五分廠官釉太極紙鎚瓶三十一件每件一兩二錢青花起線玉堂春瓶二百十九件每件二兩四分

其大運圓器彩夔鳳串花大碗四百三十一件每件二兩三錢彩八吉祥串花九寸盤二百九十七件每件一兩三錢青西蓮五寸盤一百二十五件每件九分八釐青西蓮五寸大碗二百十九件每件二錢三分青雲鶴八卦中碗一百二十九件每件一錢二分五彩水仙花酒盅一百十四件每件八分二釐紅龍盅一百十六件每件七分六釐青雙龍茶碗三十五件每件八分三釐霽紅七撇口酒寸盤二百七十件每件七錢五分青雙龍滿尺盤五十二件每件三錢一分嬌深黃暗龍湯碗二十六件每件二錢二分嬌黃暗龍中碗三十九件每件三錢三分嬌黃茶盅二十件每件一錢二分嬌黃暗龍墩式中碗四十三件每件三錢一分藍地彩黃雲龍九寸盤三百一件每件一兩三錢青夔鳳滿尺盤四十二件每件一兩三錢青花三果班子中碗十九件每件一錢一分填白釉寶燒紅團鳳中碗十九件每件一錢二分嬌黃暗龍撇口湯碗十九件每件二錢一分藍地彩黃雲龍茶碗五十五件每件三錢三分青雙龍六寸盤二十件每件一錢二分青花蠶紋壽字滿尺盤三十五件每件三錢一分霽紅六寸

盤一百四十件每件五錢六分青木樨花茶碗三十七件每件八分九釐五彩寶蓮中碗三十八件每件三錢三分紅地白竹茶碗七十一件每件四錢三分霽青中碗五十八件每件四錢九釐青三友人物六寸盤二十五件每件一錢五分紫金釉湯碗二十八件每件五分三釐五彩暗水綠龍六寸盤二百五十六件每件九錢二分東青釉紅團鳳中碗十八件每件二錢四分七釐五彩蠶紋如意七寸盤一百二十七件每件五錢六分五彩鴛鴦荷花茶盅十三件每件一錢二分內青花外彩荷花大碗五百七十二件每件一兩三錢霽青白裏茶碗十六件每件二錢七分五彩八寶茶碗十七件每件四錢六分紅海水青花八仙大碗三百九十九件每件九錢二分內青花外彩荷花碗二百六件每件七錢八分五彩八吉祥碗一百九十六件每件九錢六分綠花桃澆黃碗十四件每件二錢二分內紫龍外雲鶴澆黃五寸碟三十四件每件四錢四分內紫龍外雙蚩澆黃三寸碟二十三件每件二錢六分四號澆黃碗十六件每件二錢四分青雲鳳五寸盤十四件每件一錢一分內紫龍外葡萄澆黃四寸碟

十四件每件三錢四分五彩龍鳳中碗三十三件每件六錢其奉旨賞用青花起綫玉堂春瓶一千二百十四件每件原製價二兩四錢七釐白地五彩百碟玉堂春瓶一千三百四十三件每件八兩五分白地五彩紅白蝠玉堂春瓶一千六百六十九件每件八兩六錢天青釉描金皮球花玉堂春瓶一千七百八十一件每件十二兩三錢哥釉四方八卦瓶四百五十五件每件一兩五錢均釉四方杏元雙瑄瓶四百七十四件每件一兩六錢九分白地紅雲龍足尺大盤一千九百六十二件每件三兩五錢五彩八吉祥串足尺大盤二千一百十三件每件三兩九錢裏外霽紅七寸盤三百十五件每件八錢一分青雲鶴八卦中碗三百三十一件每件一錢二分裏外霽青七寸盤二百七十六件每件八錢一分五彩果碗三百七十八件每件八錢一分紅龍酒盅二百九十件每件七分六釐其預備御茶膳房賞用粥菜之差使用白地紅五蝠五寸碟二千三百一件每件五錢四分青西蓮五寸碟六百三十九件每件九分八厘預備敬事傳房賞賜應用紅龍酒盅九百八十二件每件七分六厘水仙花酒盅六

百三十六件每件八分二厘其各磁祭器奉天殿後殿供獻應用粉定大白磁盤八十一件每件原製價三錢四分小白磁盤四百十四件每件九分一厘供鮮應用大白磁盤二百六十四件每件一兩三錢七分壽皇殿供鮮應用大白磁盤三十九件每件三錢四分奉天殿後殿供鮮應用粉定小白磁盤八百五十五件每件九分一厘大白磁盤二百三十一件每件一兩二錢七分壽皇殿應用黃磁碗七百五十九件每件一兩二錢五分計共用銀七萬五千三百零六兩曰各磁次色變價清冊計一萬七千九百十五件照製造實發銀價減三成變繳計共三萬二百三十三兩二錢曰報銷磁務清冊燒造二萬四千九百八十八件計共用銀八萬四千八百七十二兩讀此亦一朝掌故也不特可知當時磁值而清季每年傳辦磁器實費不過五萬兩皆動支九江關常稅御用磁之數復減於賜用及祭用之數不能謂爲多無益之費也聞後來洪憲造磁四萬件報銷至二百四十萬元冒濫可知既有次色變價之例則官窯磁器流轉人間當復不少乃不數數見何耶若非曠遺內務府官吏即爲并未燒造姑

爲浮報以乾沒三成之費暇當訪之曾任九江道者是年官九南道督理關務兼管窰廠者明某也

王琪刻杜工部集

嘉佑中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蘇守王琪家藏本讐校素精即俾公庫使鏤板印萬本每部爲直千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買十許部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廚見陳眉公太平清話

茶博士

今世稱茶博士未知所由始據陳詩教花裏活云常伯雄善茶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乃召伯熊伯熊著黃幘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顧左右刮目茶熟李爲啜兩杯既到江外復召陸羽羽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茶畢季卿命取錢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鴻漸夙游江介通狎勝流遂收茶錢茶具雀躍而出旁若無人則茶博士之稱在唐已有之矣

咱們

周密癸辛雜識記河間府燒餅主人曰咱們祖上亦是宋民流落在此據此則咱們之稱元初已有之

五色石

陳眉公太平清話云甲午八月游秣陵買客以白瓷盞貯五色石子售之索價甚高其石出六合山礪礪澗村中裹糴負鐮從雨後覓之山深無人烟往返六十里甚則幾至凍餓得病死者于是吳人從澗旁結草棚以市酒食而負石者始衆此風唯萬歷甲午始見之陳貞慧秋園雜佩云寸許石子索價每以兩計

鸚鵡杯

鸚鵡杯即海螺產于文昌海面頭淡青色身白色周遭間赤色數稜好事者用金甌歸凡頭頸足翅均備見明顧訢海槎餘錄

馬四

崇禎癸未重九日寒山趙子惠來吾禾訪女史黃皆令携其先世凡夫所遺物欲售余因得觀此卷臨宅書并衡山手錄甫田全集李北海墨迹宋元人畫及古

澄泥硯作陰陽對扇開合仿宋白玉飛鸞楊萱彩描漆鱗魚耳宣爐種種又子
惠近作云盛夏非關逼歲除飢風偏不借吹噓抽毫那有生花筆展卷寧無蠹
字魚一束有懷人杳渺榮枯不肯任親疏斷雲孤月魂無倚荏苒年華獨掩居
歎題扶風馬昭從夫姓也詩與字不下其先陸卿子至寫生逼真其母氏文淑
也惜不免去嬌歎耳佳人薄命自古爲然矣見珊瑚網法書題跋九

東坡咏弓足詞

塗香莫惜蓮承步長愁羅襪凌波去只見舞回風都無行處蹤偷穿工樣穩並
立雙趺困纖妙說應難須從掌上看見珊瑚網法書題跋

骨董續記卷三

江寧鄧之誠文如輯

眞賞齋賦

豐道生爲梁溪華氏作眞賞齋賦其藏書云暨乎劉氏史通玉台新詠上有建業文房

之則南唐之初梓也聶宗義三禮圖俞言等五經圖說乃北宋之精帙也苟悅

前漢紀袁弘後漢紀紹興間刻本嘉史久遺許嵩建康錄陸游南唐書載紀

攸罕宋批五禮五采如新古注九經俞石湖跋南雍多闕蘇子容儀像法要亟

稱于諸子張彥遠名畫記鑒收于子昂相臺岳氏左傳建安黃善夫史記六臣

注文選郭知達集注杜工部詩共九家曾南豐序次李翰林集三十卷五百家注

韓柳文在朱子前齋中劉賓客集共四卷內白氏長慶集七卷歐陽家藏集

刪繁補闕八十三蘇全集王臨川集世所傳止一百卷唯管子韓非三國志大字

本淳熙乙巳刊于鮑參軍集十卷花間集紙墨精好雲溪友議十二卷詩話總龜一百

卷阮經鉅堂雜志八卷金石略鄭樵著寶晉山林拾遺八卷孫東觀餘論樓

閱編

魏等跋宋刻初印紙墨獨
精卷帙甚備世所希見

唐名畫錄

朱景

五代名畫補

劉道醇補

宋名畫評蘭亭考

世昌集

皆傳自宋元遠有端緒又其器物云若齋中柴桑小兒寶晉舊物下

有芾字押白金羊鼎乃商時諸侯所用之器子石硯色紫若嫩肝一眼徑寸餘
有黃暈淺深入重間以白質青花點傳唐三藏自西域歸過峨眉山寶硯谿見
兩石子鬪攬得其一以爲硯常有五色光又古玉小熊長不及寸腹下篆刻文
曰能使人不衰細如粒米古玉印章有東漢楊彪文先四代相印朱文虎紐雕
刻精工神韻生動旁皆碾花又一印曰三槐之裔通身古臥蠶朱文螭紐刻身
而奇溫潤無比高宗吳后二印賢志堂印白文螭紐賢志主人覆斗臥蠶俱精
絕其白玉螭紐三印改刻瓢印曰眞賞方印曰華夏一曰眞賞齋印扁則李西
涯八分書以米元章有平生眞賞印也見珊瑚網書評二十三

分宜嚴氏籍物

珊瑚網書憑跋嚴氏書品云其石刻法帖共三百五十八誥賜及欽賜詩賦外
聖諭至二千八百七十八道累朝寶錄八部計五百七本手抄宋元書籍二千

六百十三本沒入大內一應經史子集等計五千八百五十二部套發各儒學貯收一應道佛各經訣計九百一十四部套發各寺觀供誦而所藉錠金條金餅金葉金沙金碎金及金器金飾共三萬四千五百餘兩內首飾之奇者有大珠貓睛天上長庚人問壽域二副淨銀及銀器銀飾共二百二萬七千二百餘兩玉器計千件最古者有始建國元年注水玉匱晉永和鎮宅世寶紫玉杯盤玉帶計二百餘條犀象璫瑁諸香帶稱是金鑲牙筋二千餘隻珠寶琥珀共重五百七十餘兩珍奇器玩共三千六百五十餘件內有嵌寶金象駝水晶鏡二架上具寶蓋珍珠絡索紫窰計二十四件外有珊瑚樹六十株金鑲龍卵甕五個古刺水薔薇露十三罐空青五枚硃砂計六百四十餘斤沈香奇楠計五千餘斤織金妝花段絹綾綢紗羅葛瑣伏蕉布共一萬四千三百三十餘匹男女衣服及貂裘襖共一千三百餘件內宋錦二百餘匹弓鞞之珍麗者至一千八百雙金銀鉸川扇墩扇襄扇倭扇團扇戈折扇玳牙諸香扇共一萬七千六百餘柄名琴共五十四張有清流春雪寒玉激玉響泉冰泉秋月垂月霜鍾秋風

調古一天秋萬壑松雪下鍾秋澗泉玉琮琤玉壺冰清廟之音咸通之寶鳴雷
震電九霄鳴佩月下冰玉萬壑松聲流水高山蒼龍噴玉寒江落雁及流金古
銅琴大理石琴餘盡斷紋金徽水晶玉軫足古硯除端溪龍尾外有漢未央宮
硯銅雀臺硯唐天策府製貞觀上苑硯宣和殿硯東坡天成硯玻璃石二面硯
崑璧硯白玉硯都丞文具六副內佳玩不可枚舉古銅鼎彝罇壺之類計一千
一百二十七件

李明仲所著書

李明仲誠所著書有續山海經十卷古篆說文十卷續同姓名錄營造法式二
十四卷琵琶錄三卷馬經三卷六博經三卷見陸友研北雜志

紹興稽古錄

京師人有紹興稽古錄二十冊蓋當時所藏三代古器各圖其物以五采飾之
又撫其款式而考訂之如宣和博古圖而加詳近世諸家所收者咸在焉陸友
研北雜志

大食薔薇露

舊說薔薇水乃外國采薔薇水上露殆不然實用白金爲瓶爲甌採薔薇花蒸氣以成水則屢採屢蒸積而爲香此所以不敗但異域薔薇花馨烈非常故大食國薔薇水雖貯琉璃缶中蠟封其外然香猶透徹聞數十步灑著人衣袂經十數日不歇也至五羊效外國造香則不能薔薇種第取素馨茉莉花爲之亦足襲人鼻觀云但此大食國真薔薇水猶奴爾見蔡條鐵圍山叢談

醉拂菻

鐵圍山叢談謂太宗時得巧匠因親督視于紫雲樓下造金帶得三十條匠者爲之神耗而死以一賜曾彬一自御之後隨入熙陵餘二十八條命貯之庫號鎮庫帶又謂中興之十三祀有來自海外忽出紫雲帶止以四銜視吾其金紫磨也光艷溢目異常金其文則醉拂菻人皆笑起長不及寸眉目宛若生動雖吳道子畫所弗及若其花紋則有云七級層層爲之鏤篆之精其細微之象殆入于鬼神而不可名且往時諸帶方銜不大此帶乃獨大至十二緙是在往時

爲窮極巨寶云云

龍茶

建溪龍茶始江南李氏號北苑龍焙者在一山之中間其周遭則諸棄地也居是山號正焙一出是山之外則曰外焙正焙外焙色香必迥殊此亦山秀地靈所鍾之有異色已龍焙又號官焙始但有龍鳳大團二品而已仁廟朝伯父君謨名知茶因進小龍團爲時珍貴因有大團小團之別龍團見于歐陽文忠公歸田錄至神祖時即龍焙又進密雲龍密雲龍者其雲紋細密更精絕于小龍團也及哲宗朝益復進瑞雲翔龍者御府歲只得十二餅焉其後祐陵雅好尙故大觀初龍焙于歲貢色目外乃進玉苑玉芽萬壽龍芽政和間且增以長壽玉圭玉圭凡厘盈寸大抵北苑絕品曾不過是歲但可十百餅然名益新品益出而舊格遞降于凡劣爾乃茶茁其芽貴在于社前則已進御自是遞遞宣和間皆占冬至而嘗新茗是乃人力爲之然不近自然矣茶之尙蓋自唐人始至本朝爲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時益窮極新出而無以加矣見蔡條鐵圍山叢談

之誠按蔡氏云南唐李氏始有北苑龍焙據陳詩教花裏活云僞唐陳履掌建陽茶局潔做焙舍命曰玉茸亦爲南唐焙茶一證詩教明人而稱僞唐必撮錄宋人筆記又據葛立方韻語陽秋云盧仝謝孟諫議茶詩有手閱月團三百片句李郢茶山貢焙歌有蒸之護之香勝梅研膏架動風如雷句皆指團茶而言特陽羨茶而已然則團茶又不只始於南唐也

沙魚線

鐵圍山叢談謂呂大防丞相召仲和師服飯舉筋沙魚線甚俊之誠按沙魚綫似卽今所謂魚翅根

灰布

鄭景璧蒙齋筆談云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門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闌檻窻牖皆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城內外豬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議掘漏澤園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

歐希範五藏圖

慶歷間杜杞待制治廣南賊歐希範執于坐上翊日磔于市剖腹剝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以爲圖見鄭景璧蒙齋筆談

胡語

晉書佛圖澄傳秀支替戾岡僕谷幼禿當此羯語也安祿山事迹祿山小名軋犖山突厥呼戰鬪神爲軋犖山也使射生官供解鹿取血資其腸謂之熱落河又曳落河八千餘人謂番人稱健兒爲曳落河

白花蛇

大金弔伐錄金人向宋索白花蛇之誠按張耒續明道雜誌云蛇號白花者治風本出蕪州甚貴重出黃州者雖死兩目有光治疾有驗土人能捕之歲貢王府黃人有此蛇不采食蠡草中遇物自至者而食之其治疾亦不盡如本草所載余嘗病疥癬食盡三蛇而無驗又陶晉英楚書云蕪蛇頭有方勝尾有指甲兩目如生自剝腸盤屈而死者可以已風粘罕至汴宋人餽遺甚厚一無所取獨索白花蛇爲治風之用足覘金初風氣淳樸將帥不求私賄勃焉而興非無

故也

約指

續明道雜志云張文定子恕說葯金一兩許公令作四指環其一公以奉其父其一與其夫人其一長子其一自服據此知男子亦御約指也

宋太祖鐵桿棒

藝祖微時以至受命後所持鐵桿棒純鐵耳生平持握而爪痕至此猶存見蔡條鐵圍山叢談說部謂趙匡胤以一條桿棒打平天下知亦有所本叢談又謂藝祖御筆自署鐵衣士

擲錢

孫鑑宗西畚瑣錄云今人擲錢爲博者戲以錢文面背分勝負曰字曰幕蔡條鐵圍山叢談云光獻在父母家時與羣女共爲撚錢之戲而后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止據此撚錢即擲錢也今小兒女尙戲爲之名爲猜幕

冊府元龜

楊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出眞宗常有簽貼有少差
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殊服上之精鑑而心頗自媿竊揣上萬幾少暇不應
能爲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豪髮故認誤
處皆簽貼以進大年乃盛荐彭年文字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簽矣見
張耒明道雜誌修策府元龜王相欽若總其事詞臣二十人分撰篇序下詔須
經楊億刪定方許用之見釋文瑩玉壺清話冊府元龜凡一千卷三十一部千
一百四門門有小序撰自李維等六人而億定于楊億其書只采六經諸史國
語國策管安孟晏淮南呂覽韓詩外傳及修文御覽藝文類聚初學等書即如
西京雜記明皇雜錄等皆摺不採其編修官供帳飲饌皆異常等王欽若以魏
書晉宋書有索虜島夷之號欲改去王文正公謂舊文不可改又如杜預以長
曆推甲子多誤皆以誤注其下而不改帝下手詔凡悖逆之事不足爲訓者刪
去之復親覽摘其舛誤多出手書詰問或召對指示商略凡八年而成然開卷
皆常目所見無罕覩莫聞不爲藝家所重見百歲寓翁楓窻小牖

朱尊度著書

朱尊度本青州書生好藏書高尚其事閒居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漢一千卷漆書數卷行世見鄭文寶江表誌

榮遇集

北憲炙輠錄云青楊衍治周禮赴上舍試其鄰坐有人過午獨閣筆衍即與卷子令體之榜出衍魁其人本經第二人文至今戴榮遇集中此榮遇集或即後來闌墨

丘八

前蜀馮大夫消恃其學富所爲輕薄王蜀太祖問擊楡之戲創自誰人大夫對曰丘八所置見何光遠鑑誠錄

土生波斯

賓貢李珣字德潤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屢稱賓貢所吟詩句往往動人尹校書鶚者錦城烟月之士與李生常爲善友遽因戲遇嘲之李生文章掃

地而盡詩曰異域從來不亂常李波斯強學文章假饒持得東堂桂胡臭熏來
也不香見何光遠鑑誠錄據此知唐時蕃人在內地屢世雜居且冒漢姓讀書
應舉矣

以女求官

陳太師敬瑄任西川日有愛姬徐氏甚有美色即徐令長女也其父自郫城宰
欲求彭牧以紅綃數寸書二十八字遺其妻私示其女議者以徐冒進而乖父
子之道其詩曰深宮富貴事風流莫忘生身老骨頭因共太師歎笑處爲吾方
便覓彭州見何光遠鑑誠錄今日此輩不少尙不如徐之質直耳

雙陸

雙陸之制初不用棋但以黑白小棒椎每邊各十二枚主客各一色以骰子兩
隻擲之依點數行因有主客相繫之法故趙搏雙陸詩云紫牙鏤合方如口二
十四星銜月走貴人迷此華筵中運木手交如陣鬥見葛立方韻語陽秋燕京
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餘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棊具也見洪

皓松漢紀聞

荔枝牡丹之始

世但知唐南海郡貢荔枝事而不知後漢書和帝紀南海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險死者堆路世但知牡丹盛于唐而不知北齊楊子華畫牡丹處極分明之句

茶和薑鹽

唐人飲茶皆以煎烹陸羽茶經諸書可証茶和薑鹽不知始于何時葛立方韻語陽秋載子由煎茶詩云煎茶舊法西出蜀水聲火態猶能諳相傳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此茶之佳者也又云北方俚人茗飲無不有鹽酪椒薑誇滿口茶出南方北人罕得佳品以味不佳故仍以他物煎之陳后山茶詩云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薑鹽枉肺肝東坡和寄茶詩亦云老妻稚子不知愛一手已入薑鹽煎若茶品自佳雜以他物適敗其味爾茶性冷鹽導入下經非養生所宜山谷謂寒中瘠氣莫甚于茶或濟以鹽勾賊破家薛能烏嘴茶詩亦有鹽

損添當戒葷宜著更誇之句據此知煎茶始于南方而和葷鹽則北俗所嗜或即始于宋世也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謂以沸水點茶始于洪武時非也沸水點茶即淪茗宋人書中往往見之即子由詩煎茶只煎水可證徐欽本事詩載明郭登西屯女詩云解鞍繫馬堂前樹我向廚中泡茶去泡茶似與淪茗不同南窗紀談謂客至設茶欲去則設湯不知始于何時然上自官府下至閭里莫之或廢有武臣楊應臣獨曰客至設湯是飲人以藥也非是故其家每客至多以蜜漬橙木瓜之類爲湯飲客或者效之據此知吳自牧夢梁錄有七寶擂茶而明人章回說部中有點胡桃松子泡茶之類或即本于此而混茶與湯爲一尋湯與茶初本不甚分別陳詩教花裏活引黃魯直詩云曲兀蒲團聽煮湯煎成車聲繞羊腸雞蘇胡麻留渴羌不應亂我官焙香題小龍團半挺也又載劉擘嘗與劉筠飲茶問左右云湯滾也未衆曰已滾筠曰僉曰蘇哉擘應曰吾與點也皆謂煮湯以點茶也後始分爲客至茶客去湯耳王定國隨手雜錄記與文潞公論司馬康不肯證邢恕語言謂潞公卽索湯余引去知索湯以示送客意

猶清代之端茶送客也南窗紀談謂設湯恐其語多傷氣故其欲去則飲之以湯是湯即藥餌之類宋時嘗以茶藥同賜大臣則茶和椒薑本同湯設固不足怪後來苦茗自甘論香驗色南北無異則明以後之風氣也又明人章回說部中有嚼香茶者殆宋龍團之遺製歟

宋起居注進御

梁周翰爲史館修撰與李諤分領左右史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崇德長春二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于封拜除授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見宋史文苑傳釋文瑩玉壺詩話紀此事甚不備文人不足以知史事孰謂雜史皆可信耶

元林松墨泉

大德間錢唐林松泉以製墨名于時見陳撰玉几山房聽雨錄

明惠祥高騰祝海鶴造琴

弘治間錢唐惠祥高騰祝海鶴以造琴擅名見玉几山房聽雨錄

錢唐古迹

玉几山房聽雨錄云靈隱寺後山九師堂後漢陸文該暉隱居生花坊潘闓故居萬松嶺爲冲晦處士徐復故居沈文通題爲高士坊泰和坊北侍郎橋郎叔廉簡所居孫沔表其宅曰仁壽問水亭有張子野先人舊廬癸辛街周公謹密所居生花坊吾衍所居壽安坊乃一笑居士張昱故居棗木巷西乃范石湖舊居蒲橋乃楊誠齋所居白龜池朱少章弁仇仁近遠所居西馬塍張伯雨所居太乙宮前喬夢符吉甫舊居笄泉黃子久所居涌金門外有揭曼碩草堂四壁山爲虞堪故居寶石山有王叔明故居鹽橋崔遵晦故居七寶寺巷陳孟雍熙故居後徙獨山棲隱不仕清寧巷馮具區故居井亭橋望陽山人劉子伯元安故居下關門莫叔明所居龍泓洞之左唐丁隱君故居隱君名舉字翰元濟揚人讀老莊書善養生能鼓琴里仁坊鄧士齊所居鳳皇嶺宋金一之應桂隱

居一之楷法率更畫學龍眠東廂隅四條巷宋誠夫本故居甘泉坊快雪齋郭天錫昇所居大滌山鄧牧心牧隱居園前爲宋畫院故址

藕絲燈

蔡條鐵圍山叢談錢唐龍華寺昔藏獻門槌頌金剛經拍板與藕絲燈三物爲吳越錢王從婺州雙林寺取來者藕絲燈乃梁武帝時物謬言藕絲織成疑但當時之上錦爾所織紋實華嚴會釋氏說法相狀凡七所即所謂七處九會者是也有天人神鬼龍象宮殿之屬窮極幻妙奇特不可名政和後索入九禁宣和初大黜釋氏教因復以藕絲燈賜宦者梁師成靖康間籍沒而藕絲燈不知所在簡齊先生賦王秀才所藏梁織佛圖詩似聞法猛藕絲像當時已不隨烟灰

朱巽收藏

宋薛道祖紹彭臨蘭亭序有杭朱巽印記臨川危素謂宋末在錢唐唯巽與賈似道兩家所蓄古書畫甚富且精好見輟耕錄

五絕褚欣遠摹書

南史張融傳宋文帝曰天下有五絕皆出錢唐謂杜道暉范悅詩褚欣遠摹書褚胤圍棋徐遵度療疾也見輟耕錄

澄心堂白麻紙

會稽金植巾箱說云予家世傳李後主澄心堂紙一番內有經緯乃曾王父太常府君所稱世父子故公諱爛藏之數十年從不以示人予未一見也弟墨香堂携之長安陳太守奕麻不惜百日之功手書冊子十幀與予弟易之去而題詩一幀之後云南唐澄心紙一番值百金當時歐與梅品題赫藝林更有黃白麻用之宣玉管桑根兼布頭古製不易尋子族浙東舊遺膝儲夙購面腴滑澤顏中含經緯緞落墨心手融膩欲貼肌肉我以書易之行狎勞肥梳若賞深幽際應求古雅餘追慕護機難祛篋呈瓊琚曾聞一鷲字滿價五十萬興到鑿瑣邨羣鷄即酬願儻得家法傳脫手復何恨墨香素工書雖輕棄先人法物而從此盡得香泉衣鉢其書畧香泉名香泉幾不能辨嘗舉以似人曰得吾書法者

海內十八家吾兒第一次則金墨香矣後香泉進于內庭御鑑甚優以染濡宸翰焉

硬黃紙海苔紙

巾箱說云闕里孔稼部東塘歿載餘予重過其居索觀其家藏唐硬黃宋海苔側理二紙與嗣君楡邨衍誌坐黃玉齋摩挲半日洵法物也後閱孔翰博宏輒坻所著拾籀餘聞載列甚晰云硬黃紙長二尺一寸七分闊七寸六分重六錢五分紙質之重無逾此者海苔側理紙長七尺六寸闊四尺四寸五分紋極粗疏猶微含青色

元劇十二科目

戲曲至隋始盛在隋謂之康衢戲唐謂之梨園樂宋謂之華林戲元謂之昇平樂其元人雜劇則有十二科名目曰神仙道化曰林泉丘壑曰披袍秉笏曰忠臣烈士曰孝義廉節曰叱奸罵讒曰逐臣孤子曰鏃刀桿棒曰風花雪月曰悲歡離合曰烟花粉黛曰神頭鬼面見巾箱說

阿井阿膠

阿井在故阿城今東阿陽穀界首乃濟水元眼色碧而重攪濁即澄汲出日久而味不變禹貢傳曰東阿濟水所經取重井水煮膠謂之阿膠又水經注曰阿城北門西側皋上有井巨若車輪深六丈今不及數尺矣歲常煮膠以貢天府是也法選純黑驢飲以東阿城內狼溪河之水至冬取皮浸狼溪河一月刮毛滌垢務極潔淨加人參鹿角茯苓山藥當歸川芎地黃白菊枸杞貝母十味同入銀鍋吸阿井水用桑木火熬三晝夜澆清再熬一晝夜成膠色如鏡味甘鹹而氣清和此真阿膠也見巾箱說

鮓魚

漢書王莽傳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鮓魚光武時張步據青徐遣使獻鮓魚宋劉邕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鮓魚說文云鮓音薄師古曰鮓音窻窻與薄音同之誠按今直隸山東人讀薄音正如窻俗訛作鮓唐書俎登鮓魚饌去邪蒿其訛已久矣

鞋杯

世人皆以鞋杯屬之楊鐵厓之誠按墨莊漫錄王深輔道雙鳧詩云時時行地羅裙掩雙手更擊喜激澁傍人都道不須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醺葡萄暖和笑勸人教引滿洛塵忽浥不勝驕剗蹈金蓮行緩緩據此詩實不始自鐵厓

冰清

錢唐沈振著一琴名冰清腹有晉陵子銘云卓哉斯器樂唯至正音清韻古月澄風勁三餘神爽泛絕機靜雪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前鏡人其審之豈唯知政上底書大曆三年三日蜀郡雷氏斲鳳沼內書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聲極清實山在陳聖與名知琴少在錢唐從振借琴彈酷愛之三十年聖與官太常會振姪述瀛冰清索百千不售未幾述卒其妻得二十千鬻於僧清道轉落於太一道士楊英久之聖與以五十千購得極珍祕之或以晉陵子杜牧之道號篆法類李義山筆亦莫可辨又不知士雄何人也見滬

水燕談錄

文寶齋六掌櫃沈師爺

同治初文祥寶鑿恭王沈兆霖同入軍機一時有文寶齋六掌櫃沈師爺之謔恭排行第六時又有去了一個六又來一個六錢糧二兩還照舊之語北音讀六苦海肅順亦行六也見繆藝風藕香彳別鈔

伎人馬盼謝天香能書

紫桃軒雜綴云徐州伎人馬盼學東坡書能得其仿佛坡書黃樓記碑其中山川烟雲字皆盼筆坡笑許之遂刻石不復易又某書記鉅野西北有穠芳亭邑人當秋報賽延王維翰書額未至有妓謝天香者進曰祀事已畢殺核具將不飲奚埃衆曰候維翰書碑未至耳謝曰予獨未能耶遂以裙裾濡墨大揮穠芳二字未竟而維翰至續書亭字如出一手王謝遂爲夫婦今石刻尙存

潤筆

紫桃軒又綴云潤筆之貽古人不却歐陽公倩蔡君謨書集古錄敘以古銅筆

格李廷珪墨澄心堂紙潤筆王岐公撰龐穎公神道碑以古書畫及杜荀鶴及第試卷潤筆薛紹彭爲米元章書會稽公襄陽丹陽二夫人誥以智永臨右軍帖潤筆馬仲塗求君讀書以精婢潤筆之誠按器物相貽古道不廢即云貨財亦異掠取未若今人稍知執筆略事塗抹即聲氣交通身價自重累百盈于取之不厭全出市道其人既沒遂無過問者品格日卑藝事斯下正如竹懶所云書繪二事吳中極衰緣業此者以代力穡居此者視如藏買蘇黃米蔡董巨荆關皮毛徒遺命脈久斷矣

十四樓

述秦淮十四樓者率以風月當之其初特酒樓也之誠按野獲編云太祖二十七年命工部于江東門外建十酒樓曰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清江石城樂民集賢嘗賜儒臣舉子宴于酒樓後又增作五樓以處侑酒歌伎曰輕烟淡粉梅妍柳翠其一失傳本爲十五樓也

李和鑒定石刻

李和錢唐人國初尙存嚮故書爲業尤精于碑刻凡博古之家或有贗本求一印識毅然弗從其印文李和鑒定石刻印見輟耕錄

閹割

或傳閹人以所割勢納石灰升中懸之屋梁此歿則以之附棺故羣閹諱言升并諧音諱及生字如不曰某先生而曰某先也然據輟耕錄言沈生自割瘡口流血經月不合閹奴教以煨勢搗粉酒服而愈則前說懸梁似又不然豈瘡口有合有不合者不必煨服耶明時閹人各有名下清代則呼爲徒弟亦如市井之投師也

故宋朱夫人

景炎元年丙子正月十八日伯顏入杭少帝及謝全兩后以下皆入元五月二日抵上都十二日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朱夫人遺四言一篇于衣中云旣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妾輩之死守于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明日奏聞上命

斷其首懸全后寓所見輟耕錄胡元之亂可謂極矣

烏思道

世言田文鏡幕客鄔先生善伺世宗意爲文鏡具密疏參隆科多因之文鏡寵眷終身敬禮鄔先生事必咨而後行日必致五十金爲束脩否則明日僕被行矣鄔先生日以五十金拯貧者世宗稔知其賢嘗批文鏡請安摺問鄔先生安文鏡卒鄔不知所終蓋受詔入宮參預機密云之誠按此流傳之訛也文鏡幕客烏思道浙江人文鏡素識適游食上蔡因延之入署並言只令其查對文移核算錢穀至於機密大事進退人才素不與聞見硃批上諭文鏡所具密奏

翰林雇馬錢

康熙庚辰恩例給翰林官之貧者十八人雇馬錢月三兩

雜技

乾隆間有雜技罈子王者爲撮弄老手三子皆世其業烏程人朱錦山能陳二十四種樂器于前以口及左右手足動之皆中節又能奏各種曲間以搏戰等

聲並臻其妙嘗給事和坤邸中將敗先一年辭去嘉慶乙亥趙億孫于吳興座上見之仍藉舊業糊口億孫爲賦長歌

古泉著述

嘉道以後談古泉者日精劉燕庭有古泉苑又論泉絕句二百首金禧穀著晴詠館古泉述記翁宜泉著古泉彙考錢同人著古泉著述考瞿木夫著古泉補正戴文節著古泉叢話呂堯仙著運甓軒泉譜鮑子年著觀古閣泉說沈寶麋著泉寶所見錄李竹朋著古泉匯視前人張端木之錢錄金忠淳之古錢錄方嵩年之錢譜宋振譽慶凝父子之續泉志張崇懿之錢志新編馬昂之貨布文字考倪模之古今泉略有過之無不及也

五代時祆廟

范魯公質當周祖自鄴起師向闕京國罹亂魯公遁迹民間一旦坐對止巷茶肆中忽一形貌醜陋者前揖相公相公無慮時暑中公執一葉素扇偶寫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一聯在上陋狀者奪其扇曰今之典刑輕重無準更得以

梅法何啻大暑耶公當深究獄弊持扇急去一日于祆廟後門一短鬼手中持其扇乃茶邸中見者見玉壺清話此祆廟之猶存于五代者

斑竹

竹有黑點謂之斑竹非也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苔錢封之甚固土人斫竹浸水中用草襪洗出苔錢則紫暈爛斑可愛此斑竹也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

李燾櫺屨

周密志雅堂雜鈔云余鄉聞李獻可自號雙溪國史云昔者李仁父爲長編作大木厨十枚每厨作抽屨二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凡木年之事應有所聞凡片紙必歸木匣却就每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井然有條可爲法也

文思要覽

志雅堂雜鈔云王井西收得唐時古書一册名文思要覽今在伯幾家之誠按唐書藝文志文思博要千二百卷目十二卷貞觀十五年上半年上玉海引中興書目文思博要一卷大中十年秘書監楊漢公奏排理亂書得此書第一百七十二

卷一卷墨蹟今藏于皇朝秘閣乾道七年錄副本藏之集庫意公謹所見即此本而名不同者或偶然誤記

火正後人

元豐間米芾自號恭門居士其印文火正後人芾印其後并不用之見周密志雅堂雜鈔

瓜哇燈盞

瓜哇燈盞形如箕銅鑄上有國王國后二坐像旁有一人立于側龜胸形醜其側有兩人頭殊不可曉爲何物恐非燈盞徐子方以五千得之甚可怪也橫逕四寸縱逕約三寸見周密志雅堂雜鈔

銅持硯

容齋出銅持硯一狀如箕而長近一尺其上作一倭人坐硯池上其下復有海獸類惟四足以前雙足撫倭人之身其上作牛與其他皆細花紋其精蓋秦漢間物也見周密志雅堂雜鈔

石炭絲

霍清夫云火浣布乃是北方石炭之絲撚而織之非火鼠須也見周密志雅堂雜鈔據此知元時北方已自能織火浣布矣其時工藝進步可知乃後來不聞有製者何也豈西域人所織耶

佛朗國馬

權衡庚申外史云佛朗國進天馬黑色五名其項高而下鉤置之羣馬中若駱駝之在羊隊也上因歎羨曰人中有脫脫馬有佛朗國馬皆世間傑出者也之誠按楊鐵厓亦有詠佛朗國馬詩佛朗國即明史之佛郎機蓋東方人統以稱歐洲人者

晁氏客話

晁說之以道晁氏客話議論頗多然亦有舊聞足紀紀范純夫事尤詳禁中諱危亂傾覆字宮中皆不敢道著

新法戶主死本房無子孫雖生前與他房弟姪并沒官女戶只得五百貫

唐書不書詔列姦臣于夷狄後

西方興師歲用六百萬人命在外以此知富公以十萬和親于北爲利不細深甫云

賜第五甲舊法無出身

銅雀臺瓦驗之有三錫花雷布蘇疵三者是也然皆風雨雕鏹不可得而僞

骰子選格

房千里作骰子選格序云以六骰雙雙爲戲以數多少爲進身官職之序而且條其選黜之目焉東坡以流俗狂惑經營儻來惴惴唯恐後于他人何異投骰者心動于中而色形于外欲求勝人者哉王逢原綵選詩云卒無及物效徒有高人氣昏昏忘所大擾擾爭其細其理信然見黃徹碧溪詩話

容齋詩話紀歲時

洪邁容齋詩話一有紀歲節者數端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已

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

今人元日飲屠酥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子獄中飲酒曰正旦飲酒從小者起何晉時人問董勳云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勳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初學記引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

今人謂寒食爲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節氣六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食故云

糖霜

容齋詩話三云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爲蔗漿宋玉招魂所謂脯鼈魚羔有柘漿是也其後爲蔗錫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獻甘蔗錫是也後又爲石蜜南中八郡志云笮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爲石蜜是也後又爲蔗後唐赤土國用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是也唐

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蔗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榨瀋如其劑色味愈于西域遠甚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技盡于此矣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模奇寫異亦無一章一句言之唯東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寶云潯江與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在戎州作頌答梓州雍熙長老寄糖霜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于崔子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則遂寧糖霜見于文字者實始二公甘蔗所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冰而遂寧爲冠四郡所產其微而顆碎色淺味薄纔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于近世唐大曆中有鄒和尚者始來小溪之繖山教民黃氏以造霜之法繖山在縣北二十里前後爲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芳蔗曰西蔗本草所謂荻霜也曰紅霜本草所謂崑崙蔗也紅蔗止堪生噉芳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紫嫩極厚專用作霜凡蔗最困地力今年爲田蔗者明年改種五種以息之霜戶器用曰蔗削曰蔗鎌曰蔗凳曰輶曰榨斗曰榨牀曰漆甕各有制度凡霜一甕

中品色亦自不同堆疊如假山爲上團枝次之瓊鑑次之小顆塊次之沙脚爲下紫爲上深琥珀次之淺黃又次之淺白爲下宣和初王黼創應奉司遂寧常貢外歲別進數千斤是時所產益奇牆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乃不再見當時因之大擾敗本業者居半久而未復遂寧王灼作糖霜譜七篇具載其說予采取之以廣聞見

唐宋南方之盛

容齋詩話五云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丘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毀于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尙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又卷六云國家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爲喜蓋士大夫則用功名進取系心商賈貪舟車南北之利後生嬉戲則以紛華盛麗而悅夷考其實非南方比也讀歐陽公送僧慧勤歸餘杭之詩可知矣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牆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

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爲棄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菌笋比羔羊飯以玉粒秔調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五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粟充饑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勤四方觀此詩中所謂吳越宮室飲食山水三者之勝昔日固如是矣之誠按觀容齋所記可以知其時南方之盛矣故方勺泊宅編紀方臘之言曰天下國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糜蕩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至死弗卹糜蕩之餘又悉舉而奉之仇讐仇讐賴我之資益以富實反見侵侮則使子弟應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然歲奉仇讐之物初不以侵侮廢也又曰聲色狗馬土本禱祠甲兵花石糜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萬計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輕中國歲歲侵擾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廢宰相以爲安邊之長策也獨吾民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不可得云云蓋是時國家歲計所入幾盡責之東

南其富厚可知經南宋之後以入元觀陸友研北雜志所記元代戶口云太宗即位之八年夏括戶得一百十一萬至世祖至元七年復增三十餘萬戶十一年取宋得戶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餘戶二十六年合南北之戶總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據此則元時北方戶口曾不敵南方十之一故南宋雖偏安南方極盛之基則成于斯時

唐時酒令

容齋筆記云白樂天詩窰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窰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于一處謂之酒星依食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窰馬今不過一章又有旗幟令閃擺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

消夜

今人以夜中飲食爲消夜方岳深雪偶談載薛深沂叔客中守歲詞云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半生牢落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臥纔出山來便差錯手種青松應是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課

阮逸

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問對錄皆阮逸所著以草示蘇明允而子瞻言之見陳師道後山叢談二辛諫議子有儀嘗與阮逸善一日謂逸曰君未娶我有一相知無子家饒財有女求婚其家房緡二千當爲營之苟成以一千謝我逸唯唯姻旣成逸以前約語其婦翁婦翁難之有儀怨甚乃以逸有易立太山石難芳上林柳之句告謀不軌逸下吏全家流竄後有儀爲海州都漕至淮舟沒憑輜子浮水上得脫旣至岸舟人雖小兒悉免有儀家人無一存者唯長子由他道免及官滿歸洛長子忽失所在視之得屍井中世以爲阮

逸之報也見王定國甲申雜錄

錢氏私誌詆毀歐公

歐文忠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先文僖罷政爲西京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于公屢微諷而不之恤一日宴于後園客集而歐與妓皆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公責妓云未至何也妓云中署往涼堂睡著覺失金釵猶未見公曰若得推官一詞當爲償汝歐即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遍侍得月華生燕子飛來依畫棟玉鈎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簾紋平水晶雙枕傍有墮釵橫坐皆稱善遂命妓滿酌賞歐而令公庫償釵戒歐當少戢不惟不卹翻以爲怨後修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又于歸田錄中說文僖數事皆非美談從祖希白嘗戒子孫毋勸人陰事賢者爲恩不賢者爲怨歐後爲人言其盜甥表云喪厥夫而無託携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內翰伯見而笑云七歲正是學簞錢時也歐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閑抱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歐知貢舉時落第舉人作醉蓬萊以譏之詞極醜詆今不錄見錢世昭錢氏私誌之誠按誌中稱大父爲寶閣知台州者若在世昭當作曾大父卽宋史三百十七錢維演傳附子暄字載陽以父蔭累官駕部郎中知撫州移台州進少府監權鹽鐵副使官制行爲光祿卿出知鄆州拜寶文閣待制者是也所稱爲先王者卽宋史二百四十八公主傳秦魯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仁宗第十女下嫁吳越忠懿王之曾孫右領軍衛大將軍錢景臻爲暄之子後封彭城王者是也所稱爲伯兄壽享正七十有九者若在世昭兄當作父卽宋史外戚傳錢忱爲景臻之子者是也所稱爲叔父太尉者卽景臻庶子官德慶軍節度使見繫年要錄者是也所謂爲從祖希白者卽附錢惟演傳之錢易爲惟演從弟者是也若在世昭當稱從高祖所稱爲內翰伯者史稱錢氏三世制科易明逸皆掌書命此卽明逸若在世昭當稱伯曾祖者是也勞格讀書雜識宋人世系考兩浙錢氏有錢景瞻世昭卽景瞻所出不可考矣書中所稱皆有人有事然不應輩行

顛倒如是若謂錢慆所記然亦不應稱希伯爲從祖稱明逸爲內翰伯俱不可解考惟演以附丁謂逐寇準爲馮拯所惡始終不得入相及沒諡曰文墨改文思復改文僖而明逸爲呂夷簡所知希章得象陳執中意首劾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荐多挾朋黨疏奏二人皆罷故始終與正人立異世昭致憾于歐陽固有由來特謂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于公云云梅尹與歐交誼始終不薄何至有此其謂十國世家痛毀吳越者今觀錢俶傳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懦而俗喜淫侈儉生工巧自繆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咎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咎數已則以次唱而咎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咎百餘人尤不堪其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寶貨世昭殆指此而言然五季之亂繁征暴斂無地不然吳越壯丁錢之爲民害至宋眞宗時始除他書多紀其重斂五代史記特奮筆不爲諱而已非故作曲筆也歸田錄中及惟演者二事一稱其儉約一稱其好讀書唯稱

思公而不稱僖且及其子弟竊珊瑚筆格事然不得謂之爲微辭也私誌摭拾之詞略與碧雲駮同世知有碧雲駮而不甚稱私誌故筆之于此而略辨釋之醉蓬萊詞諸書不載俟考

團茶所直

歐陽修歸田錄云茶之品莫貴于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歷中蔡君謨爲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鑲金花其上蓋其貴重如此之誠按南窻紀聞稱臘茶一餅直四十千較歐陽時所直又增十倍矣

泉州諸番

陳懋功泉南雜志云泉州市舶稅課云香之所產以占城賓達儂爲上沈香在三佛齊名藥沈真臘名香沈實則皆不及占城渤泥有梅花腦金脚腦又有水札腦登流眉有薔薇水占城賓達儂三佛齊真臘渤泥登流眉皆諸番名

德化白瓷

德化縣白瓷今市中博山佛像之類是也其坏土產程市後山中穴而伐之縷而出之確極細滑淘去石渣飛澄數過傾石井中其澁以水乃埴埴爲器石爲洪鈞足推而轉之薄則苦窳厚則綻裂土性然也初似貴今流播多不其重矣或謂開窯時其下多藏白瓷恐傷地脈復掩之見陳懋功泉南雜志

蒲壽庚

岳珂程史云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又云泉亦有舶獠曰尸羅圍賞乙於蒲陳懋功泉南雜志云宋德祐二年十二月蒲壽庚反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于元考泉州府志田真子晉江人文文山同榜進士爲州司馬蒲壽庚其先西域人與兄壽成總諸番互市因徙于泉以平海寇得官壽庚頑暴寡謀壽成爲之畫策密畀壽庚以臘丸裏表密出降元今但知壽庚之叛宋而不知壽成之主謀也其子師文尤暴悍嗜殺孫慎夫其黨也余按宋元通鑑云我太祖皇帝祭泉人蒲壽庚孫勝夫之子孫不得齒于士

蓋治其先世導元傾宋之罪故終夷之也又云泉南號文章之藪而載籍甚少何忤菴先生曰蒲氏之變泉郡概遭兵火無復遺者周密志雅堂雜鈔云玉枕蘭亭其石後泉州蒲壽庚航海載歸閩中又癸辛雜識云泉南有巨賈南番回回佛蓮者蒲氏之壻也其家富甚凡發海舶八十艘癸巳歲殂女少無子官沒其家貨見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稱是省中有榜許人首告隱寄債負等之誠按佛蓮之稱或與佛郎一音之轉有解作巴林者恐非是雜識言官沒其家資者據晁以道晁氏客話云新法戶主死本房無子孫雖生前與房弟姪并沒官女戶只得五百貫至是尙沒收佛蓮資財知南宋沿用荆公新法始終不改

顏思齊

陳懋功泉南雜志云臺灣山甚高亦多平原可耕藝周圍五十里自有土番居之多巢棲而不火食者無所求于中國明天啟時漢人顏思齊誘日本人屯其地鄭芝龍附之未幾荷蘭人由洋中來假地日本久而不歸遂築城而有之本朝順治十八年鄭芝龍之子成功京口敗歸廈門欲取臺東鹿耳門水漲遂擄

舟向臺荷蘭戰不勝拒守久之乃棄城去成功始以夜郎自待矣傳其子經孫克塽外通諸番內擾濱海今上康熙十八年始命將征之一戰而克澎湖師臺灣而克塽降兵不血刃遂定其地東西五十里南北三千里置郡一縣三郡治之外則番人居之仍其舊俗

川扇

川扇不知起自何時然李德裕有畫桐華鳳扇賦云未若繪茲禽于素扇動涼風于羅薦則唐時此地已嘗製之矣竹本蜀所富有第不甚堅厚紙則出嘉州彭縣輕細柔薄惟可製扇是其來已非一日欲不充貢得乎見何宇度益部談資上

蜀錦

蜀錦之名其來久矣城名錦官江名濯錦而蜀都賦云具錦斐成濯色江波游蜀記云成都有九壁村出美錦歲充貢宋朝歲輸上供轉運給其費府掌其事元豐中建錦院歲募軍匠五百人其錦之名凡三十餘種今惟蜀藩製之名無

多而價甚昂不可易得見何宇度益部談資中

大慈寺畫壁

東坡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唐處孫位始出新意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荃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嘗于大慈寺四壁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若崩岸也知微死畫法中絕今大慈寺故在四壁安能復覩見何宇度益部談資中

潤州鶴林寺

陳眉公太平清話云余與徐道寅過潤州鶴林寺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即此地也米元章愛其松石沈秀誓以來生爲寺伽藍擁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塌下里人知公欲還宿願于此至今祀于寺之左偏余謁之乃袍笏像也

袁海叟墓

太平清話云袁白燕海叟墓在吾鄉郡城外龜蛇廟之東

顏杲卿墓

顏杲卿墓在曲阜舊魯城內顏之推墓內顏真卿墓在杲卿墓左見太平清話

鄭虎臣宅

鄭虎臣宅在蘇州舞鶴橋東居第甚盛號半州四時飲饌各有品目著集珍日用一卷並元夕閨燈實錄一卷見太平清話

岳墳檜

岳墳檜樹劈開天順時杭州郡丞馬偉爲之見太平清話墓前鐵鑄秦檜夫婦成化時浙江布政司參政周木爲之見王應奎柳南隨筆

琴操

萬歷十七年臨安樵者發一古冢乃琴操墓有殘碣東坡居士書墓中有銅鉢孟流金戒珠一串樵人分珠不平訟之官因掩之墓在玲瓏山見太平清話

神木廠

京師神木廠所積大木多永樂時舊物木各有名刻字爲記其最大者曰樟匾

頭又曰張點頭圍經二丈餘又王二姊嫌河窄混江龍等名朽爛棄擲對面人立尙不相見見茶餘客話

韓文公墓

太平清話云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韓文公之故里也里人呼其地曰韓莊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按李翰爲愈作行狀曰昌黎人而愈亦嘗自稱昌黎又皇甫爲愈作墓誌銘不言鄉里李白作愈父仲卿碑曰南陽人劉昫舊唐書列傳亦曰昌黎人蓋本諸行狀歐宋新唐書乃增曰鄧州南陽人蓋本諸愈父碑而加鄧州二字也昌黎古韓氏通稱如李必曰隴西崔必曰博陵孫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莊有愈墓存焉則愈之爲修武人明矣

穢冢

秦檜墓在建康基上豐碑屹立不鏽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爲人兼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孟珙滅金回屯軍于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冢見羨南風月堂雜識之誠按豐碑不鏽一字乃麗牲之碑古人多有之

萊公泉

武陵縣六十里有萊公泉在甘泉寺舊名甘泉寇萊公南遷過此題于東楹曰平仲酌泉經此回望北闕黯然而去未幾丁謂得罪南遷亦道經于此題西楹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淳熙中張南軒榜曰萊公泉范諷詩云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禮佛向南行烟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寵榮崔暉詩云二相南行至道初記名留詠在精廬甘泉不洗天涯恨留與行人見覆車見姜南學園餘力

北方金石之學

北人爲金石之學者大興之翁偃師之武階州之邢雨民武威之張介白皆爲世推重他如查恂叔著嘉祐石經考徐星伯著西域水道記多錄碑刻全文邊袖石與南樂段筠坡錫由嘗佐沈匏廬撰常山貞石志宛平楊翰息柯著粵西得碑記一卷李光庭著吉金志略四卷初渭園著吉金所見錄十六卷翟文泉著隸篇四十五卷海豐吳子苾有擴古錄漁臺馬鐵橋星垣有漢碑錄文安陽

袁氏有安陽金石錄補遺偃師段襄亭嘉謨宰武功輯金石一隅錄通州劉錫侯得唐李丕墓志及瀛州景城主簿彭君權殞志證明東漢漁陽郡治潞萊陽趙北嵐自署所居爲百漢碑齋益都楊栩與桂未谷郝蘭皋友善有徙建北齊臨淮王碑記樓霞牟農星房有鄭固碑跋日照許印林有永建五年孝山堂食堂題字釋文格伯敦考釋太谷溫元長忠善濰縣陳篋齋介祺福山王蓮生懿榮宗室盛伯羲昱弄藏尤富考訂亦精

光流素月鏡

吳興費閏生藏鏡逕營造尺五寸篆文銘曰光流素月質稟立精澈空鑑水照迥凝清終古永固鑿此心靈又楷書三字曰大吉利王靜安定爲唐鏡之誠題其拓本云出世立精嗟隱岡孤忠曾此鑑秋豪流傳紙本紛憐惜何處光流素月高謂閏生後失去此鏡也

昇元牙造象

昇元牙造象高二寸許背文曰昇元二年太歲在戊戌奉化三寶弟子呂建敬

造分兩行書字作八分體譚仲修舊物今歸袁珏生侍講

政和雕漆

袁珏生侍講藏宋雕漆小合選不及寸金底上刻雲龍鱗鬣筋肉骨角爪牙夭矯飛動宛若生成平生所見雕漆此爲第一迥非明漆可比底刻政和年製四字隸書刀法圓勁必出當時名手蓋摹刻宮寶一印篆文似後來加款或永宣造器時曾徵入九禁審其精美爲鐫此二字以爲宮中之寶器也則充足貴矣

杭大宗善畫

吳退菴杭郡詩集小傳云太史喜奕而不能工所居在許衛巷嘗與巷口筆工施載華對局終日不倦蓋施技更劣也之誠按大宗曾卜居鳳山門外面臨之江以江聲草堂顏其額華秋岳爲作圖大宗墓在留下大馬山距西溪王家塢樊樹墓僅三里許道光戊子汪獨翁訪得之爲樹碑石並合祀大宗徵君子交蘆菴以徵君配蔣姬人朱月上及大宗配蔣姬人張姜附記又龔定菴撰逸事狀云越七年大宗外孫之孫丁大抱大宗手墨三十餘紙寫于京師市有繭紙

淡墨一紙半乃次宗原疏也按次宗與丁隱君敬身爲親家每議論古今必推案交話乃已其婿丁健早卒隱君候潮門外之樓燬于火所蓄頓盡復買屋張紗巷據定菴所狀隱居之後亦甚不振矣定菴又云世無知次宗善畫者自珍得其墨畫十五葉雍正己卯歲自杭州如福州紀程之所爲也今傳世者多畫梅之誠昔得畫幅山水老屋寒雅禿樹怪石澹宕蕭條頗具逸致畫無款識唯鈴一印曰江聲草堂豈次宗所作耶

趙昭

次宗寄集集題女士趙昭雙鉤水仙寒山木落澗泉分小宛堂開辟蠶芸留得
外家殘稿在一叢寒碧寫湘君樊榭詩云名同班氏最清華知道停雲是外家
點染春心冰雪裏只消葉底兩三花玉台畫史云趙昭字子蕙寒山隱君女母
文端容俶適平湖馬班後遭家難昭遂入空門字德隱結茅庵西洞庭山二十
餘年始卒有侶雲居遺稿之誠按所謂家難者與其夫仳離也

骨董續記卷三終

骨董續記卷四

江寧鄧之誠文如輯

造送查嗣庭家一應抄錄書籍字札細冊

查查查嗣庭清冊之誠從珏生侍講借抄一過云查家家藏往來字札并手錄書籍編後計開二十一史抄本十九套又七本共一百十四本抄白明史二本稿本酌中集一套八本又酌中集八本宋翰林燕石集四本羅亨信集一本唐珣集一本唐文粹二本十七帖述一本孝義一本野獲編四本南渡大略一本南宋六陵遺事一本杜工部古詩一本熊勿軒集二本聲畫集二本辛巳泣蘄錄一本汴圍濕巾錄一本外篇香草一本中興禦侮錄一本禹貢二本後漢摘典一本姚東泉集一本唐詩二本十七史蒙求二本建炎朝野記一本唐摭言四本漁隱叢話二十本錢氏家寶二本自科二本青溪弄兵錄一本禮記二本玉壺清話二本東林點將錄一本幸存錄一本野獲編一本放翁劍南詩一本竊憤錄一本靖康孤臣錄一本雜錄古典二本陳子元書一本東華集一本查前案學考試冊二十四本查氏自作詩文并帳目雜記十本二帙作一包萬壽

頌奏疏一本秋錦詩抄一本尺牘一本擬四書題一本書夾板號目一本丙申詩抄一本秋興集一本戊戌詩抄一本瘦竹齋公車新藝一本海汾日用帳目一本雜錄詩文二帙以上十本二帙一包檢搜查嗣庭一應字迹書札詩文開列于后一應新舊來往書札共一百三十三件一伊致他人書札共一十七件一切新舊家書一百四十一件伊戚友書札共一百八十四件一衆人託帶京書十四件一詩文雜稿一百九件一零星雜錄詩文一包一細字小文章共六十五張一紙綾字對共二十二件一紙箋字對共十七件一雜鈔共十一本一歛扇十柄冊後署雍正四年十月鈐有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關防之誠按雍正硃批上諭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浙撫李衛密奏派刑部額外郎中朱倫瀚赴海寧海汾橋搜查情由將一應字迹鈔錄書本封固送部此卽其清單又按東華錄載查嗣庭官侍郎典試江西以所出題目爲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及日省月試及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問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怨望譏刺查其寓所行李日記二本訕謗聖祖以翰

林改授料道爲可恥以裁汰冗員爲當厄以欽賜進士爲濫舉以戴名世獲罪爲文字之禍以趙晉正法爲因江南流傳對句所致以科場作弊之知縣方名正法爲冤抑以清書庶常復考漢書爲苛刻以庶常散館爲畏途以多選庶常爲蔓草爲厄運以殿試不完卷黜革之進士爲非罪熱河偶然發水則書淹死官員八百人等語皆誣妄逮治死于獄中仍戮尸梟示子溥坐死舉室充發又繆煥章悔餘年譜悔餘以弟嗣庭獲罪投案繫獄半年免死放還翌年卽逝年七十八嗣庭女徙邊柳南隨筆載其題壁云薄命飛花水上游翠娥雙鎖對沙鷗塞垣草沒三韓路野戍風淒六月秋渤海頻潮思母淚連山不斷背鄉愁傷心漫譜琵琶怨羅袖香銷土滿頭

吳大家畫梅

大宗赴召集題休寧吳大家畫梅云玉骨含芬妙琢詞謝庭何處見風期閑來却借諸兄硯手寫寒香入坳枝

謝在杭小影

榕城詩話云謝在杭小影一幀予得見于鼇峯坊薛士玉家豐頤隆準粹容充悅姬人桃葉就其所執之卷而舒之流觀盼睐翩若燕翔童子煮茶石鼎沸聲與松籟互答蓋曾鯨所寫也考公居東集有雪夜寄侍兒詩又有壬寅元日寄桃葉侍兒詩又有客中夢桃葉侍兒詩變江集中又有六憶詩寄桃葉侍兒又代答詩則公之繾綣于桃葉者深矣

十硯先生歌

榕城詩話云永福黃莘田任罷官四會令以千金購硯以千金購侍兒金櫻明艷絕世妙解文翰兼工詩竹有夜來香絕句云知隔絳紗帷暗坐謝娘頭上過來風莘田豐髯秀目工書好賓客談嘲談笑一座盡傾家居食貧僦屋委巷二女長曰淑窈字姍洲次曰淑婉字紉佩皆擅詩名一門風雅自號十硯先生錢唐吳中林廷華以經生守輿化爲作十硯先生歌云十硯先生淡無欲作官不戀五斗粟歸來傲殺黃菊花俗塵不敢問相觸叩門唯有陳學圃趙明予城北徐公嫺交倍篤室中更喜吟伴多飢來頓頓餐珠玉研癖不顧千金餽詩成自

謂萬事足今春見我絕糧詩大笑謂我未免俗相別先生二十日近狀直登高士錄聞有陽翟大賈人推轂先生造門數先生堅臥竟不起謂此衡茅不足辱賈人歸攀長者車寄去無事若踉跄囊中自有千黃金可爲先生具醪醑先生笑謂我不登明日清風皆我屬田荒偏喜令威瘦水清且給陶泓浴三山作籟不待買倚閣年年眉黛綠此身一落阿堵中入山恐愧紅躑躅春風春雨日杜門把筆自譜游仙曲

銅琴

陳亮伯說上元黃殿撰思永藏古銅琴青綠斑斕款式與平常琴無異中有銘十二字曰魯正叔作子子孫孫永壽用之庚子之役爲日本人所得後八年復由日人鄭永昌歸之黃氏其子中慧以萬金質于美利堅人

漢玉日晷

漢玉日晷光緒初歸化出土溷陽端方得之今不知究竟矣玉正方得漢尺一尺中刻線端各繫數目始于一數以至九十其中七字與十字形制相同唯十

字中畫稍短耳與小篆異文蓋西漢初年物也

漢紬

汪穰卿筆記云光緒末西人斯丹于燉煌長城下得漢紬二端同出一幅一廣尺許長寸許上寫曰任城國古父紬一匹幅廣二尺二寸長四丈重二十五兩直錢六百一十八一廣漢尺二尺二寸長寸許紬有波紋色綫黃一處微綠之誠按西漢至晉俱有任城國屬兗州相如子虛賦徐廣注齊東阿縉帛所出蔡邕女誡曰縉貴厚而色尙深漢書貨殖傳曰文采千匹師古注曰文縉也采帛之有色者外戚傳盛綠縹方底匈奴傳赤縹綠縉各六十四鄴中記載青白黃縹說文曰縹厚縉也急就篇注縉厚縉之滑澤者也重三斤五兩今謂之平紬說文紬大絲縉也急就篇注抽引蠶繭緒紡而織之曰紬北史樂良王傳王好衣服碧紬袴錦爲緣北魏書蠕蠕傳賜黃紬被褥三十具高車傳遣使賜赤紬十匹是厚帛爲縉厚縉爲縹大絲縉爲紬此有波紋而色淺綠微黃所謂文采是也唯重二十五兩豈紬有細緻者乎

沈關關

楊卯君字雲和沈君善之側室工于繡佛其女關關字宮音尤能出新意嘗
繡顧茂倫濯足圖尤悔菴題漁家做一闋云我夢吳江烟水皺綸竿擬挂垂虹
口不道漁翁濯足久枕且漱滄浪一曲天如斗深院玉人間譜繡粉香妙寫溪
山友宛轉綵絲盤素手林下秀小名獨占毛詩首見近人然脂餘韻

夏永

夏永字明遠以髮繡成滕王閣黃鶴樓圖細若蚊睫侔于鬼工唐季女仙盧媚
娘于一尺絹上綉法華經七卷明遠之製庶幾近之見近人然脂餘韻

婦工刻字

松郡馬家婦善刻字嘗梓許觀察鶴沙詩集許贈詩云五月行吟寄瀼西漫勞
紅女爲災梨詩逢鸞媼能詮解句出歌鬟定品題墨汁有時沾翠黛銀鈎終日
費柔荑諸君可有香奩詠消受閨中學印泥見近人然脂餘韻

京師名賢舊址

香嚴齋吳芝鏡居在春暉堂陳邦彥居在小秀野堂顧傑居在樂賢堂顧定

在史家古藤書屋在海泊寺街金之俊第有古藤二株與之鏡亦曾居之康熙

垣移居於此後遷槐市詩所謂不道衰翁無倚著田山薑故居在方壺齋即

冬遷橫街己未商寶意故居在香爐營實意時我昔弱冠梁葯亭寓在永姜

西溟湯西厓吳元朗查聲山同寓西草廠得樹堂漁洋舊居在保安寺前梁敦

時晴齋汪文端由敦得松雪決雪時晴帖因以名邵青門舊居在保安寺街與

隔冰修查查浦胡半截野航齋徐顏村侍懷歐舫鮑侍講肯秦鑑堂大士

居半截愛日堂陳文簡元龍居陳甸山居買家巷又齊次風居買家巷句山舊

居張月槎漢張南華牌皆居胡同席龍堂王文靖熙青箱堂王文貞崇碧山堂

徐澹園司寇在繩冠山堂亦徐健四松亭張德憲若淮吳少宰秦蕙田姜

度香皆居胡同聽雨樓在北平有帶經堂古藤齋屋得石軒松石間精舍槐

清遠堂紀太侯復東井書室在顯承門大街吳棗東書屋查他山居魏軒即吳梅

村故宅湯西厓曾居之所謂旁人錯一經齋在魏染南端金晚紅堂在孫公園

比揚雄宅異代應教庾信居即此綠雲書屋在橫街程文寶言堂莊第有夢舫室溧存

居之蘭韻堂即晚紅堂沈綠雲書屋在橫街程文寶言堂莊第有夢舫室溧存

堂在外郎營徐曹文敏居米市石芝齋秦良玉駐兵處黃叔琳居李繼拐

雙槐軒在保安寺傍山陽湘管齋陳無軒焯館虎坊橋韓城王清勤堂在楊梅

梁文莊賜第有綠雨樓陸文裕公邸宋芝山爲作湘管齋梁濟標邱有蘇林

藤花後改旅店深齋邸青籐館在芝山爲作湘管齋梁濟標邱有蘇林

帖看雲樓在梁家園十二研齋在宜武之右注按門居步入一峯草名在斜街

侍讀業所居竹接葉亭在爛漫胡同錫壽堂在接葉對門懺園

在贈壽寺西王文靖晚翠閣在便門宋牧仲舊居銀錠雨餘書屋在與于化

文浪綉春園在定府大街尹文野園修府花園傳爲嚴世蕃第紀文達居虎坊

湯文端金劉居西長安明嘉定伯周奎第在博家倭文端仁居西城察姚伯

元居

東城匠胡同有龍秋館竹葉亭小紅粉館

傅文忠愷第

在東城

劉文清公第

在城內北宅北宅後

改食

瑛夢禪居

文淵閣同與

半畝園

在弓弦胡同內

子胡同李笠翁

松文清

第

在東直門

洪文襄承疇第

在南城

小西涯

在松樹街東頭

李公橋西

慶似村居

在定府大街

阮文達公居

在阜城門內

許文恪乃普第

在石老娘胡同

極東道北

第一

彭尙書啟豐第

在麻線胡同

鄂文端第

在帥府胡同

明武

潘文勤祖蔭居

米市胡同

際法華菴

相傳後繼

學

翁覃溪故居

在保安

祁文端居

井翁文恭居

東單頭條

李純客居

城門後

錢竹汀居

繩匠胡同

移

僞宋元瓷

天咫偶聞云近年都中忽出僞元瓷其釉水櫻眼沙底鐵足一一逼真聞一家丁隨官九江曾學其技歸而用北方土燒之不能工殊類元瓷乃仿造之遂大獲利賞鑿家所得半是物也亦頗自秘其技云按崔東璧遺書乾隆中磁州有人造僞宋瓷

關帝姚斌像

天咫偶聞云姚斌盜馬廟在藥王廟東相傳始于隋代其像塑威猛生動帝君正坐左顧怒視斌斌袒裼赤足繫髮于柱勇悍不屈之色可掬七將皆仰視帝旨而意屬于斌馬在右而左顧若長鳴仰訴者馬裝飾奇古尾亦有髣髴手之高非劉元不辦之誠按此廟及像毀于庚子之難

半畝園

麟見亭得半畝園而改葺之以結構曲折稱勝有永保尊彝之室專弄鼎彝環環妙境專藏書退思齋專收古琴拜石軒專陳怪石供大理石屏端硯印章纍纍佛寮專供唐銅魏石正室雲蔭堂中設流雲榻爲康對山物乃木根天然榻寬長及丈儼然若紫雲之垂于地左方有趙寒山草篆流雲二字思翁眉公皆有題字本在康山阮文達取以贈見亭者又有瀉波華館近光樓曝畫廊先月榭知止軒水木清華之館伽藍瓶室諸勝

豹字牌

吳騫客藏豹字銅牌上有穿兩面有文正面隱起作豹像橫刻豹字陸伯拾號凡六字背面文六行云隨駕養豹官軍勇士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凡二十七字蓋正德間勅立豹房守衛軍士所配也此牌傳世尙夥與騫客胡同時藏者尙有數人予友丁開公亦得一枚

文思院

宋官印有少府監製南宋則文思院製或文思院下界製之誠按通考文思院太平興國三年置掌造金銀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繪素裝鈿之飾以供輿輦冊寶法物及凡器服之用隸少府監紹興三年併少府監入文思院分爲上下界上界造作金銀珠玉下界造作銅鐵竹木雜料監官三員文臣係京朝官隆興二年併禮物局入文思院陳師道後山叢談云文思院奉帝者之私凡物必具宣后當國九年不索一物江休復醴泉筆錄云文思院使不知從何得此名或曰量銘待文思索或說殿名聚工巧于其側因名曰文思院吳處厚青箱雜記云考工記臬氏掌攻金其量銘曰時文思索故今世攻作之所號文思院明有

文思苑尙沿此稱

內坊之印

內坊之印牙印辟邪紐逕今尺一寸二分許玉筋朱文深刻細邊欄已蝕之誠按此隋印也唐六典唐設詹事府沿隋門下典書二坊領坊局制設左右春坊以左春坊領六局司經掌待奉及經史圖籍宮門掌東宮殿門鎖鑰及啟閉之事內直掌符璽繳扇兒案衣服之事葯藏掌和劑醫葯之事齋師掌大祭祀湯沐洒掃鋪陳之事右春坊兼領內坊置典內二人掌閣內諸坊閣小吏各有差考唐制以詹事擬尙書令二坊擬門下中書六局擬六部然則內坊當似翰林院矣隋制典書坊舍人八人唐復爲太子舍人四人掌侍從表啟宣行令旨是也隋唐皆有太子內坊丞勳衛階八品唐有太子內坊丞從七品太子內坊典直九品其職當同于典內或時有增損也然則內坊非官名曰內者示別于二坊曰坊者意即後世文房書房之稱故輿服志太子及太子妃表啓教令以內坊印行之考宋景祐鑄印令式大者二寸一分至小者州縣印寸八分與唐制

同又乾德三年蜀鑄印官祝溫柔言其祖思言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繆漢藝文志所謂屈曲纏擾以摹印章者也因悉令溫柔改鑄諸印然則唐宋印文皆用疊篆又今存宋印多寬欄唐印欄粗細互見而皆細朱文此印細邊欄方一寸二分許而爲牙製玉筋文獨古樸有法故知爲隋印也牙官印古多有之釋達受藏白文騎督之印卽漢牙印也宋制東宮官屬不常設仁宗神宗孝宗光宗隆儲時有主管左右春坊事二人以內臣兼同主管左右春坊事二人以武臣兼承受官一人以內侍兼朱文公所謂東宮官屬不備宜倣舊損益者是也明制侍事多由他官兼掌宮僚不備坊局僅爲翰林轉徙之階自無內坊之制且明印皆寬欄九疊篆故知決非宋明之印也

馬湘蘭小印

彭邦鼎問處光陰云舊有勝國名妓馬湘蘭印章一枚壽山石方徑寸四五分厚約三分餘瓦紐中鑲浮生半日閒五字白文大篆四圍鑄壬子穀日偕藍田叔崔羽長董元宰梁千秋社集舟中女史馬湘蘭索刊歎曰雪漁其石瑩潤完

好文字亦復整全從兄春農屬意久余之楚卽用之誌別迨春農聞貴貧西先生貴慶藏有馬湘蘭硯彼此傳玩各欲取以成耦乃強爲立說作五古一章韻至數疊相持不下先是互炫其物時鮑覺生先生桂星在座固知兩家皆健鬪因以一詩解之而此印竟爲貧西先生有矣又碧香詞有咏湘蘭小印云湘蘭小印花乳石約高二寸許四方丈文曰聽鷓深處四字白文邊款百穀兄索篆贈湘蘭仙史何震之誠按憶雲詞有咏湘蘭遺硯云硯背有雙眼百穀小篆星星二字馬自銘云百穀之品天生妙質伊以惠我長居蘭室不知貧西所藏即此硯否又程春海亦家藏湘蘭小硯背鑄湘蘭小像遍徵題咏祥符周禪圭之琦賦三姝媚詞有想鏡中眉樣半蛾偷借及忍取南朝遺墨青溪恨惹句

河東君青田石書鎮

冬青樹館集云河東君青田石書鎮長二寸有半廣二之一刻山水亭樹款曰做白石翁筆小篆頗工綴面鏤崇禎辛巳暢月柳蘼蕪製張秋水詠之云寫罷烏絲笑破錢筆牀硯匣日周旋歸家園裏傷心樹轉手滄桑二百年山莊紅豆

正花開花底齊牢酒一杯展向春風重太息絳雲書卷久成灰按盱江黃樹椿嘗得半野草堂牙章及河東君水晶小印又蔣春雨論印絕句云有友人示青田凍白文小方印如是二字傳爲河東君物

魏武帝書

楊升菴謂朱文公書法出于魏武魏武書行世者甚少唯賀捷表元時尙存文公所學必此劉恭父學顏魯公書鹿脯帖文公以時代太近謂之劉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篡賊耳此足證升菴不妄

竹懶書例

山居隨筆云林居多暇士及友索書者坌集因戲定規條以示掌記曰大滌洞左界翰墨司散仙竹懶示例諭掌書僮等知悉邇自漁郎啟閩鳥逕通幽雖彌明非世俗之書而楊許洩真籙之授何妨洒墨聊戲搏沙即開乞樹之門且撒躲婆之石凡持扇索書者必驗重金佳骨卽時登簿明注某日月編次甲乙陸續送寫不得前後攙越每柄爲號者取磨墨錢五文不爲號三文其爲號必係

士紳及高僧羽客方許登號不得以市井凡流朦蔽混乞每遇三六九日辰刻研墨量扇多寡斟酌墨汁稟請揮寫如乞小字細楷者收筆墨銀一錢磨墨錢只三文寫就藏貯候發亦明白登記某日發訖其有求書卷冊字多者磨墨錢二十文扁書一具三十文單條草書每幅五文紙色不佳或澆薄滲墨者不許混送昔山陰護口自籠羽人之鵝莆陽奢望竟驅暱友之婢我悉貸除以潤汝輩既居橋栗尤葛之儔應修玄楮泓穎之職恪供乃事毋橫索也已已閏月示之誠按潤筆甚薄或竹懶有意矯之近人潤筆所知者戴文節扇例五錢吳讓之書扇三百文兼畫加二百文光緒中京師畫扇潤筆多不過一金他亦稱是近來乃有數十百金者其風扇於海上遍於各處非妖而何

黃子久工詞曲

鍾嗣成作錄鬼簿載其友工詞曲者稱黃子久乃陸神童之弟在姑蘇琴川子游巷居幼時螟蛉溫州黃氏因而嗣焉其父年九旬時方嗣見子久曰黃公望子久矣先充浙西憲令以事論經理田糧獲直後在京爲權豪所中改號一峯

原居松江以下術間居目今棄人間事易姓名爲苦行淨堅又號大癡翁公望學問不待文飾至于天下之事無所不知下至薄技小藝無所不能詞曲落筆即成人皆師尊之尤能作畫

蘇黃書

東坡戲山谷曰魯直字清勁而筆勢太瘦幾如樹梢挂蛇山谷曰公字不敢輕議然間覺褊淺甚似石壓蝦蟇學蘇黃者不可不知

黃霖

昔年買得黃霖畫花鳥署雍正己酉小陽蘇橋菊老人寫于成都之三喜堂按墨林今話黃霖江南人家蜀最久善畫菊自號菊隱老人年八十餘猶吟誦不輟有歸農云我愛騎驢懶坐車兒肩書籍僕擔花出城未到青羊市先問橋頭賣酒家畫蟹云不食霜蟹二十年未曾舉筆口流涎何時得到江南去明月蘆花繫釣船今成都青羊宮花市尙自二月朔迄望日止士女嬉游風物恬美之誠丁巳重客蜀中數數往游每讀菊隱詩不禁神往唯霜蟹不肥正所謂到無

蟹處有監州耳

永嘉五年磚

道光中廣州北門外聚龍岡古冢傾圮墓磚出焉許青皋以重價得數十方磚長漢尺一尺五寸寬九寸厚二寸磚側文曰永嘉五年辛未宜子保孫曰永嘉六年壬申子孫昌皆侯王曰辟邪不祥曰子孫千億皆壽萬年曰陳仲所造因推年定爲晉懷帝時磚青皋又得景祐登科錄以南漢殿材作楨共藏之磚後歸許星臺築三十六磚吟館登科錄歸南海伍崇隴後歸黎氏有林佶人楷書文陸謝三傳列于卷首錄中年籍缺者甚多疑爲明初繙刻非原本也海寧王靜菴言曾見嘉靖翻刻本極精

趙飛燕印

吳石華題趙飛燕印拓本詩四首序云玉印徑寸厚五分潔白如脂紐作飛燕形文曰婕妤妾趙四字篆似秦璽獨趙字以鳥迹寓名嘉靖間藏嚴分宜家後歸項墨林又歸錫山華氏及李竹懶家最後嘉興文後山得之仁和龔定菴舍

骨董續記一卷四

十

明齋著書

人以朱竹垞所藏宋拓本熹壽碑相易益以朱提五百遂歸龔氏此冊乃何夢華所拓也詩云碧海雕鏤出漢宮回環小篆字尤工承恩可似綢繆印親蘸香泥押臂紅不將名字刻茗華體製依然出內家一自宮門哀燕燕可憐孤負玉無瑕黃門詔記未全誣小印斜封記得無回首故宮應懊悔再休重問赫蹏書錦裏檀蕪又幾時摩娑尤物不勝思烟雲過眼都成錄轉憶龔家婁壽碑之誠按定菴集有四詩咏之稱有說載之文集中今不傳印後歸潘德翁復歸陳蘆齋十鐘山房印舉有此印拓本作虫鳥篆即趙君魏所謂芝英篆唯趙作娟即使可通而位婕妤者不只飛燕一人終嫌附會也

古銅鏡

桐陰清話云嘗見古銅鏡一面團圓不過二寸許背有銘云月樣團圓水樣清好將香閣伴閒身青鸞不用羞孤影開匣常如見故人

楊忠愍腰裂硯

楊忠愍公腰裂硯銘曰余不能書故無佳硯入獄次日望湖贈此硯伴我寂寥

意誠佳也相依既久而乃知此硯才德之優昨夜忽然腰裂鏗然一聲驚我夢寐是豈知予之將死而不忍爲他人用耶噫異矣硯初爲錢文端所藏嗣入其女孫奩具歸于李穆堂之子艾至堂從李氏以文易得之見桐陰清話

陳白沙硯

桐陰清話云咸豐丁巳八月六日子于羊城小市購得古硯一方修廣六七寸許沿左刻銘曰玢幽淨理予懷清澄古券中發造化多能成化十五年春月白沙銘硯

清明上河圖

清明上河圖摹本互有詳略相傳以演丑驢雜劇者爲佳蓋譏林靈素也海寧周幼圃利親句云妙繪難從東武尋流傳摹本重兼金誰知藝事存規諫下降仙卿記姓林即咏此見桐陰清話

流瀼同賦

臨川李鄉甫乘餘于京師琉璃廠購得髹漆本碗面逕七寸有奇底口坦平周

身作連環方勝紋雕縷工細作深赤色碗底有沈澀同歐四字陽文楷書濃金填抹見桐陰清話

南漢買地蒞

桐陰清話云咸豐丁巳七月予游白雲山路過下塘村酒家出觀石碣一方長六寸廣一尺首刻符一道後楷書三百三十三字分九行首行下行次行上行三行復下行餘數行亦然其文曰維大寶五年歲次壬戌十月一日乙酉朔大漢國內侍省扶風郡歿故亡人馬氏二十四娘年登六十四命終魂歸后土用錢玖萬玖仟玖伯玖拾玖貫玖伯玖拾玖文玖分玖毫玖厘于地主武夷王邊買得左金吾街咸寧縣北石鄉石馬保菖蒲觀界地名雲峯嶺下坤向地一面上至青天下極黃泉東至甲乙麒麟南至丙丁鳳凰西至庚辛章光北至壬癸玉堂陰陽利會動順四時龍神守護不逆五行金木水火土並各相扶今日處券應合四維分付受領百靈知見一任生人興功造墓溫葬亡人馬氏二十四娘萬代溫居永爲古記願買地內侍省扶風郡歿故亡人馬氏二十四娘義賣

地主神仙武夷王竇地主神仙張堅固知見神仙李定度証見領錢神仙東方朔領錢神仙赤松子量地神仙白鶴仙書券積是東海鯉魚仙讀券亢是天上鶴鶴上青人魚人深泉崑山樹木各有分林神仙若問何處追尋太上老君勅青詔書急急如律令

待十府龜符

符龜形銅製並頭長寸許寬少殺蓋裏同字陽文腹裏同字陰文皆篆書四周楷書曰雲麾將軍待十府烏楊衛翎府中郎將員外旦旦阿伏師出第一綺大利上稱右邊合處倚字左邊第三二字

雍正除樂戶情民丐戶籍

雍正元年御史年熙奏山西省樂戶另編籍貫世世子孫勒令爲娼紳衿地棍呼召卽來侑酒間有一二知恥者必不相容查其祖先原是清白之臣因明永樂起兵不從遂將子女編入教坊乞賜削除奉旨此奏甚善交部議行並查各省似此者概令改業嗣御史曠某奏除紹興情民蘇撫尹繼善奏除常熟昭文

丐戶見茶餘客話

李自成

順治二年閏六月靖遠大將軍英親王阿濟格疏稱我兵追躡李自成凡十有三戰窮追至賊老營賊立竄入九公山隨于山中逼索自成不得有降賊及被擒賊兵俱言自成遁走時隨身僅二十人爲村民所困不能脫遂自縊死因遺素識者往認其屍屍已朽不可辨或存或亡再行察訪俘獲自成兩叔妻妾獲金印二又獲僞汝侯劉宗敏並妻媳僞總兵左光先及術士僞軍師宋矮子又獲太原府故明晉王二妃其自成兩叔及劉宗敏俱斬于軍前見茶餘客話引通志之誠按世因此遂有自成遁石門夾山寺爲僧之說謂康熙甲寅二月始卒年約七十其墓碣稱奉天玉和尚寺有遺像高穎深頤鷓目螭鼻與明史所載相同詳見江賓谷昱志所爲李自成墓記

弘光降臣

順治二年五月定國大將軍和碩豫親王多鐸既定江南奏疏報捷其略曰我

兵于四月五日自歸德府起行沿途郡邑望風投順十三日離泗州二十里夜渡淮十七日距揚州城二十里列營十八日薄城下招諭守揚州閣部史可法翰林學士衛胤文及二道四總兵降不從二十五日取其城獲可法斬之並戮其據城逆命者五月初五日至揚子江陳于北峯初九日黎明渡江初十日聞僞福王率馬士英及太監等遁去命貝勒洪巴圖魯尼堪等往進禽之十五日我兵至南京明忻城伯趙之龍率魏國公徐州爵保國公朱國弼隆平侯張拱日臨淮侯李祖述懷寧侯孫維城靈璧侯湯國祚安遠侯柳祚昌永康侯徐宏爵定遠侯鄧文園項城伯韋應俊大興伯鄒順孟寧晉伯劉允基南和伯方一元東寧伯焦夢熊安城伯張國才洛城伯黃周鼎成安伯柯永祚駙馬齊贊元內閣大學士王鐸翰林程正揆張居禮部尙書錢謙益兵部侍郎朱之臣梁雲構李綽給事中杜有本陸朗王之晉徐方來莊則敬及都督十六員巡捕提督一員副將五十五員並城內官民迎降其沿途迎降者興平伯高傑子高元照庸昌伯劉良佐提督李本深總兵胡茂正等二十三員監軍道張健柯起鳳副

將四十七員馬步兵共二十三萬八千三百見茶餘客話據此則史忠正實由被禽正命可無疑義

奏銷案

順治十八年四輔臣柄政時江南巡撫韓某題蘇松常鎮並溧陽一縣欠十七年錢糧內鄉紳浦普吳汪度等八百六十九人其致仕候選在籍者俱革職在官者分別降調青衿貢監黜者一萬七千九百餘人士子游學四方有人詢其前程者輒曰奏銷了見茶餘客話

外蒙古墓

俄人葛塞洛瓦于癸亥甲子之間發現庫倫直北招莫多附近敖漢山麓蘇珠克圖古墓二百二十處經一年之久共掘十二處遂爲蒙人所阻墓中方廣五六丈許疊木爲牆飾以璧衣皆錦緞也率織成隸書新神靈廣成壽各字有銅函銀牛馬鞍馬鞭蒙古靴及盛黑黍之罐黑色髮以黃緞束之別有髮辮約尺餘墓中有一男二女六女八女三十女者女或辮或髻其繡襪尙完好又得一

玉印方不及寸文曰細天私印其他器物甚夥皆移置列寧格勒博物院中格塞洛瓦著北蒙古發現古墓記紀其事甚詳謂爲匈奴單于之墓葛塞洛瓦年六十餘專研考古學數游歷西藏四川新疆甘肅蒙古等地

麻狀元胡同

今京師西四牌樓麻狀元胡同或以爲馬之訛之誠按陳尙古簪雲樓雜說云順治壬辰滿洲蒙古始放進士五十人狀元麻勒吉授弘文院修撰後易名馬中驥蓋博雅君子也云云則實麻勒吉所居矣

應州木塔

宋筆筠廊偶筆云應州木塔甚奇馮訥生主政雲驤有登塔詩一帙序略云塔建自遼疊木爲之七級八面高見數十里衆闌碧瓦玲瓏飛竦登之河水一杯孤城如彈也

宋文憲墓

王士禛隴蜀餘聞云宋文憲謙墓在成都東門外六七里淨居寺文殊殿後墓

皆磚甃成高如連阜其上修竹成林殿外二華表尙在北爲明月池清風亭
文殊殿即宋方二公祠今惟文憲像存

武后像

隴蜀餘聞云唐武后生于利州今廣元縣也縣西南江上有皇澤寺則天石像
尙存乃是一比丘尼

劍柏

隴蜀餘聞云自劍州以南盡梓潼縣界古柏千株皆大數十圍形狀詭異有一
株根裂爲二巨石負之如蟲屬之狀又有一根而三四幹者高皆入雲蜀道奇
觀也是正德中劍州守李璧所植

大慈寺銅佛

成都大慈寺後殿接引佛銅象背銘曰李冰鑄永鎮蜀眼七字陽文大逾四寸
劉心源幼丹守成都時曾于元日携麈墨手拓之今銅象尙存

鄭成功墓

鄭成功墓在南安縣康店鄉覆船山與其五世祖樂齋父芝龍木主母翁氏

即芝

龍曰婦田川氏

妃董氏子鄭經及妃唐氏合塋尙有六世祖淑慎媽及七世祖兩棺乃

康熙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改葬者民國己巳五月十二日爲盜發其五世祖墓成功八世裔孫鄭明雨鄭潤澤尙居安海石井之鄭亦百餘家乃共發成功共取其珍物以杜盜念骸骨無損內玉帶一條嵌玉十七枚髮釵二枝護心鏡一枚朱色龍履二雙龍袍七襲摺疊整齊觸手即壞誌銘已毀尙可讀稱成功字明儼封延平王據雲厦兩島取海外台灣關疆置縣矢志抗虜子鄭經嗣立守東寧大舉圖恢復云之誠按芝龍以康熙十八年十月磔于京師故葬其木主又據鄭白盤撰成功傳劉香曾發芝龍父詔祖墓故芝龍殺香復仇康熙十三年黃梧叛降清封海澄公駐漳州發鄭氏墳誅求親黨故覆船山只有其五世祖墓亦漏而未遭發掘者也破臺時成功柩曾送至京師不知何時發回改葬據光緒東華錄光緒元年正月初十日上諭允沈葆楨之請於臺灣府城爲成功建立專祠並予追諡以褒烈節曾爲成功立祠南安也後追諡成功曰

忠節見李慈銘越縵堂日記

月下老人祠籤詞

月下老人祠在西湖即白雲庵以籤詞著癡男怨女之所宗也詞頗拉雜蓋好事者爲之一關關唯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三缺四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五踰東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六風弄竹聲只道金佩響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七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八期我於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九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十又道是養兒待老積穀防饑十一自剪芭蕉寫佛經金蓮無復印中庭清風朗月長相憶玉管朱弦可要聽多病不任衣更薄宿妝猶在酒初醒隔年遠別成何事臥看牽牛織女星十二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十三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十四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晏爾新婚如兄如弟十五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十六意中人人中意則那些無情花鳥也情痴一般的解結雙頭學並棲十七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十八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十九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二十何如子曰可也二十十十畝之間
兮桑者閑閑矣二十二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二
十三只一點故情留似春蠶到死尙把絲抽二十四兩釋纒囚以成其好二十
五可妻也二十六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二十七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二十八夫婦也兄弟也二十九其孰從而
求之其矣人之好怪也三十話別無長夜相思又此春瑤姬不可見巫峽更何
人運石疑填海乘槎與問津遙情每未注誰共爾爲隣三十一越翼日戊午乃
社於新邑牛一羊一三十二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三十三仍舊
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三十四條其歡矣遇人之不淑矣三十五虛設夜靜水寒
魚不餌笑滿船空載明月三十六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三十七妻也者親之主
也三十八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母不可以爲子三十九惟舊昏媾其
能降以相從乎四十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四十一重重疊疊上瑤
台幾度呼童掃不開剛被太陽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將來四十二逸其人因其

地全其天善之所雖今於是乎在四十三遐爾台體率賓歸王四十四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知今也四十五不愧於人不畏於天四十六害女紅者也四十七五百年英雄都在此不知誰是狀元郎四十八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四十九兩世一被形單影雙五十雖有善者亦無如何矣五十一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能萬物覩五十二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五十三成也是你母親也是你蕭何五十四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五十五永老無別離萬古常團圓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

蘆溝橋

查慎行得樹樓雜鈔引饒州府志云蘆溝石橋上饒人楊麒所督建者麟字仁甫正德中進士歷官工部尙書

耶世寧墓碑

耶世寧墓在阜城門外天主堂其碑題耶穌會士耶公之墓右題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奉旨西洋人耶世寧自康熙年間入值內廷頗著勤慎曾賞給

三五頂戴今患病渣逝念其行走年久齒近八旬着照戴進賢之例加恩給與侍郎銜並賞內府銀三百兩料理喪事以示優恤欽此左題臘下文

趙州橋

張駕朝野僉載云趙州石橋其工磨礱密緻如削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上有勾欄皆石也勾欄並爲石獅子陸友仁研北雜志云趙州石橋色深碧而累甃堅緻中爲大洞跨水兩旁橋基各爲小洞三若品字多前人題刻趙州志云安濟橋在州南五里洩水上乃隋將李春所造奇巧固護甲于天下按趙州石橋長二十四五丈寬約三丈下爲一大孔橋基兩端各二孔橋南關帝閣榜爲嚴嵩所書

米元章鮑明遠辛幼安墓

米元章墓在丹徒黃鶴山芾之父左衛將軍贈中散大夫母贈丹陽縣太君闕氏皆葬于此鮑明遠墓在蕪州黃梅縣南里許辛幼安墓在鉛山州南十五里陽原山中皆見陸友研北雜志

杜子美舊居

杜子美舊舍在秦州東阿谷今爲壽山下有大木至今呼爲子美樹陸友研北
雜志

明墨羅小華第一

茶餘客話云明人墨以羅小華爲第一方正邵次之方于魯又次之龍忠迪查
文通蘇眉陽汪中小邵青丘汪仲嘉丁南羽潘嘉客吳名望皆名重一時小華
墨以鹿角膠爲上品龍柱次之華山松又次之

三雅

茶餘客話云江左酒人以頗俠君爲第一少時居秀野園結酒人社有飲器三
大者容十三斤其次遞殺各先盡二器然後入座因署其門曰酒客過門延入
與三雅詰朝相見決雌雄匪是者毋相溷酒徒懼服而去在京師日稱爲酒帝
方觀文觀年少號酒后莊書田構繆湘芷沅號南北相黎寧先致遠號先鋒皆
萬人敵也後來以予所見如勵侍郎滋大李臬使寧人陳太僕甸山涂侍郎石

溪顧京兆息存亦論觴政足稱後勁近日則素爾額索琳兩侍郎亦一時之雄之誠按陳眉公太平清話云孫漢陽太守以紫檀仿古製刻三雅杯銀絲填漢篆字客至拋骰行酒么二季雅三四中雅五六伯雅

庚申都城戒嚴事記

七月二十二日桂相自天津到報六百里言嘆夷以六十人入覲請約共口條不知所請何事上允准該夷探知僧王有備以爲天朝誘彼遂免約欲率衆人不遵旨

聲言起隊而實未嘗行

該夷連游勇士匪等共五六萬人

文俊六百里加緊飛奏二十三日文

俊到報上有北幸熱河意鄭親王端華御前大臣肅順贊成軍機大臣兵部尙書穆蔭請召見不許穆在奉三無私外免冠褂大哭欲投河太監攔阻云恐驚駕穆曰天下大勢皆去尙畏驚駕耶遂得召見頓首問地方官聞警先逃何罪旨斬穆碰頭曰皇上聖明因力陳可戰斷不可和勢上問樂善已陣亡是戰必無勝理穆對曰有旨不准僧王進攻故有是敗先是有旨不准僧王戰伊奕他若來攻豈有束手待斃理

殊筆扛之

因命穆往親王戰亦同行

以上步軍統領衙門筆帖式成林言

二十四日該夷率數千兵至

通州與怡王穆尙書會夷酋巴噶里

該國水師營將廣其福伊爲巴大八一口京師

見僞徽又增四條

議未決桂相國自天津到六百里加緊報二十五日桂相國自天津又到六百里加緊報有旨令大宛兩縣拿兩套車並六車六百餘乘都察院遞封奏御史等遞封奏是日九門及內外城均增城班八旗六十歲以下十六歲以上或城

班或巡街漢軍拉砲車上城市井哄然矣

是日刑部詐監幸機洩嚴防未成亂

二十六日桂相又

到六百里加緊報上行志堅合朝文武奏留聖駕恭上悼王哭留園子亂一日議未定廿七日六部九卿合朝留聖駕並陳唐元宗明正統事又言若留監國人無能者必悞事其害尙淺有才者偷一擅專則有不可設想之大禍仍不聽二十八日悼王由西陵回大哭諫不可行上曰汝何待王曰如有不測奴才死於慕陵各大臣都察院又遞封奏留聖駕勝帥遞封奏言皇上向來聖明斷不出此策必有蠱惑聖聰之小人請指出諫之以定人心恭王悼王面奏留聖駕至未刻無旨文武皆欲委職去有云先殺端華肅順而後去者二宮門侍衛皆紛云進京伺候赴熱河不去等語大宮門外調來各旗營馬匹皆欲散端華傳旨

令黃布城先行德全云不預備

是日召見諸將因衆議撤下邊華先散

肅順傳旨提內庫銀堂郎

中云不敢開庫又提戶部銀周中堂亦不准開庫紛紛至申刻惇王大哭欲自

戕上大哭始有硃諭

所奉車均在馬廠遺飯時盡順云不可全散惇王云我的話均散

圓明始安定二十九日

申刻中外得硃諭人心大定

以上開之邪察院副憲聯康並侍衛等

八月初一日聞蒙古兵到無

數或云十萬或云數十萬早城班兵巡街兵均分上下班晚復嚴傳上城初二

日勝保伊勒東阿請訓下端華問你們明日起身伊答是勝云我還不走次日

請令箭始行

勝降三品卿仍鐵頭品頂戴花翎黃馬褂言係軍功特賞並無降我頂戴披馬褂旨又聞伊面奏剛安徽苗練季練陝西固原竿子

來勦王此舉大失算無論道路遙遠

長莫及外兵一入恐有驅狼得虎之害

初三日朝中市上無別事諸王大臣及富家均搬徙

紛紛出城多入西北山一帶審覈王編晉不行言守神堂祠堂不敢動

初四日怡王由通州到六百里加緊報聞

係盟約不成已會戰僧王擒夷酋巴噶里等三十餘人初五日怡王桂相穆尙

書等均到京申刻解嘆夷九人交刑部上諭與嘆夷決戰懸賞格人心頗壯初

六日解夷酋巴噶里等二十餘人交刑部初七日僧王敗績勝帥受創回未刻

閉內外城僅留西直門先是僧王恐八旗兵受傷用蒙古兵馬隊當先大兵復繼蒙古從未經戰陣見賊炸砲甚兇賊炮子似葫蘆形打出復炸開碎子亂飛

衝及我八旗隊死者枕藉遂大敗勝急接應而瑞營已遁遂受傷僧王退守朝

陽門關鄉東大橋扎營瑞營於安定門教場勝緹城入養傷城門閉並以土屯

門賊營於三家店又分屯小營數處閉門者恐敗兵一擁入城又恐蒙古兵入城內立刻紛紛東城尤甚南北小街一帶

買米買鈔鈔煤者旋如蟻人聲鼎沸是日出城聽鼓送殯者均闕于城外米

鈔價頗長一倍猪肉二吊錢一斤取錢本一吊取八百六十至是改七百上燈

時滿街響跑紅旗係為安人心起更後朝陽門聲響僧王炮到快開門初八

日滿街無賣菜者或言賊敗或言一半天攻城有言穿破爛的不可受窮了家

家自危未刻聖駕北行上車毫無關防上東宮門侍衛等十之三四后妃紛紛

槽膳房行李俱未到上進小米粥半盂一夜無被褥大哭僧酉刻城中始知入

王摺子趕到苦勸駕回許之次日仍北去倬王趕上護行而誅之肅親王華

豐亦率眷屬先逃初九日啓順治門西便門有賣菜者飯後至衙門打聽有無

差使

無差使

是日無論窮富均跑反一日人心不定初十日又啟前門彰義門住

戶鋪戶出城者愈多車載駝裝各門紛紛不斷門領門千總攔門索銀錢每車

每駝三四兩不等至月底大獲利東城亦有青菜豆腐然奇貴子之誠按後來庚

十一日至安定門城上看安侯聞於初三日已籌有口分每人每五日鈔票貳

吊又見城外東南一帶烟起冲天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均無事尙有點染過

中秋節者十六日送印鑰聞東直門角樓下哦夷北館內出土城上兵稟鑲黃

旗營總答云你確知道他們挖地道麼遂不敢言我聞急至文山處賽大人告

以圍館挖濠扼其別計十七日至安定門城上同安侯走看北館挖濠矣安侯

送至角樓回汎我至東直門朝陽門兩次見城外東面烟火冲天日暮由朝陽

門下城回是日勝帥加侍郎銜總統各路援兵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連日上

城見夷兵或數十或數百在土城上下間有到城濠者傳諭不准開槍砲二十

一日大學士桂良三品卿恒祺由刑部迎巴噶里至高廟致嘆夷和書桂恒連

說巴噶里令致函講和巴曰諸公若至我處亦如此相待耶今有死耳因請至

高廟極意供奉伊始致函彼國其略曰昨見恭王人尙明白相待甚好可退兵

候講和復有夷字數行不知何語一日縱二十二日夷隊至安定門角樓穿廂

敵千古之害當事者不知何心爲之一哭

黃旗營屯正黃旗營房毀地壇守城兵稟克王可開炮矣城北一帶盡換白旗

曰戰勝曰不勝當如何曰退守要隘防其赴熱河路勝曰伊本不知路汝扼要

守之是告其行在路也勝則攻敗則令兵漫散勿遠懸賊况不知北竄路亦不

敢便攻城瑞曰諾二十四日僧王勝帥與賊戰于安定門教場瑞相先奔旗幟

亂僧王勝帥亦敗瑞跑長興店僧退彰義門勝走天靈寺夷兵焚掠海甸一帶

並燒大宮門侍郎總管內務府大臣副都統文豐死之恭王桂良文祥逃至長

興店明善奔熱河先是步軍統領衙門筆帖式成林送母赴易州回至圍見文

恐無濟矣諸未覓探馬報賊至土城遂同見王王遣成阿勝帥兵甫行聞西門

閉賊已至海甸焚掠王與桂良文爾均逃長興店文豐不行赴後湖死善走熱

河賊遂焚掠海甸老虎洞陳府掛甲屯德勝門關鄉等處賊回土匪又搜二

掠名曰掃營城中數萬惟望西北一帶烟焰迷天逃者愈多死者聞有

十五日恒祺送巴里出城城上均換白旗大纛去頂二十六日赴魁元店送

家信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夷兵拆地壇磚石砌炮臺城牆往來如無人兵欲開炮不准有黃旗炮章京持克王馬嚼曰再不開炮城亡矣王曰你不要命我還要腦袋的開炮以違旨論二十九日開安定門恒祺延敵入夷兵上城守城王大臣官兵盡被逐城上竿掛大英大法五色旗三日後始撤掉炮口向內東至角樓西至德勝門夷兵皆佈滿城門把守禁我國人出入因而東南三面城上官兵均紛紛下城矣左翼屯炮子河右翼扎象房午刻夷兵由安定門走四牌樓赴東交民巷哦夷南館晚回仍拒安定門城中幾大亂人人自危我自盡計已備俟彼一入巷口焚掠即令眷屬死住戶現逃者死者不免然城上賊不越境城下賊不過海壇滿城中雖獲荷全而賊用意險心愈難測九月初一日至前門拈香在戶部門土坡上見西北烟障迷天值西北風滿城皆松木氣不知焚燒何處初二日仍烟焰迷天一日未散初三日赴安定門見賊告示大英國欽命陸軍大將軍爲剴切曉諭事照得前以大英欽差大臣與大清國欽差大臣怡和原定本國立派員將在通携帶各事宜備辦該員准此往返途間爾軍營只靠免戰白旗爲保全之據詎於八月初四日突被僧王伏兵將我員弁

襲獲致我英法兩國用兵將該軍掃除四散今茲進兵在京城外扎營都城一門已爲我軍據守旋因查出前所襲之員弁等以暴虐相待甚有數名處死被害甚爲慘烈殊堪痛恨此事毫不與民相涉惟有中華官吏是問因思交兵爲使之吏不應加害而彼軍獲我員弁人等首先處以酷虐理合設法償報當令人將圓明園內宮廷殿宇立行拆毀外更向大清國索要賠卹之項以便分給遭害之家或給被難之人以示撫卹爾中國官吏果能照此速辦則京城內外居民亦照津通相待均可照常安堵無慮倘若其項在於限內措交抑或不願者即日定約復知本將軍則亦斷難保其不後悔也爲此曉諭軍民京城內外人等知悉切切特示大英一千八百六十年庚申十月十六日咸豐十年九月初二日

逆夷告示貼于安定門內始知圓明園綺春園暢春園靜明園玉泉山萬壽止于初一日均被焚掠然賊已在城內我軍無計可施死生

靜聽于

彼矣初四日巡防處粘與英夷和局已成告示令軍民相安初五日巡防大

臣請恭王入城議換和約不至

王遣筆帖式成林來見恒祺巴哩推病

初六日巡防大臣復請王

言若不至英夷即開炮王至天靈寺不敢進城初七月初八日王仍不來巡防

大臣派順天府送夷人皮衣初九日赴信局送家信午刻閉彰儀門巴噶里閣

馬隊數千持槍炮打白旗由安定門外繞西直門阜城門初十日恭王入城

西便門至天靈寺言王如不來即焚掠京師旋整隊還

禮部先演和約赴會禮夷兵紛紛往來街市矣十一日恭王會英國使額爾金

于禮部和議成英國人居怡王府禮部懸花結綵紅毡鋪地恭王在部候入漢

短乃暗護王午刻巴噶里先至舉兵搜羅舉回報申刻額爾金乘八人金頂帽

奏樂率馬步隊約二萬持銃佩刀至免冠以手扶頭居客位甚倨換和命巴噶

里傳語王居主位命筆帖式成林與彼答話赴席即行該夷除率來馬步隊又

有站牆子軍安定門至交道口大佛寺至馬市西口丁字街至東長安牌樓兵

部街北口至禮部共四段每段約四五千人額爾金奏得勝樂還住怡王府是

日安勿驚等語又至西堂子胡同書珩處看詢順路出西口丁字街見該夷站

相安持銃佩刀目不瞬身不側極嚴整銃頭皆有短刺極鋒銳遠則放銃每銃

五響近則及刺額爾金大隊過如按隊徐行不惟火器軍器非我十二日恭王

國比其紀律尤非我國所及堂堂天朝竟任夷隊橫儀為之大哭十二日恭王

會法國使葛羅於禮部法國人住賢良寺巴噶里仍先至午刻萬羅來乘四橋

王迎葛羅甚說免冠交從者先以手扶頭復持王手極歛遜客位而後坐出洋

鈔三枚一係國王像一係國母容一係中國使用鈔樣申刻行住賢良寺初開

安定門英夷欲照圖例焚掠後和議法國不從云汝與中國有隙然已開
城議和若如此行我國先行汝與中國戰我坐觀成敗耳英夷始不妄舉歸于
和約

十三日以後英法二國人乘馬坐轎遊街市至景山金蒸玉煉鐘鼓樓觀
象臺樓以千里眼眺望時至天主堂擬興工是日至衙門是請告假送眷屬赴

安徽十九日恒祺同英法二國百餘人入東長安門天安門端門午門登禁城

樓以千里眼眺內廷

該夷凡遊
處皆盡去

二十日至二十四日該夷自入內後益無忌前

門外買衣物或竟入人家或直進府第

格貝子府肅王鄭王容貝子府第均遊
過尙未入內肆行各憲大門均閉戶往

推門硬入好在無亂二十五日粘法英二國和約告示

大清大皇帝大英大君
主大法大皇帝大清大

皇帝均平列所謂千古未見未聞之舉名分至此掃地大英國共五十六條續

九條大法國四十二款補遺六款續增十款各款條例讀之令人憤懣不禁大

哭英法二國數人同左右二十六日法國人退二十七日英國人亦退均在天津

長沿街令步

五包粘貼

翼長沿街令步

津海口索欠款

補記八月初七日之敗大學士瑞統八護軍兵扎八里橋北敵至橋南我軍赴
橋上迎敵敵用炮炸飛攻我軍尙死拒無退志忽炸炮飛墜橋北瑞懼卽命開

炮衆僉曰前有我軍瑞曰顧不來矣連開二炮傷我兵無算第三炮炸裂瑞先奔衆遂潰上賞兵銀二十萬兩城中兵留八萬出隊兵分十二萬瑞營兵無一得賞者不知此項消歸何處夷兵雖勝仍不敢率進屯土城外一帶登高測量時遣騎或數十或數百來窺或至河邊飲馬而堂諭不准開炮兩白旗營房及居民婦女數百藏盆窰內漢奸貪利引英夷至少者娟好者盡掠去餘盡被汗極老極小者多被淫死夷人淫凶固不足道而漢奸之喪心自殘雖萬剛不足蔽辜萬劫不得超生矣英夷酒禁極嚴安定門有偷賣與夷飲者併殺之梟示和約後夷酋均各歸館夷兵多犯禁私飲往往醉臥該酋亦作不知軍令不復如前肅矣福餘圃記

此不知何人所記以紅紙作蠅頭細書自庚申七月二十二日起迄九月二十日止凡所聞者皆謂聞之某人餘皆目擊之事故所紀爲得其真所鈔英人告示謂令人將圓明園內宮廷殿宇立行折毀以爲報復是圓明之焚實英人所爲得此可爲鐵案矣篇末署福餘圃記而函封署先伯西眉日記或即西眉

所爲按西眉爲死難諡壯敏江南提督福珠洪阿之孫巡撫豫山之子與盛伯

希交好頗有文采沒于清季唯不知其名俟訪之

原題都城戒嚴事記
標爲加庚申二字

羅隱墓

謝臯父嘗至新城聞故老言羅隱給事冢在縣界徐村之水塢冢碣猶存梁開平四年沈崧誌見陸友研北雜志

大梁

魯公崇寧末不入政事堂以使相就第于闔闔門外俗號梁門者修築之際往往得唐人舊冢或有志文皆云葬城西二里大梁實唐宣武節度梁門外知己爲墓田矣見蔡條鐵圍山叢談

莫愁

洪邁容齋詩話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畫工傳其貌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唐書樂志曰莫愁曲者出于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古詞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吹送莫愁來者是也李義山詩不及

盧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近世周美成樂府西河一闋專詠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爲石城乎

前蜀宮殿

張唐英蜀樛杙云王建僭卽僞位下僞詔改堂宇廳館爲宮殿大衙門爲宣德門獅子門爲神獸門大廳爲會同殿毬場門爲神武門毬場廳爲神武殿蜀王殿爲承乾殿清風樓爲壽光閣西亭子廳爲咸宜殿九頂堂爲承乾殿會仙樓爲龍飛閣西亭門爲東上閣門亭子西門爲西上閣門節堂南門爲日華門行庫角門爲月華門萬里橋門爲光夏門笮橋門爲坤德門大東門爲萬春門小東門爲瑞鼎門大西門爲乾正門小西門爲延秋門北門依舊大元門子城南門爲崇禮門中隔爲神雀門東門爲神政門西門爲興義門鼓角樓爲太定門北門爲大安門中隔爲元武門昌橋爲應聖橋舊宅爲昭聖宮堂爲金翠殿摩

訶池爲龍躍池設廳爲韻光殿軍資庫爲國計庫衛庫爲內藏庫衛內麴佑庫爲齊天庫衛內雜庫爲廣潤庫賞設庫爲常盈庫賞設行庫爲殿前庫南倉爲天富倉贍軍東庫爲左金藏庫北倉爲太倉甲仗庫爲天武庫舊三使院爲彰信門尙書省于舊使院置御史臺于府司置府城爲皇城使防城使司依舊兩馬步使爲左右街使廂虞候爲街巡使後槽爲飛龍廐客司爲客省使樂營爲教坊使厨爲御食厨戟門添置三十六戟神策營爲糧料司六軍爲支計院成都府移在子城之外遂穩便宜處置立府所司新西宅爲天啓宮堂爲玉華殿讀此可知前蜀建置規模兼知唐時藩鎮堂宇廳館厨廐倉庫之雄唐英又言王氏宮殿皆題匠人孟得姓名爲孟知祥據蜀之兆五國故事言初王氏在蜀建翔宮殿皆紀大匠孟德名氏于梁俄而終爲孟氏所處則歷前後蜀宮殿皆大致未改

明末京城市肆

明末京城市肆著名者如旬闌胡同何開門家布前門橋陳內官家首飾雙塔

寺李家冠帽東江米巷黨家鞋大柵欄宋家靴雙塔寺趙家蕙苡酒順承門大街劉家冷淘麪本司院劉鶴家昏帝王廟街刀家丸藥凡此皆名著一時起家鉅萬至鈔手胡同華家柴門小巷專煮豬頭肉內而宮禁外而勳戚皆知其名勳鎮將帥走馬傳致亦見當日太平勝致也見明內廷規致考之誠按茶餘客話亦引此條而詞微異

明代裝潢名手

王弇州藏古蹟最多尤重裝潢有強氏者精此藝延爲上賓居于家園又湯氏者亦擅此藝時有汪景純在白門得右軍真迹往聘湯氏厚遺儀幣張筵下拜景純朝夕不離左右閱五旬始成酬贖甚厚又吳人莊希僑寓白門與湯強名相埒其人亦慷慨誠篤士大夫多與之游見茶餘客話

明制衣袖

茶餘客話云明洪武六年定儒士生員袖長過手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去地五寸袖過手六寸袖椿廣一尺袖口廣五寸軍人衣去地七寸袖過手五寸袖

椿廣七寸不得過一尺袖口僅出拳又云明制文臣衣至踝武臣去地五寸軍士去地尺文臣袖回至肘武臣與手齊軍士出拳

王良常刻印

王虛舟客淮陰歲暮將歸渡江至松石齋與叔祖虛谷先生別待舟子未至見案上有斷鎖匙一遂取匣中石以斷匙刻虛谷二字蒼秀中饒生動之致印出儼似秃筆書邊壽民程水南諸印章皆翦翁手筆見茶餘客話

刻玉

刻玉章者國初推江皜臣林兆熊後來張炳李德先朱宏晉皆不失用筆之法故饒古致外此皆用金剛鑽漸次鏤字與治噐者無以異故不貴也見茶餘客話

骨董續記卷四終

癸酉冬月刻成每部
二冊實價一元二角